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勞工階級的孩童照顧安排與養育風格

The Child Care Arrangement and Childrearing Style
of Working Class Families in Taiwan



陳如涵

Ju-Han Chen

指導教授：藍佩嘉 博士

Advisor: Pei-Chia Lan,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January, 2011

謝辭

這本論文的誕生，讓我對這將近六年的學業生涯做了一個簡單的交代。論文的推手，不僅是當初的研究興趣，更重要的是我的指導老師。在此，用十二萬分感謝都不足表達我對藍老師的情意，從智識到經濟上的溫飽，藍老師幾乎一手照料了我寫論文的每個部分。當然，我同樣感謝在大學時代指導我國科會計畫，且作為這次口委的吳嘉苓老師，妳讓我學會去享受研究中每個小驚喜。當然，這本論文的促成更需要感謝在河岸國小願意與我聊天、協助我的媽媽、阿嬤和爸爸。同時，也一併感謝河岸國小裡的行政同仁與嚴老師、師大黃馨慧教授、口委唐文慧教授以及台大婦女研究室的獎助金。沒有以上，這本論文是無法完成的。

從轉學考到台大的那刻起，我就開始了人生新的一個章節。當然，在這本論文的產生之後，這即將結束。但我仍舊非常感謝過去在輔大教育我的張漢音老師，至今仍給我心理的支持與鼓勵。到了台大後，感謝台大社會系的每位老師給我和其他學生的教育和培養，讓我得以在書本與實作中有更深刻的體會。以下有太多太多屬不清的人名，我僅以你/妳們所在的位置來指認，但感謝是真誠與永遠的。轉學到台大後，感謝你/妳的陪伴，不定期的聚會讓我得以適應。考研究所時，讀書會的成員讓我有個避風港。R97 所處的 116 室到之後的 212 和 218 室，裡面的每位成員，不論是嘲諷與批評都讓我成長很多。在 322 助理室裡，幫我打氣、陪伴我聊天的你/妳，謝謝你/妳友誼上的支持。最後，我必須感謝現在已經分散在台灣及世界各個角落的你/妳，不論何時何地總能與你/妳有「激情」的相遇、聊天甚至陪伴，感謝你/妳給我的每分力量，即便部分的你/妳已經離我而去作更多的發展，在此也祝福你/妳。

感謝的最後，謝謝阿蟲無止盡的愛與安撫，謝謝黏黏的陪睡陪玩和帶給我的鼻子過敏，謝謝妹妹的討人厭，以及謝謝從小栽培我的父母，沒有你/妳們的支持，也不會有今日的我。

摘要

如何養育孩童成爲目前台灣社會關注的議題，但多數人都忽視了養育的經驗會隨著父母的社會爲置有所差異。台灣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探討母職或親職的實作與認同，但仍多集中在中產階級漢人家庭的經驗。本研究以參與觀察爲主，訪談爲輔，從五個家庭生活來探討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

論文的第一部份，透過分析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來瞭解每個家庭的日常生活運作。在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裡，母親爲主要的養育工作主導者和分配者。阿嬤的養育工作多寡取決於和母親之間的關係。當婆媳同住時，奶奶處理以體力勞動爲主的家務工作和接送孩童。即便母親和外婆的養育觀念不合，基於信賴感，外婆偶爾會扮演主要養育者的角色。即便是單親家庭，奶奶便成爲替代性的母親。父親僅在阿嬤或母親無法處理孩童的情況下，才會適時得支援女性的育兒工作。勞工階級的父親以被動支援的角色從旁觀望母親的家務責任。這些勞工階級母親不僅須分攤家中沈重的經濟壓力，又需要主導育兒工作。依循過往的傳統性別分工原則，使得勞工階級的母親位居在階級和性別雙重結構下的弱勢位置。

第二部分則分析孩童的日常生活安排。不論在休閒安排、學業或管教上，這群父母均是採取省錢省事省時的養育風格來安排孩童的日常生活。在休閒活動上，父母訴諸於讓孩童自然長大的理念—作越少的安排讓孩童自行發展。這背後的隱憂，則是經濟資本的窘困無法給予孩童太多的活動安排。在省錢的前提下，這群母親很容易順從孩童想去哪裡玩的決定，因爲這是最省事的作法。在基本學習上，母親也以快速解答的方式來指導孩童的課業。當孩童有品行問題時，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以立即性的肉體懲罰和精神嚇阻來管教孩童—這是最省時省事的方法來解決孩童的問題。這種養育風格所造成的結果是自我限制感。這群勞工階級的孩童的口語表達有限，與大人互動肢體僵硬且不自主低頭。這樣的慣習，連結至勞工文化裡，即是種服從權威的態度。

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家庭外部的協力網絡。這些勞工階級母親深知自己的文化資本不足，因而想動用各種策略來試圖換取增進孩童文化資本的機會。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母親努力賺錢送孩童到安親班—以經濟資本來試圖換取孩童未來取得好文憑的機會。當新住民母親缺乏在地的文化資本，因而沒有能力指導孩童功課。她們安排孩童上安親班，新住民母親賺錢以經濟資本來換取正確指導孩童課

業的文化資本，期盼孩童未來可能得到好的文憑。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顯示出，勞工階級母親企圖透過經濟資本向安親班換取孩童得到正確的學業指導的文化資本，來進一步改變孩童未來的社會位置，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另外一種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則是以親師關係的社會資本來換取解決孩童養育問題的文化資本。這群勞工階級母親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透過噓寒問暖和協助老師看顧孩童的形式，她們與學校老師建立起穩固的親師關係，累積自身的社會資本。由於這群母親缺乏知識，當遇到孩童身心或品行問題時，親師關係的社會資本便轉換成以學校老師的文化資本來解決養育困境。透過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母親得以解決孩童的養育問題。

關鍵字：勞工階級；養育風格；文化資本；協力網絡；資本再轉換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的浮現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架構	16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9
第五節 所研究的家庭簡介	24
第六節 研究提問及章節安排.....	27

第二章 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傳統性別分工原則

第一節 雙薪／單薪家庭：被動支援性的父職	30
第二節 三方／兩方協力：仰賴娘家的人力資源	36
第三節 單親家庭：奶奶作為替代的母親	45
第四節 小結：傳統性別分工的持續	48

第三章 家庭生活與親子互動

第一節 自然長大：勞工階級的經濟資本受限	50
第二節 基本學習：勞工階級的文化資本短缺	65
第三節 「修理」孩童：勞工階級的權威管教慣習	70
第四節 小結：省時省事省錢的養育風格	75

第四章 家庭外部的協力網絡：仰賴安親班和學校

第一節 家庭與安親班的協力網絡：學業指導的支援組織.....	77
第二節 家庭與學校的協力網絡：解決孩童身心及品行問題	83
第三節 小結：安親班與學校作為資本再轉換的場域	90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91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95

參考文獻	99
------------	----

附件一：訪談邀約回條103
附件二：訪談大綱104



圖目錄

圖一：養育風格與階級之間的關係17

圖二：養育風格的內容17



表目錄

表一：觀察的孩童及家庭概況.....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的浮現

台灣生育率節節下降為全球最低，這喚起了許多婦女或社福團體的關注。多數的輿論則著眼於養育花費越來越龐大，希望政府可以給予完善的補助制度。然而，也有人指出不完善的托育制度才是讓婦女不敢生的主因。這樣的少子化，比較起過去台灣光復發展時，家家都生超過三個以上的小孩來說，大相逕庭。這樣的轉變，不僅是在養育孩童的數目上，同時養育的觀念與想法也開始有所轉變。

在過去，台灣的父母親不分階級均偏向一種權威式管教，以打罵為主要懲罰手段外，也非常強調學業學習。同時，過往父母親取得教育很少，使得他們非常尊敬老師。孩童的學業學習部分，完全需要仰賴老師的指導。孩童在學校學習之後，回到家不是協助照顧兄弟姊妹，不然就是整群到田野間玩樂。當時，台灣的社會純樸，也很少聽到小孩因此遇害。父親出外上班，母親多在家裡打理事務為主。然而，現今父母的教養方式則與過往有所差異。

現今的父母開始出現取得高學歷的新興份子，他們開始崇尚從國外帶到台灣的各種教育理念，例如強調孩童的感受及發展。同時，少子化的影響使得父母更加保護孩童。由於都市裡，各種遇害事件頻傳，使得孩童不再像過去一樣可以到處玩樂。另外，兒福法的訂立確保孩童的基本權益，也使得孩童更加受到社會及父母的保護。走進書店裡，書架上充斥著各種養育書籍，教育父母如何養孩童，尊重他們的感受或傾聽孩童的心聲，甚至是讓孩童到國外學習的好處，這些論述的預設對象都是都會區中產階級的家庭。

目前台灣教育鼓吹「親師合作」，期盼家長能多參與學校事務，特別是國小階段。因此有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志工出現在校園內，從過去有的導護志工到現在的故事志工，這些志工多以女性為主。這樣學校開始鼓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現象，非常不同於過去的教育型態。事實上，從學校的角度也假定了現今的家長也有一定的教育水準，可以多分擔一些教育工作。然而，真正能進入學校參與的家長仍是少數，且多以女性為主。相關的研究則解釋這是種母職擴大的現象，不過能夠到學校作志工或參與家長會的母親多是經濟相對穩定的中產階級家庭。那

麼，勞工階級或其他邊緣的家庭，這群父母參與學校的目的或方式有何差異？

如何養育孩童成爲目前台灣社會關注的議題，但多數人都忽視了養育的經驗會隨著父母的社會爲置有所差異。台灣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探討母職或親職的實作與認同，但仍多集中在中產階級漢人家庭的經驗。即便有少數比較中產與勞工階級的親職研究，但這些研究多以中產階級的親職作爲衡量標準，則很容易落入勞工階級父母「什麼都沒做」的譴責中，且難以從中理解邊緣位置的勞工階級養育邏輯、理念及實作。

本研究試圖去關懷台灣的勞工階級、新移民等在階級或族群上居於劣勢或邊緣的家庭經驗。簡單來說，本研究企圖處理的核心問題爲：在學校與家庭之間，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是如何組織起來？以下，我將回顧養育風格的文獻，之後進一步討論母職和家長參與學校的研究。在與文獻對話的過程中，激盪出我的研究問題及研究設計。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此節會先定義及回顧布赫迪厄的秀異作品及之後應用於養育風格的文獻。所謂的養育風格，基本上分成兩塊部分。第一部份則是在家庭內部的養育，這裡我將回顧女性主義研究母職的文獻。最後，則是探討家長參與學校的文獻來說明養育不僅侷限於家庭場域，同時它也受到學校的影響。

一、階級化的養育風格

本研究欲探究階級、族群以及性別的交織差異如何形塑了不同的親職實作與認同。我採用「養育風格」的概念來描述涵蓋的養育理念與養育實作。藍佩嘉（2008）在討論移工保母和台灣母親之間如何進行階層化的分工時，使用「母職風格」一詞，來指涉母親和保母與孩童的互動時，如何透過實作體現嚴厲或慈愛的母職形象。我延伸此概念來描述包括家庭內不同養育者的「養育風格」。即便養育孩童的主要角色仍爲母親，但父親也以在場或不在場各種方式參與了養育過程。

(一) 布赫迪厄<<秀異>>的回顧、應用與批評

目前探討勞工階級父母的養育多以文化資本作為比較研究的利基，來對照中產階級的養育方式。這樣的研究框架利基於布赫迪厄的秀異邏輯。布赫迪厄在<<秀異>>(1984)一書裡定義階級是由特定的同源性及特質的關係結構組成，特定的階級有相近的稟性機制和實作（practice）。布赫迪厄以經濟、文化資本和時間軌跡三個面向建構出三度的社會空間，依照資本總量區分出資產、中產與勞工階級。這些階級間的關係，是透過競爭取得創造自己團體最大利益的遊戲規則，例如正當性和資本間的轉換。資產階級透過資本再轉換策略讓自身原有的優勢，藉由資本的層層交換後，順便回到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這種資本再轉換的策略，是特定社會群體嘗試持續或改變自己的社會位置的方法。但在布赫迪厄的筆下，資本再轉換的策略是讓資產階級掩蓋階級再生產的過程。

秀異一書較為著名的便是分析階級品味，布赫迪厄從食物、餐桌禮儀、穿著與運動來探階級的差異。布赫迪厄分析，資產階級傾向吃昂貴的食物，並強調餐具的使用型態，在一餐飯裡使用大量的餐具。因而，對資產階級來說，吃飯則是超出必要需求，進而追求各種擺盤等巧思；勞工階級則傾向便宜容易有飽足感的食物，以應付工作上所費的體力勞動。此外，他們一次將菜上完節省時間。從這些面向顯示出階級上的區辨，布赫迪厄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即是資產階級如何用秀異邏輯，特別是文化資本，來區辨出與其他階級的不同。

針對文化資本的概念，布赫迪厄(Bourdieu 1986)有更仔細的討論。文化資本分成三個型態：體現化(embodied form)、客體化(objectified state)以及制度化。體現化中，文化資本為一般的文化及教化，人無意識地把這套文化內化在身體裡。立基不同的社會階級，人所取得的文化資本將有所差異。更重要的是秀異的象徵邏輯裡，特定的文化資本擁有稀少珍貴的價值，這使得擁有者獲益。客體化的部分，布赫迪厄強調的是從體現化的文化概念裡所生產出的物質東西，例如畫作及樂器。最後，人所擁有的教育文憑則是文化資本中制度化下的認可。

有關孩童養育與階級不平等的國內外研究，都深受布赫迪厄的秀異邏輯以及文化資本的概念的影響。Annette Lareau(2003)的《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探討，父母的階級背景差異如何影響到自身可使用的資本和資源，這進而形塑了差異的養育邏輯與實作，使得孩童擁有差異的生活經驗。Lareau 從日常生活組成、語言使用和介入組織三個層面來探討差異的養育邏輯、實作和所產生的結果。

根據 Lareau 的分析，中產階級擁有「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養育邏輯，進而安排各種課後活動讓孩童參與且培養能力。同時，與孩童互動時，強調訓練孩童說話及論理的能力，並進一步鼓勵孩童與不同的成人互動。這樣的養育邏輯使得這群中產階級的孩童產生一種權力感(*sense of entitlement*)。這群孩童擁有充足的語言資源去評論及交涉於組織裡的成人，同時在遊戲中作為制訂規則的人物。這樣的慣習有助於他們未來進入白領專業工作中。

勞工階級的家庭則以「讓孩童自然長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養育邏輯來安排孩童的日常生活。這群孩童多與親戚小孩一起互動玩耍，並且在經濟受限的情況下，自行發展出各種遊戲。父母親多以直接命令的方式，要求孩童服從權威，並不得反抗。由於學校作為國家機器的延伸，父母親以打的方式懲罰深怕受到學校的責難而帶走孩童，因而這群勞工階級父母與學校的關係是疏離的。這樣的過程裡，使得孩童習得自我限制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從的態度與體制互動。

Lareau 的研究指出了中產及勞工階級不同的養育邏輯，進而產生不同的實作。這不同的養育邏輯使得孩童們各自發展出不同的階級慣習，進而影響到這群孩童的未來發展。Lareau 成功地運用布赫迪厄的文化資本和秀異邏輯指認出階級再生產的可能性。不過，威利思(1981)認為布赫迪厄所謂的秀異邏輯著重於資產階級的再生產和文化分析，則難以看到被宰制階級的文化、抵抗及再生產過程。同時，這無法回答為何被宰制階級的下一代會接受自己仍作為被宰制者的問題。

威利思企圖提出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是作為特定群體創造出的論述、意義及實作，在文化生產當中則包含有文化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元素。以「學做工」(1981)為例，勞工階級的孩童在學校發展出反學校文化。反學校文化便是駁斥主流價值對不同工作的區辨，並且肯定體力勞動的價值及優越。這樣延續了對體力勞動的推崇，進一步接受了藍領工作。這樣的分析則是從藍領孩童的觀點出發，深刻得分析了在被宰制階級中的再生產過程。

(二) 台灣文化資本研究的回顧與對話

目前台灣針對文化資本的研究以教育學研究為大宗，著眼於文化與其他資本如何影響到孩童的學習成就，且以量化研究為多數（陳怡靖、鄭耀男 2000；周新富 2008；林碧芳 2009）。文化資本的概念則用父母親帶孩童去參與音樂會、畫展、博物館等指標來測量，陳怡靖、鄭耀男指出當家庭的文化資本越高，則會影響到孩童國中以上的教育年數。這類行的研究僅能測出文化資本的客體化和制度化，而難以見到文化資本如何內化在身體內部的過程。

近年來台灣學界開始有研究探討家庭階級位置對於孩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如周新富（2008）的研究發現，家庭階級和經濟資本越高，孩童成績表現則越高。但針對勞工階級的養育方式進行研究，目前在國內仍為少數。陳珊華（2004）採用布赫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比較育有國小階段孩童的中產及勞工階級家庭，在家庭教養、學習準備以及休閒活動三面向的差異。陳認為中產階級著重「規劃未來」，培養孩童的才能、閱讀能力以及重視禮儀規範。而勞工階級則是著眼於「當前實際」，僅看重與成績有關的文化資本，同時不重視禮節。由於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接近於學校教育，使得孩童能在學習上有較多優勢；勞工階級的孩童在家習得的文化資本無助於學校學習，這使得孩童學校和家庭的經驗之間有所斷裂。

我認為，陳珊華的研究有兩個不足之處。首先，承接威利思對布赫迪厄的批評，陳的研究實際上是以中產階級的模式與理念做為原型，來對照勞工階級的家庭。這樣的比較容易忽略勞工階級家庭養育孩童的整體經驗與及文化邏輯，進而落入認為勞工階級家庭「什麼也沒有做」的養育失職的潛在指責。第二，陳的研

究除了在學校是以參與觀察為主外，關於家中的養育方式則是以訪談進行。在勞工階級一般不擅言語的情況下，訪談的方式則僅能片面理解勞工階級家庭的養育過程。因此，我認為應實地觀察家中孩童與大人的互動，得以較深入理解勞工階級家庭的養育理念及實作。

在台灣現有的勞工文化研究裡，多偏向工運或男性工人的研究。何明修(2006)研究工會的男子氣概指出，勞工階級文化之所以仰賴男子氣概，是因為在工作現場這群男性工人是被壓迫的，到了自主工運階段，這群男性工人則訴諸於性別化的男性氣概來維護尊嚴。同時，這樣的父權文化也深植於家庭生活中。針對這群男性工人在家裡如何與孩童互動或者是勞工階級孩童如何被養育長大的過程，目前都缺乏經驗資料。因而，本研究企圖以布赫迪厄的三度社會空間等概念，來探討有相近位置且居於弱勢的勞工階級，這群父母如何養育下一代的過程。

二、母職研究

如何養育孩童一直是女性主義研究母職的焦點，因而我先討論美國的女性主義，並且進一步闡述母親研究的視角從白人中產階級核心家庭轉移至不同種族、階級及家庭結構的母親身上。因而，母職勞動可能從單一母親轉變成協力式的孩童照顧。台灣的研究仍關注於中產階級和核心家庭裡的母職勞動，因而這促使我想問：勞工階級的母職勞動是怎樣的內容？這如何與其他女性親屬作連結成為協力式的孩童照顧？

(一) 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

早期的婦女運動主力於開拓女性工作的範圍及投票權、教育權等等議題。這樣的走向受到不少的抨擊，認為她們並不關心母親、她們沒有為母親做任何事。甚至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她們在爭取社會及政治上的權力時，這是與母親相互對立的。事實上，在第二波婦女運動中，只有早期少數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對於母親角色持有負面態度，Firestone 便是最好的例子(Umansky 1996)。

Adrienne Rich (1986)在《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第一次將母親角色帶入女性主義的學術討論中，更重要的是把女性過去尚未發現的問題帶入理論的層次(O'Reilly 2004)。根據 Rich 的著作，Andrea O' Reilly 將以上兩個層面，分成母親角色(motherhood)和母職勞動(mothering)。母親角色為一種意識形態，在父權制度下形成；母職勞動則是指涉實際「做」母親的經驗。這提醒我在分析上，不僅要把作為意識型態的母親角色以及作為經驗的母職勞動視為不同的分析層次，同時也需琢磨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二) 強度母職作為美國當今母親角色的意識型態

延續 Rich 在母親角色上的討論，Sharon Hays 所謂的強度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便是當今美國社會建構的母親角色 (O' Reilly 2004)。根據 Hays(1996)的研究，強度母職的內容是從孩童為中心的想法出發。母親需無時無刻關注孩童，並了解她們的需求將此擺為第一。此導致了母職的勞動擴增，從體力到情緒。她們不僅需餵食孩童、還需傾聽孩童的想法、盡力達到孩童的願望。這耗費大量的情緒。此外，適當的孩童養育必須聽從專家建議，因而母親必須從雜誌、朋友及其他家庭取得相關知識。在專家建議裡，需要購買書籍、玩具到帶孩童上才藝班，這形成一筆龐大的經濟花費。以上作為強度母職的具體內容，背後邏輯源於神聖的孩童需神聖的母親養育。

我認為 Hays 詳細分析當今母親角色的意識形態，但尚未釐清不同的層次。強度母職是以孩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為主，再分出專家意見和勞動擴增的面向。前者導致了昂貴花費的結果，而後者則進一步區分為情緒投注和體力勞動。然而，我認為在母親應聽取專家意見的層面上，事實上是要求母親應該重視孩童從身體發展到智力發展的過程。另外，Hays 是從歷史、文本分析以及訪談中建構出強度母職作為母親角色的意識型態。除了大眾媒體之外，學校或甚至是家庭結構都可能是影響或製造母親角色共同想像的機制。

Hays 指出，即便強度母職的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各階層都有影響，但母職勞動的實作卻因階級的差異而大相逕庭。她的書中呈現，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的母親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明顯的不同：首先，勞工階級母親強調孩童需接受良好的教育、聽從學校的意見，而中產階級母親則強調培養孩童的自尊。第二，在教育上，勞工階級母親要求孩童守規矩，無意間培養了工廠勞動的慣習，而中產階級母親則重視與孩童的溝通與協調，培養後者獨立面對事情的能力，有助於未來進入專業勞動力市場。第三，勞工階級母親較傾向認為他人的養育經驗勝過自己，如專家及保母。這研究顯示出，不同階級的母職勞動是有所差異的。以下我將進一步討論，母職勞動不僅在階級還有族群上的差異。

（三）美國第三波女性主義：母職與階級、族群的交織

之前回顧的 Rich 研究裡，假設研究對象為白人中產階級的核心家庭。這前提包含了兩個層面：第一，這些母親享有相對安穩的經濟條件；第二，這群母親都享有種族上的優勢，而不像其他種族仍努力爭取自己的權力。Collins(1994)認為這類型的母職研究都忽略了不同階級與種族的母親經驗。

Collins 以自身的非裔美國女性的立場出發來研究母職。Collins 將母職議題分成以下探討：第一，以女性為中心的網絡。非裔美國女性的母職勞動並非如白人中產階級的核心家庭一樣為血親的媽媽承擔，而是發展出一套以女性為主的社區網絡來作協作式的孩童照顧(cooperative child care)。因此，其他母親成為非裔美國女性母職勞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這樣的母職勞動是屬於勞工階級的經驗。這樣的女性網絡可成為政治上的社區動員的能量，並使母職成為權力象徵，化為母性政治，這些社區動員的目標則是爭取做為母親的權利。最後，這些權力讓非裔美國女性將母親角色視為一個培力（empowerment）過程。這研究顯示出不同族群的母職經驗，因社會位置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這與過去白人中產階級的母親形象和母職勞動有很大的差異，這也提醒我母職勞動因社會位置的差異，例如階級、族群，而產生出迥然不同的經驗。

Collins 透過非裔美國女性的立場出發去指認出性別、種族與階級交織的權力運作，並進一步區辨前者和美國白人女性的經驗的差異。這研究提醒我納入不同族群的母親經驗是重要的。目前在台灣有越來越多的新住民家庭，這些母親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度，她們持有怎樣的養育理念，在養育過程中如何照顧和管教孩童，在這些面向上是怎樣迥異於本國母親的經驗，將成為我的研究重點之一。

(四) 母職研究在台灣：缺席的勞工階級母親

基本上，台灣母職研究是承接了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的產物。早期多數研究（張靜文 1998；邱育芳 1996 等）專注在母親參與公領域後的培力(empower)過程，展現母職作為動員能量。從學校參與到社區參與，母職原為父權社會的壓迫來源，轉為成出走的保護色。邱育芳認為現代母職的新內涵為主體性和社會網絡的建立。這些研究呈現出幾個基本問題。首先，能將母職轉換為出走策略的女性，多是都會區中產階級的女性。但是，研究者並未意識到這群女性在社會上的優勢位置與母職的關係，進而將這樣的特定經驗轉化為台灣母親的一般經驗，而難以看到其他邊緣族群的母親經驗。再來，這樣的母職究竟指涉怎樣特定的母職勞動或者是母親角色，那勞工階級母親的母職勞動在這些文獻裡，又佔有怎樣的位置，這些研究都尚未處理及加以釐清。因而，以下我將回顧近年來台灣母親角色及母職勞動的研究。

根據俞彥娟(2003)對美國母親角色研究的分類，母親角色分別為一種社會建制，展現在社會、政治經濟等面向上。另一種母親角色則是意識型態，決定了一般人對母親的定義及評價。李芳瑾(2007)的研究便是屬於後者。她研究台灣從戰後至今的母親角色對哺乳（母職勞動）的影響。七零年代以前，台灣母親角色多是依附在反攻大陸的國家走向以及節育的政策上頭。之後，西方思潮注入台灣，《嬰兒與母親》雜誌創刊，科學母職的概念體現。八零年代後的職業婦女增加，但是台灣社會仍透過一套論述勸說女性不要忘記自己的「天職」。此研究鉅細靡遺地揭開母親角色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歷史過程與台灣社會的連結，那麼在台灣

的脈絡，各種制度如何產生出一套母親角色的論述？同時，中產階級的母職勞動又如何受到這套母親角色影響，影響的程度和勞工階級的母親勞動所受的影響差異為何？

潘淑滿(2005)的研究呈現出女人走入婚姻到養育孩子至成年的過程，母職在公私領域中的改變，並且關注於女性與丈夫、孩子甚至夫家之間的關係，最後強調主體性和母職的交織。此研究著眼於女人如何看待母職，當女性在犧牲、放棄、部分擁有或重視主體性的同時，她們對於母職的觀感又有何差別。潘重要的貢獻在於，她指出母職的階段性。不論是母職勞動或母親角色，都會依照孩童的不同階段而有所差異。在這研究中，母職僅作為一個概念談論。

我企圖參考美國研究來解決以上所提出的問題，不過在應用的過程中，我必須注意到美國與台灣家庭結構的差異，因為在台灣文化下的家庭必須注意到其他女性親屬在家庭關係的位置。林津如（2007）比較台灣戰後兩時代的中產階級職業婦女的家務分工與父系家庭的關連。台灣漢人社會是以父系親屬結構為基礎的社會，家庭類型從擴展、折衷到核心家庭。林以「父系家庭」指稱遵從父系原則，透過婚姻或親屬關係形成的家戶。根據以上的基礎，研究發現於 1945 至 1950 年出生的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多倚賴父系的婆婆或姑姑來完成育兒工作；1965 至 1970 年出生的第二世代，則倚賴娘家的人力資源。面對此改變，林認為是女性抗拒父系的結果。

林的研究提醒我，當台灣女性出外工作成為職業婦女時，原有的家務分工甚至是母職勞動的分配都會有所改變。不論是父系家庭結構或女性娘家的人力資源，都可能是母職勞動分擔的主要網絡。曾凡慈（2010）也發現類似的結果，曾指出現代的親職實踐由母親獨立育兒的情形並不普遍，日常生活的育兒實作則是「網絡式的協力結果」。以上的研究都顯示出，育兒都是透過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完成。雖然她們關注的是中產階級的職業婦女，然而此研究發現仍可適用於勞

工階級的母職勞動上。因為勞工階級的經濟條件相較於中產階級更不穩定，更需要母親做為職業婦女，投入勞動市場賺取家計。

以上的文獻顯示出目前在台灣的母職研究裡，主要針對的仍是中產階級、核心家庭的母親；而勞工階級的家庭狀況及母職勞動，則是缺席的。這些研究結果很容易產生階級偏誤，使人將中產階級的母親經驗擴大為台灣母親的一般經驗，進一步忽略了其他階級母親的生命經驗。甚至，這些中產階級的母親經驗，變成一個判定母親好壞的規範性準則。因此，我想探究台灣勞工階級和新住民的母親經驗。在漢人文化下的父系家庭，母職勞動可能分散於其他女性親屬位置，勞工階級的母親是否如同 Collins 所說，發展出一套以女性網絡為中心的協作式孩童照顧？

三、母職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連結

從先前台灣文化資本的研究回顧當中，多紛紛指出勞工階級家長沒有足夠的知識去教導孩童。因而，學校等制度性資源更加重要。這裡，我著重在學校和家庭之間的互動，回顧目前家長參與學校的研究。我先回顧加拿大及美國的文獻，說明母職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連結及階級在此如何影響母親的參與。目前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仍是以家長來替代實際上的母職勞動，同時仍缺乏看到勞工階級的母親參與學校的動機與方式。

(一) Alison & Smith：母職與學校教育的連結

Alison & Smith 在《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的拔河》(*Mothering for schooling*) 裡以自身為單親母親的經驗出發，講述過去孩童在學時期她們所承受的壓力。這促使她們想去研究母職論述。在此提出的問題是，以丈夫在外、妻子為家庭主婦、孩童在學齡階段的家庭型態，對教育體制有什麼影響？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再製又是怎樣的情況？研究重心擺在母職和孩童學校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母親給孩童的互補性教育，有四種類型：以教育工作為優先考量、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彈性的教育行程以及缺乏學校教育導向。中產階級的母親傾向在家給予孩童基本的教育，使得學校老師可以更快進入難度較高的教材中；而勞工階級的孩童則需要老師花費心力在基礎教育上。在母職勞動和學校之間的互動關係中，Alison & Smith 認為不平等的發動(the engine of inequality)為中產階級婦女可在家陪伴協助孩童，積極參與學校教育工作。

作者使用了建制民族誌為研究方法。建制民族誌的目的在發掘日常生活的一切是如何進行，進而質疑某些在生活中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長期以來，既有的知識架構多利於男性經驗，忽略女性經驗的實踐過程，女性經驗在社會理論的抽象名詞中多被否定。表面上是客觀中立的知識創造，事實上為性別權力不平等的再製(Smith 1994)。學校製造出的母親角色共同腳本，便是看似客觀中立，實際上是形塑及再製了特定的母職勞動。同時可能將男性排除在此制度之外。在建制民族誌裡，制度¹(institution)是一套複雜的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並組織集結成特殊的功能，例如學校。運用民族誌的方式，基本上是為了發掘、描述及分析關係，重點在於從特定人的位置去瞭解日常生活如何組織起來，同時如何在制度中協調及作用(Smith 2005)。

我覺得這份研究的貢獻在於，Alison & Smith 使用建制民族誌從學校的角度來探討階級化的母職勞動，開創出母職研究的新視角。同時，提醒我研究擁有學齡階段孩童的母職勞動時，我必須注意這群母親如何協調學校制度的作用。不過，我仍提出兩點批評。首先，她們是從母親在家內為孩童所做的互補性教育來探討母職勞動，卻無考慮母親為了完整自己所謂的母親職責而參與學校事務的可能性。其次，研究中雖指出階級產生不同的母職勞動，卻未解釋為何會產生這樣

¹ 若譯成建制，這非慣用的翻譯。因此，以下統一為：單 institution 此詞時，翻譯成「制度」。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則翻譯成「建制民族誌」。

的結果。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母職勞動如何與學校行使互動。Lareau(1989)針對以上的問題做了不錯的示範。

(二) 從學校裡的家長參與探討階級化的母職勞動：文化資本的擁有及行使

Lareau 所要論證的是：在家庭和其他社會機制的連結上，社會階級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影響力。她認為不同階級（中上階級和勞工階級）的背景，使得父母擁有不平等的資源及傾向，產生學校裡不同程度的家長參與。

Lareau 認為兩所學校對家長的要求及參與都是相同的，便是「4R's」（家長唸書給孩童聽、在家指導及增強孩童的教育、並且可以回應老師的要求）。但是，不同階級背景的家長則因文化資本的差異，對學校的要求有不同的回應。例如，兩所學校均要求家長在家裡要陪伴小孩唸書並協助她／他們完成課業。中產階級的家長因為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可以很自在地在家陪伴孩童寫作業唸書。相反地，勞工階級的家長教育程度多低於學校老師，她／他們則可能選擇不參與孩童作功課的過程。因為他們無法配合學校的要求，進一步使得這群勞工階級的家長和學校的關係是疏遠的。這個差異導致的後果是，中產階級小孩在學校裡得到更多無形的優勢。

此研究嘗試修改布赫迪厄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之概念，她認為這必須分成三個步驟來研究。第一，文化資源（傾向或習癖）的擁有。再來，擁有這些文化資源的人如何投資及行使。最後，人從這些投資中得到的社會收益。我認為文化資本可以作為一個有效的解釋，同時 Lareau 也的確細緻化文化資本操作化，但她並未使用以上的概念來分析個案。在階級造成家長參與學校的程度差異上，文化資本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或者，更根本地問，這中間家長所擁有的是什麼樣的文化資本？他／她們又如何行使自身的文化資本？Lareau 在分析中都沒有明確的說明。再來，Lareau 在研究中強調應該將家長參與細緻化成父親參與和母親參與，兩者不應混淆。但在分析裡，她並未區分出這樣的差異。

此研究的重要性在於，豐富我研究的分析層次及理論概念。首先，我必須先研究學校及老師對於家長的要求是什麼？這些要求如何形塑出母親角色的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形態背後所預設的文化資本又是什麼？第二，借用 Lareau & Horvat(2001)的社會納入(social inclusion)和社會排外²(social exclusion)之概念，分析哪些階級的母職勞動是學校所接納的以及受學校所排外的。這裡必須注意學校隱含怎樣的傾向（或習癖），是否使得勞工階級的母職勞動遭受排外。同時，不參與的母親不可直接納入被排外的群體內，而是去進一步釐清不參與的原因。例如：不參與的母親是有能力參與，只是本身無意願。第三，從文化資本的概念來解釋以上納入或受到排外的過程。在此，必須分析的是勞工階級的母職勞動擁有怎樣的的文化資本？她們如何行使或不行使自己的文化資本？這導致怎樣的結果？

目前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越來越強調親師合作，並且鼓勵家長參與孩童學校事務。以下我將耙梳台灣的相關研究，回顧台灣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歷史及其研究，之後進一步提出適合於台灣的研究架構。

（三）台灣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歷史及制度建立

台灣於八零年代興起教育改革運動，當時從中小學到大學都有不同的改革運動產生。針對中小學的部分，人本教育基金會提倡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史英 1996）。而主婦聯盟則是在多個聯盟裡，以「家長會推動」為教改重點。此團體於 1988 年成立教育委員會，推動「健全家長會的組織與功能」之議題，並於 1993 年向台北市議會提出民間版的家長會設置辦法（潘偉華 1994）。過去的家長會功能僅是捐錢，而這波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便是要求家長擁有參與學校的權利，即是家長教育權（薛曉華 1996）。

² 國內多翻成社會排斥或社會排除，這樣的翻法都帶有正面衝突的意味，但 social exclusion 的原意即是包含有沒有衝突產生但對方則已接收到他不被納入此團體內的訊息。在此我翻成社會排外，則可包含以上的原意。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於 2006 年由教育部所頒佈，內容則進一步確立家長對子女學習權益的責任，包含配合及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和維持良好的親師關係。此辦法的目的，即是希望透過家長參與學校使得子女受教權達到最好的效果。然而，這辦法背後所預設的對象，即是中產階級的家庭。因為唯有當家中有一人作為全職媽媽時，母親才可能有時間及精力去參與學校活動。那麼，勞工階級背景的母亲面對這樣的要求時，她們該如何去回應？

吳璧如(2001)指出，目前研究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專家們均認為家長的角色為支持者及教導者，但這些角色，實際上是有門檻的，需要家長再教育才得以達成。同時，他也提到阻礙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原因，其一是經濟上及心態上的因素，其二則是學校的負面態度所導致。類似的教育學研究很多，但他們都事先限定了父母的角色。那麼，勞工階級的父母處於經濟條件不穩定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狀況下，他們會持有怎樣的參與目的，同時發展出怎樣不同的參與學校方式？這些問題至今都尚未有學者去處理。

(四) 階級化的母職勞動：學校參與的差異

以目前的文獻來說，針對台灣家長參與學校的相關碩士論文研究多以量化作為研究方式。根據黃月純(2006)的分析，在 1995 到 2004 相關的學位論文中，大都得到了以下結果。首先，學校與老師對家長參與持肯定態度。但以參與的阻礙來說，首先便是時間的問題，再來就是能力不足的問題。因而，中高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家長為參與的大宗。這些研究（邱育芳 1996；曾淑敏 2001）指出，因地緣和孩童教育，母親將學校和社區視為母職勞動的延伸，同時在參與的過程中浮現其主體性。同樣地，這些研究對象多半是教育程度高、社經地位高的家長才會參與學校。那麼，當教育程度偏低、社經地位偏低的家長參與學校時，他們的參與方式及動機會有怎樣的差異？這些研究均未考慮到不同社會位置的差異使得人們擁有不同的理念及實作。

王麗雪(2008)的研究便關注低社經地位的家長，她們在照顧者、領導者、溝通者、學習者以及支持者上的角色內容。王認為這群家長由於經濟和教育上的不足，使得孩童學習發展受阻礙並且較無能力教導孩子。受限於時間、能力及經濟因素，而沒自信參與學校的決策。

王的研究貢獻便是嘗試突破了目前專注在中產階級的養育經驗上，但她仍忽略了女性作為主要照顧者的部分。同時，這個研究有兩點待改進的部分。第一，王並未反省研究者的身份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產生的缺陷。由於王本身為學校裡的教職員，甚至擔任過輔導主任，因而家長受訪時可能會說出研究者想聽的部分。實際的參與觀察和訪談資料可能產生出的差異，是被忽略的。因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影響到研究資料的品質和最後所得出的結論。第二，王將所得的資料以原有的文獻框架進行解釋，但我認為這反而忽略了勞工階級父母的養育邏輯，同時未有效地將這樣的育兒方式與她們的階級背景和生活經驗作細緻的連結。

王的研究提醒我，作為一個研究者的位置在面對這群勞工階級的家長時，因自身的教育優勢，而使得這群家長受訪時可能會投以研究者的喜好，因而訪談內容應該搭配著田野觀察來相對照。同時如何從勞工階級父母的育兒方式與她們的生活經驗做有效且合邏輯的連結，也是我必須處理的部分。當勞工階級的母親需要負擔家計時，這群母親如何參與或不參與學校事務？又或者，如同 Collins 及林津如的研究所言，其他親屬位置的女性及社區一同分擔了勞工階級的母職勞動。那麼，這樣協作的過程是怎樣運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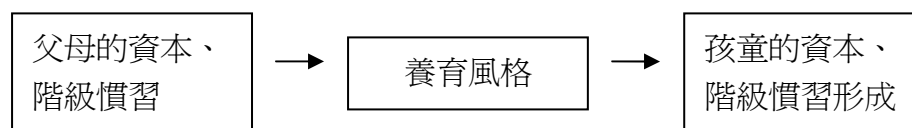
第三節 研究架構

一、養育風格的概念化

上述的文獻回顧，第一部份即是回顧布赫迪厄的秀異作品，養育風格則是深受父母所擁有的資本和階級慣習所影響形成。勞工階級的父母擁有較為短缺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這樣會形塑出怎樣的養育風格。同時，依附在勞工階級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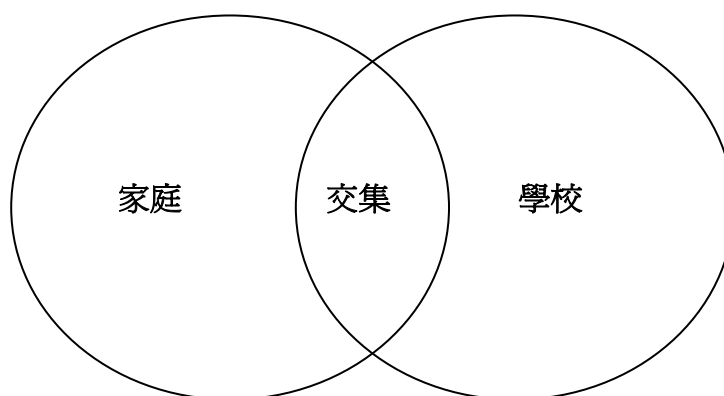
上所施展的階級慣習是什麼。雖然本研究關注在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之邏輯和實作，但它實際上深受勞工階級擁有的階級慣習和各種資本的影響。

養育風格是由父母所擁有的養育邏輯和養育實作所組成，這形塑了孩童的階級慣習甚至是資本的擁有。階級再生產即是比對父母與孩童所擁有的資本和階級慣習擺放在社會空間上的位置來作討論，然而本研究較著重於父母的資本和階級慣習如何去形塑了一套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同時這群父母如何去有意識或無意識得延續或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下圖所呈現。



圖一：養育風格與階級之間的關係

以上呈現的是養育風格與階級之間的關係，養育風格的具體內容則包含了家庭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交集，特別是學校。養育風格包含養育者的協力網絡組織而成的養育實作，這樣的運作過程背後則是特定階級的養育邏輯。然而，當本研究關注於在學的孩童時，學校會如何影響到家庭的養育實作，兩者之間是相互支援抑或是排斥的過程？同時這兩者之間的交集，例如家長參與學校，是怎樣運作的？這也是養育風格的一部份。從下圖中顯示，本研究著重在勞工階級父母在家庭裡養育孩童的過程及邏輯與學校和家庭之間的交集互動。



圖二：養育風格的內容

在分析養育風格上，首先會指認出這群勞工階級父母所擁有的資本與階級慣習，是如何去形塑出怎樣的養育邏輯和實作。之後，進一步從家庭和學校場域中去瞭解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如何與其他養育者進行協力網絡的運作。從學業、管教和休閒的層面裡，本研究會去探討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如何去規劃和安排孩童的日常生活，其中的分工、實作和邏輯又是什麼。同時，本研究會去討論學校和家庭之間的交集，這群勞工階級父母與學校互動的過程以及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最後，從學校和家庭的運作過程中，本研究形塑出所謂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

二、勞工階級的定義

當本研究企圖將以上的文獻討論應用在經驗資料時，我必須討論勞工階級該如何定義及區辨出來。在 Lareau 的研究裡，用兩個指標來區分階級位置：一是在工作現場的管理權；二為工作職位的學歷要求。若家中兩人均有全職工作，但屬於不同階級位置時，Lareau 會將此家庭的階級位置標示在較高位置上。因此，Lareau 研究裡，中產階級便是家中任一全職工作者在公司裡佔有重要的管理權，或者此職位要求較高的教育程度例如大學畢業；勞工階級則是家中無人為中產階級位置，且任一全職工作者在工作場所擁有相對少的管理權，同時此職位並無要求較高的教育程度。因而，在此分類下，勞工階級裡則包含了低階白領階級的人。而在 Lamont(2000)的勞工階級研究裡，同樣以教育程度和職業來區分，擁有高中學歷但無大學學歷以及從事藍領或低階白領工作。同時，若為管理職位，則監督十人以下。在美國的研究當中，主要以三個指標來定義勞工階級：第一，教育程度不超過大學；第二，職業為藍領或低階白領工作；第三，在工作場所時擁有較低的管理權。

目前在台灣的研究當中，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五次裡，《台灣地區職位標準分類表》中，將社經地位分成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性工作人員及其他類似技術層級者與非技術工。相關研究家庭階級位置影響孩童成就表現（周新富 2008；陳珊華 2004）上，不論量化或質化，都是以職業作為分類的標準。勞工階級就是非技術工和體力勞動者。但這樣的分類

標準僅著眼於職業上未考慮到教育程度的影響。因此，在本研究裡綜合了以上的標準來界定勞工階級。第一，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下，不包含大學；第二，職業則是以事務性工作人員和類似技術層級者及非技術體力工；第三，便是在工作場所裡擁有較低的管理權。

本研究沿用布赫迪厄的秀異邏輯作為基本的分析框架，不僅著眼於勞工階級在養育風格上呈現怎樣的文化資本，同時更要去關注這群勞工階級如何使用資本再轉換的策略來企圖改變孩童未來的社會位置。因而，家庭內部及外部的協力網絡便成為本研究的重點之一。在勞工階級家庭的內部，父親母親甚至其他養育者是如何協力分工；在勞工階級家庭的外部，當這群養育者沒有足夠能力去完成養育重責時，他們會如何仰賴制度性的資源，例如學校或安親班，來作資本再轉換策略打破階級再生產的可能。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田野點的挑選與進入

台灣的教育制度裡，國小階段是需要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最多的一個環節（吳璧如 2003）。因而，我的研究場域鎖定在以勞工階級、新住民家庭為主的國小。納入新住民家庭的原因在於，這幾年來新住民家庭的小孩開始進入小學階段就讀，因而在國小孩童的家庭當中，新住民家庭的比例開始增加，並成為台灣社會的新型態家庭。

挑選學校的標準上面，從政府統計的新住民子女資料及數量作第一考量。目前台灣各地區的教育局開始重視新住民子女的日益增加，不僅在制度上增設新住民文教輔導科，同時也整理出新住民子女的重點學校，企圖加強對於新住民子女的照顧。所謂新住民子女的重點學校，是一所小學裡新住民子女佔有學校百分之十以上。因而，我從教育局所提供的新住民子女的重點學校裡，選取出靠近工業

區或老社區的小學。之後，進一步和初步鎖定的學校的輔導室接洽，瞭解當地家長的職業類別及低收入戶的比例。

我的研究問題是希望能夠探討家長與學校的接觸面，因此中型學校是比較適合的研究場域。原因在於，中型學校的人數大約為一千人左右，平均一個年級有五至六個班，班上小孩約二十五到三十人之間。相較於大型學校一班三十多人以上來說，中型學校的老師較能與家長互動，同時關係會相對緊密³。

2009年八月，我透過教育局的協助找到河岸國小⁴做為田野點。我選定此學校的原因有二：第一，此國小新住民子女比例接近百分之十，為政府認定的輔導重點學校。第二，此國小位居於眷村改建的大樓及四五層樓的舊公寓附近。在住宅間夾雜有相當多的家庭工廠，以成衣和機械等為主。家長的職業多以工廠工人、水電工、泥水工，以及小包頭為主。

二、研究步驟與對象

2009年十月，我和藍佩嘉⁵教授向校長洽談同意配合研究後，我們先進入學校的家長會和志工組織進行參與觀察。我以學生和研究員的角色進入，每週去一個上午，早上先到志工隊閒聊，中午則到家長會辦公室一同用餐。除此之外，我會固定參加家長會的月例會，其中出席者包含教師會的代表及老師還有各個行政人員。

在河岸小學裡，家長會總共三十一位成員，其中十七位常務委員為每週需要出席月例會，每週四中午排班至家長會辦公室瞭解學童營養午餐的品質。十七位常務委員裡，包含一位會長、兩位副會長，其中一位副會長為女性，但從未出現過。所有的常務委員中，女性有五位，實際參與會議及活動的則僅有兩位。其餘均是男性。這些人的職業，多以小包頭、水電工老闆等為主。

志工隊裡，目前總共156位，男性僅有十三位，其餘全為女性。其中社區志工佔多數，實際上為河岸小學現任家長的志工則僅約三十位左右。這群社區志工

³ 感謝我國小母校的老師所給予的建議。

⁴ 以下所提及的學校、人名甚至地名，均有化名。

⁵ 此為藍佩嘉教授國科會計畫的一部份，我則作為此計畫的研究助理，和教授共用田野資料。

多為退休的阿嬤或者是孩童已成年的母親為主，這群社區志工實際上透過作志工來建立起在地的人際網絡。河岸小學的志工隊與當地的政治人物互動密切，因而有各種政治活動時，會請志工予以協助。同時，協助以上的活動後，志工多可以得到一些實質上的回饋，譬如免費便當。而少部分作為現任家長的志工，則以母親為主，家庭主婦和頭家娘為大宗。因而，家庭經濟在當地來說，是屬於比較好的一群。

與志工隊和家長會的成員有初步的瞭解後，我發現到能夠參與這兩個學校團體的家長為當地經濟和文化資本較高的成員。其中非常多的小包頭、小老闆，在定義上比較接近於小資產階級。因此，我決定進入一個班級可以接觸到家長會與志工隊以外的家長。由於在家長會開月例會時，需要學校的老師代表出席，因而我認識了嚴老師。

2010年二月份，我進入嚴老師執教的二年級班上，每週進行例行兩次的參與觀察。同時，我也會一起參與學校的重要活動，例如家長日及運動會等。

此班總共有25人，男生佔15人，女生僅有10人，男女比例為3：2。目前班上有三個新住民家庭的子女，其中有兩個母親為大陸籍，一位則是泰國籍但與先生離婚。其中三個家庭裡，小布和小泰則是以下我有進入研究的家庭。另一位則是小宇，媽媽為大陸籍。小宇是家中長子，目前有個就讀幼稚園的弟弟。由於，小宇的爸爸則是作鐵工，有酗酒問題，則會打媽媽和弟弟。因而，當我進入班上時，小宇爸媽準備離婚，小宇的監護權給爸爸，弟弟的監護權則歸媽媽。從父母異離後，小宇的聯絡簿都由安親班老師代簽，小宇的生活起居則是同住的阿公照料。這三位新住民的子女的成績表現都相當不錯，不過都同樣面臨人際關係的問題。在孩童的遊戲當中，這三位小孩多是被排除在外或者是被欺侮的對象。嚴老師則尚未注意到這樣的問題，因此沒有加以處理。

三月份時，經由嚴老師的同意，擬好訪談邀請回條（附件一）貼在孩童的聯絡簿上，請家長回覆。我訪問了二年一班八位家長。第一次訪談後，我提出可定期至家中給予孩童免費教學或帶說故事的活動。經由家長的同意，其中五個家

庭，我約兩週至一個月家訪一次。藍老師則會不定時得陪我一起作家訪。家訪則以參與觀察為主、訪談為輔進行，一次約兩至三個小時。時間分配上，多半第一個鐘頭帶活動，之後多會有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與家長閒聊。中間，會依照當時狀況進行錄音。或者，離開後撰寫田野筆記。

三、研究者的角色與困境

我在進入班級時，以研究生的身份進入，在班上嚴老師請小朋友稱呼我為「姊姊」。老師則安排我坐在班上的最後面的位置，在孩童上課時間我會拿出筆記本來記錄孩童的情況。嚴老師相當熱心，不論在上課時或課後，都很願意為我解答任何關於孩童的問題或者分享他近期和家長的互動。這群孩童開始與我接觸時，眼神和肢體都表現出緊張與陌生感。之後熟識了，孩童並不會主動邀請我參與她們下課的遊戲，不過當我一起在旁加入時，孩童則會很喜悅。不過，研究的困難並不在學校，而是在開始尋找受訪者。

(一) 研究困境：尋找受訪者

由於進入班級後，需要尋找班上家長作為受訪者以及未來家訪。一開始嚴老師介紹給我的受訪者，且願意接受訪談的，多為家庭經濟好且社經地位較好的家庭。這些家長不僅與老師關係良好，同時她們對於自己的養育方法有一定的自信。對這些家長，我以訪談為主且並未進一步詢問家訪意願，因為嚴格來說她們無法納入勞工階級的分類當中。

之後，和嚴老師進一步商量過後，決定貼訪談邀約在孩童的聯絡簿上。不過，在選定對象發了兩批邀約後，拒訪率非常高。因而，最後我便以尋找有到學校接送孩童且家庭狀況符合勞工階級定義的家長為主，並且親自面對面徵詢這些家長接受訪談的意願。這些勞工階級家長，聽到接受訪談這件事情，多半會先面有難色，且表情很緊張。

雖然孩童總在家長面前叫我姊姊，不過家長知道我在讀研究所都非常客氣稱呼我為「老師」。她們面對我作為老師的角色，多半不敢直接表示拒絕，但會開始解釋說沒有什麼好看或者沒什麼好說的理由來婉拒。剛開始我則會順從她們

的意願不會堅持要訪談，我發現她們這樣的表達是一種對自己養育沒有自信且害怕遭受譴責的表示。之後，我會比較清楚再次表達希望訪問她們，並解釋希望她們能「幫助我」完成論文。當我開始強調接受訪談是對我的協助時，家長的態度則會比較和緩且願意受訪。

事實上，在這些家庭裡不乏會有比較複雜的狀況，例如未婚生子或外遇等情況，這樣的家長會更容易拒絕受訪，他們很害怕被標上「不合格」的養育者。即使接受訪談，她們總會很擔心得一直追問說這樣的家庭狀況會不會對小孩造成不良的結果。由於勞工階級的家長，普遍對自己的養育自信低，因而這使得我在尋找受訪者以及家訪對象時，困難重重。

（二）研究困境：觀察家庭的困難

在與家長第一訪談當中，我會根據每個家庭不同的狀況，最後提出家訪的要求。我會解釋說，想給小孩在家裡帶一些活動，且一方面可以多瞭解孩童在家裡的狀況。當家長願意接受訪談時，多半並不會直接拒絕之後定期的家訪。不過，當家長並沒有很認同或瞭解我去家訪帶給小朋友的活動時，家長可能會開始試圖去婉拒之後的家訪。

觀察這些家庭所遭遇的困難點，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即是關於這些家庭的隱私。由於這些勞工階級家庭，除了家境不好外，親友多半作的工作都是社會觀感較差的低薪工作甚至失業，這讓家長們常覺得是非常丟臉的事情。當我進入家庭訪問的時候，家長一方面表現出希望可以協助我，但另一方面他又很苦惱不希望家庭內的不好看的事情被我知道，家長的為難反而讓我做為研究者的角色心中很矛盾。

第二部分則是，不同的教養方式的價值衝突。這部分的困難比較多是我自己作為研究者本身的調適。因為社會位置的不同，使得我在這些家庭裡其實很容易能直接目睹家長管教孩童的事情。作為一個參與觀察者，我本來就應該在場觀看。但管教的現場，父母是氣沖沖的，孩童則是大哭大鬧。我在場觀看，讓管教變成某種公開的懲罰，且孩童會對我而有所不滿。由於管教方法不同，我一旁觀

看管教的過程，對我自己的內心來說也是相當害怕且充滿矛盾的。同時，家長又會不斷得詢問我的養育意見。我又必須小心翼翼地掩飾我在雜誌或其他地方所收到的養育知識，並且鼓勵她們說出自己的養育方式。但當我看到了管教等場景，我很希望能夠告訴家長其他管教的可能。但事實上，我做為研究者應該是去探討和瞭解她們的養育邏輯與實作，而非去指正她們。以上這些內心交戰，在我研究的過程中，時常出現。

第五節 所研究的家庭簡介

由於台灣的混居情況普遍，所以即便是在嚴老師的班級裡，仍會有幾個家境較為富裕的孩童。例如，家裡有作工程師和出國留學回來的父母，或者是作為工廠的小老闆。不過，多數的孩童家庭仍是以做工為主。因而，我在挑選家庭時則會特別注意家長的職業，並篩選出以做工為主的家庭進行訪談與後續的家訪。

在河岸小學鄰近的社區裡，多是五樓舊公寓，且不時可以聽到在公寓裡的機器聲，這顯示出商用和住家的混居情況普遍。在鄰近的社區裡，事實上有三座公園，公園內的老樹顯示出這地區的歷史悠久。不過，三座公園裡，僅有一座公園有兒童遊樂設施，並且在這個公園裡有不少流浪漢長居於此。除了眷村改建的國宅內副署的社區公園多以阿公阿嬤的活動空間為主外，其他兩座公園都可見滿身酒味拿著空酒瓶的男子群聚一塊聊天或小賭一番。在這些公園裡，外籍看護也會推著老人散步，並且群聚在一起用母語聊天。以下五個家庭，僅有小昆小隆和小泰家鄰近公園，但小朋友到公園去玩耍時，仍以大人一起陪同為主。

五個家庭裡，有兩個新住民家庭，其中一個是新住民的單親家庭。小泰媽媽為泰國人，目前已取得台灣國籍，且與小泰爸爸離婚。小泰與擁有監護權的爸爸，以及奶奶和叔叔同住。小泰的奶奶早年與先生從南部搬到台北來，當時先生作小包頭。之後阿公去世，奶奶則到工廠上班做板模，之後轉到餐廳做後場工作。小泰的爸爸生於台北，上專科沒多久就決定輟學出外工作，一直以作業員為主要工作。平常小泰的生活起居都由奶奶打點，小泰媽則每天打一通以上的電話來瞭解孩童的狀況，爸爸僅有在假日時候帶孩童出去玩。由於小泰並未就讀安親班，我

則以給予小泰免費指導功課的名義進入。除了第一次和小泰爸見面徵詢同意後，每次到小泰家時，都是奶奶工作途中回家休息打掃房子。

另一個新住民家庭則是小布家，小布的媽媽為大陸配偶，目前無意取得台灣身份證。小布爸是在地人，由於不愛唸書很早就以鐵工等零工維生。小布的爺爺阿嬤以前則是一起開家庭理髮店。當小布爸去澳門玩時，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小布媽。小布媽住在大陸沿海地區，老家務農，早期做過銷售員等服務業工作。婚後，小布媽到台灣很長的時間裡都在照顧公婆。公公去世後，婆婆則患有多重的精神疾病。小布爸的弟弟做生意，雖然有錢卻不願意照料親生母親，因而小布媽一手扛起照顧的責任。小布媽原先只打算生一個小孩，但在公婆的勸說下，便決定盡早生完兩個小孩。這樣的安排是出自於經濟的考量，小布媽解釋年齡相近可以一起帶，同時小孩長大便可早早出外上班。哥哥和小布相繼出後，大約一歲左右便送到大陸老家，受外公外婆照顧長達三年之久。直到小布約四歲時，才回台灣就讀幼稚園。婆婆去世後，媽媽便承租了騎樓作早餐生意。生意不錯，但是因為小布和哥哥多次逃學，媽媽則認為做生意無法好好照顧孩童，因而收掉早餐店。目前透過嚴老師的協助，找到學校附近的工廠做點貨搬貨的工作，領時薪無勞健保。由於小布媽在接受訪談時，不時詢問我該如何教育孩童，因而我便可以帶故事活動的名義進行定期家訪。每次的家訪形式，多是第一個小時我和小孩在書房進行活動，第二個小時我則和小布媽閒聊，必要時則開錄音筆記錄。

三個本國籍家庭為貝貝、小岳和小昆小隆。貝貝家住在老舊的公寓裡，爺爺早期在當地務農，育有十二個孩童。爺爺認為要給每個孩童一個房子，因此長年打拼留有許多地產。貝貝爸則是家中最小的孩童，與父母親關係良好。早年當兵後，貝貝爸也曾務農過一段時間。由於務農已無法賺錢生活，之後進入一家汽車零件的家庭企業上班，進而認識了貝貝媽。貝貝媽的父親作園藝，晚上作資源回收來貼補家計，母親則是家庭主婦。貝貝媽從專科畢業後，曾在工廠當女工，之後到汽車零件的家族企業當倉管。兩人結婚後，一同創業作連鎖店兩年多，但生意慘淡。貝貝媽形容那是賠錢的生意，最後貝貝爸轉行做計程車司機。由於孩子一個一個非預期得出生，媽媽則待在家裡照料孩童。貝貝爸媽一開始聽到我以帶故事活動的名義想作觀察時，她們的表情相當疑惑，但仍答應了。我多半在書房或客廳作活動。到後期，媽媽表現出理解說故事是種教學，便向孩童解釋說「這

是上課」，並且對我表現得更佳熱情。

小昆小隆家目前住在國宅裡，此為媽媽娘家的房子。小昆小隆的外公早期是軍人，退休後陸續做過自助餐等工作。媽媽則從小在眷村長大，直到十多年前改建成現在的國宅。外婆則是在電子公司當女工。小昆小隆的媽媽在國中畢業後，由於對唸書沒興趣，就開始到工廠作女工，進而認識在電子工廠作小包頭的爸爸。媽媽的女工生涯作了十幾年，直到工廠倒閉後則出來打零工。小昆小隆的爺爺阿嬤則是在南部務農起家，之後姑姑作貿易失敗後，奶奶則北上與小昆小隆的爸媽同住。由於兩人晚婚，當時都已經三十多歲，結婚半年後不見肚子有起色，便決定作試管嬰兒求子。受精卵最後有三個成功，但怕母親身體負荷不了的情況下，則拿掉一個。生下這對雙胞胎後，媽媽強調這兩個小孩的養育是整個家族關注。由於小昆小隆已有在外上英文課，但媽媽仍希望透過我來確認孩童的英文能力。因此，我便以複習英文和講故事的名義進入家庭，不過媽媽對於我作家訪，一直存有疑慮企圖推辭。

小岳家為這五個家庭裡經濟最寬裕且社會位置接近於低中產階級(low middle class)。即便小岳家的養育方式與以上四個勞工階級家庭也有相異之處，但在進田野的期間，小岳外婆每天都送小孩到教室，也使得這個家庭研究較為容易。同時，其他家長不少拒訪或用工作繁忙等理由拒絕，也使得我不得不列入此家庭作為研究對象之一，不然會有樣本數過少的問題。小岳的外公外婆住在台灣中部，外婆早期在黨營事業的工廠上班，最後做到主管。外公則是以木工維生。小岳的媽媽從護專營養系畢業後，在醫院待不到半年就北上，做過各種工作從業務到安親班老師。爸爸從工專畢業後，就在傳統電子公司工作，以前在研發部作工程師之後一直作為課長，但在家族企業則無法升遷，管轄權並不高。兩人結婚後，因為公婆表明可以住在他們名下的房子。但搬入公婆的房子後，小岳媽卻發現兩層樓的透天厝，小叔一人獨佔最好的一樓，而小岳一家人則擠在夏天熱冬天冷的二樓。除了房屋情況不好以外，公婆僅向小岳爸媽收取租金，並偏袒失業的小叔。這使得小岳媽和公婆家有糾紛產生，然而爸爸遲遲不願搬出去。近兩年，小岳爸發現公婆因為太太再度就業而希望增加租金，則決定另尋他處，而最後在河岸國小附近買房。小岳一路幾乎由外婆帶大，所以目前外婆也一塊北上同住，假日回鄉下去。小岳外婆對女婿表現出反感，但又感嘆算命說兩個人過了之前的

關後就不會離婚了。由於小岳並沒有補英文，我就以幫忙協助複習英文的名義進入，外婆非常高興得接受了。

這五個家庭均擁有房子，除了小昆小隆住國宅有電梯外，其餘都是約二三十坪的老舊公寓。以上三個家庭與奶奶或外婆同住，不過小孩一律都叫「阿嬤」，但為了分析方便，本文會以「奶奶」和「外婆」來區別出父系／和母系家庭的長輩。在班上小朋友都稱呼我為姊姊，但每個家長都很客氣得稱呼我為「老師」，到後期越熟時，便直接稱呼我的名。每個家庭的家訪次數從三到十次不等，家訪越到後期，這些父母和長輩都表現得越加自然。

孩童化名	小布	貝貝	小昆/小隆	小泰	小岳
性別	男	女	男	男	男
兄弟姊妹	1 兄	1 姐；1 弟	雙胞胎	0	1 姐
父親職業	臨時工	計程車司機	工頭	作業員	小主管
父親教育	專科	高中	專科	專科肄業	專科
母親職業	臨時工	家管	臨時工	作業員	基層員工
母親教育	國中	高中	國中	大學肄業	專科
同住者		奶奶 ⁶	奶奶；叔叔 ⁷	奶奶；叔叔	外婆

表一：觀察的孩童及家庭概況

第六節 研究提問及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從第一章提出主要的研究問題為「在學校和家庭之間，台

⁶ 多次與貝貝媽確認，奶奶只有晚上到家中同住，由於膝下子女眾多，為了公平起見，奶奶則沒有幫忙任何子女照顧小孩。同時，貝貝媽也不需要照料奶奶的飲食起居。

⁷ 叔叔是不定期住，狀況並不清楚。

灣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是如何組織起來？」首先耙梳了母職研究和家長參與學校的文獻，本研究不僅著重在家庭的協力網絡如何運作來照顧孩童，更重要的是這些缺乏資源的勞工階級家庭如何使用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和其他組織（例如學校）互動。

第二章，本研究試圖藉由描述五個勞工階級家庭的日常生活來分析這些家庭的內部協力網絡。從雙薪單薪、三方兩方協作及雙親單親三個層面來探討這些勞工階級家庭仰賴父系／母系家庭的過程，我企圖論證勞工階級的家內分工仍延續了傳統的男女分工原則。因而，照顧孩童的責任落在母親和奶奶、外婆的身上，父親則作為被動支援性的傳統角色，並不會主動參與育兒。五個家庭裡，有兩個家庭與奶奶同住，一個家庭與外婆同住。這群阿嬤所分擔的養育工作多寡及內容取決於母親對她的信賴程度。基本上，當婆媳關係緊張時，奶奶多處理基本的家務勞動。雖然外婆和母親仍會有養育衝突，但有較高的信賴感，因而外婆會在假期時扮演短暫的養育主導者。在這些勞工階級家庭裡，父親無法作為一個有效的經濟支柱，母親仍因經濟壓力而出外上班，但這並沒有打破家庭內部的傳統性別分工。這群勞工階級母親，在出外工作回家後，仍需要兼第二份育兒家務的無薪工作。

第三章，則是描繪出孩童家庭生活的三個面向：休閒安排、學業學習、權威管教。在這三個主要面向上，母親作為養育的主要照顧者。受限於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缺乏，母親傾向讓孩童自然長大的理念—作越少的安排讓孩童快樂。因而，孩童多數時間在家裡打電動看電視。少數時間出外遊玩，在省錢的前提下，母親們基於省事很容易採納孩童的意見。在學業指導上，母親們以快速解答的方式來應付孩童的功課，而難以用中產階級的引導式教學來確認孩童的學習。同時，這群勞工階級母親對於孩童的學業要求，僅是基本學習。最後，在管教上，這群勞工階級母親尋求省時省事的肉體懲罰和精神嚇阻，以身體做出直觀的打罵及伸手指的慣習來管教孩童。這些勞工階級父母以自身為中心尋求省錢省時省事的養育

風格來處理孩童的生活，以便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出外工作解決家中的經濟壓力。

第四章則是企圖討論這群勞工階級家庭如何向哪些組織作資本再轉換的策略以解決自身所面臨的養育困境。這群勞工階級家長受限於文化資本不足，因而傾向送孩童到安親班，以經濟資本換取孩童受到正確的學業指導的文化資本。用這樣經濟資本轉換文化資本的策略，這群家長期盼能增進孩童未來取得好文憑的機會。在此，資本再轉換策略並非是資本階級維持自身的優勢位置，反而成爲勞工階級企圖改變下一代社會位置的方法。當這群家長遇到孩童的身心或品行問題時，他們會到學校尋求老師的協助。家長們透過噓寒問暖和協助老師看顧孩童的方式以建立穩固的親師關係，當遇到以上的養育困境時，則仰賴老師的文化資本代爲解決。

第五章則是總結本研究的發現。首先是，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是以父母爲中心尋求省錢省事省時的養育方法。在休閒安排上，這群父母傾向尋求便宜的出遊點，以求省錢。當父母指導學業時，因爲知識不足，則用快速解答的方法以求省事省時。在管教上，這群父母透過身體做出打罵、指小孩等威嚇動作均是一種權威慣習的展現。然而，這群勞工階級母親仍希望透過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彌補自身的文化資本不足，仰賴學校和安親班的資源，企圖透過經濟或社會資本換取文化資本的方式，來增進孩童未來取得好文憑的機會。這些勞工階級母親以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嘗試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並期望孩童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家庭內部的分工，不論是單親或雙親，仍是以傳統性別分工原則爲主。勞工階級的女性從未抱怨過男性不參與家事和育兒，她們爲了解決家中的經濟壓力出外工作，同時仍需要回家作第二份工作。勞工階級的男性則是以被動支援的角色適時協助女性完成育兒工作。新住民家庭特殊性在於，母親缺乏在地文化資本，使得她們非常仰賴安親班的資源。從這個研究也發現，這些居於劣勢的勞工階級家庭，因語言能力不足且對自己較無自信，以參與觀察法比較能夠收集到貼近她們生活經驗的研究資料。最後，我將提出本研究的限制和進一步的建議。

第二章 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傳統性別分工原則

本章企圖從雙薪／單薪、三方／兩方協力、雙親／單親三個層面去瞭解五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過去的文獻多以研究母親作為育兒的主要負責人，然而這很容易忽略掉日常生活中其他養育者的角色及協力過程。從父親、母親和仰賴父系／母系家庭之間的養育網絡中，我將指認出勞工階級家庭裡各個養育者的工作內容，特別是爸爸和奶奶、外婆。從這幾種類型的家庭生活中，我將分析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仍是在傳統性別分工原則下進行。即便爸爸的經濟收入無法支持全家開銷，使得母親必須出外工作的情況下，爸爸仍以傳統的被動支援角色來協助母親和奶奶、外婆作為主要的養育者。

第一節 雙薪／單薪家庭：被動支援性的父職

過去的家庭研究裡，關注在當女性外出工作時，同樣成為家庭經濟來源的一份子，這是否能改變家務勞動的分工原則或甚至減輕她們在家中的無酬勞動。我企圖從比較勞工階級雙薪和單薪的家庭生活來指認出，這些勞工階級的父母，即便在男性薪水不足以支援家庭經濟而使女性一起出門工作的情況下，家庭內部的育兒分工仍遵循傳統的性別分工原則。

一、雙薪家庭：小昆小隆的家

小昆小隆的家位於外表乾淨高挑的國宅裡，內有電梯，外面的公設有球場和一片小樹林。一進家門，門旁就是一個神桌插著香，另一側則是客廳放著簡單的沙發和電視機。第一次到家造訪，小孩很興奮得向我介紹房間，一個上下舖的木床，牆壁上貼了一張明星簽名海報，地板上則又鋪了一床棉被。媽媽在一旁解釋，她平常都和小孩一起睡，因為小昆常常會失眠會找媽媽。接著，書房裡則擺著兩台電腦，一個單人床和床頭櫃上擺著一個煙灰缸。電腦上顯示著麻將的畫面，這是爸媽最常玩的線上遊戲。最後一個尚未被開啓的房間，則是奶奶的臥房。

平常早上，奶奶幫忙孩童換衣服便帶他們上學，到了半路，奶奶轉去菜市場買菜，讓小孩自己走路到學校。這時候，媽媽已經起床出門去工作了。原本家裡仰賴爸爸一人賺錢養家，但經濟壓力沈重。因而，媽媽重新回到職場作打零工。零工不穩定，取決於哪裡有工程就作，目前媽媽在其他鄉鎮做工，每天六點多就起床，騎機車一小時才會到工作地點。爸爸每天莫約七點多起床，騎機車上班。爸爸原先作小包頭，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難有生意，因此也轉為和媽媽一樣的打零工。零工的工作很廣泛，從水泥攪拌到拆除工作都有。小昆小隆的爸媽，工作是不分假日，主要取決於工程的時間。

當基本家務處理完後，奶奶身穿暗色居家服配拖鞋，掛著金色耳環，到一樓的小弄內與其他老人坐在板凳上圍一圈聊天。由於兩兄弟平常的衣服都由奶奶準備，奶奶的乾淨標準並不高，使得小孩到學期中後衣服偶爾會散發出很久沒洗的臭味。同時，小昆小隆也會形容「我們家有蟲，很多蟑螂。」小孩放學後，便直接到安親班上課。莫約六點半，課程結束了。這時，就看爸媽誰早到家騎機車接小孩。小昆小隆的爸爸，工作後，身上的泥土與汗水完全掩蓋了原先衣服褲子的樣式。回到家中，爸爸出外溜狗，順便問兩兄弟要不要去公園玩。等到奶奶將晚餐準備好，全家便一起用餐。梳洗之後，小孩很常跟著爸爸一起收看鄉土連續劇，這使得兩兄弟的台語非常標準流利。或者，兩兄弟就進入書房，一人一台打線上遊戲。

當工程結束時，幾天的空檔裡，媽媽騎著機車帶小孩上學。媽媽留著短髮，身材微胖，多半穿著暗色系上衣，仔細看可以見到補洞的痕跡，下半身就是運動褲配上拖鞋。冷的時候，媽媽則會批上深咖啡色的外套。帶小孩上學時，經常只有媽媽戴安全帽，兩兄弟就是一前一後抓緊母親。假日的時候，多數時間爸媽仍早早出外上班。社區有園遊會等活動時，奶奶和鄰居們便帶著兩兄弟一起去走走玩玩。當媽媽假日剛好碰上休假時，多數時間便獨自帶著兩兄弟去拜訪親友們。有時候媽媽帶著兩個小孩搭公車到鄰近縣市找大阿姨，媽媽和姊姊在聊天時，小

孩則跟著年長的表哥到網咖打線上遊戲；有時，媽媽則帶他們到住家附近的舅舅家，舅舅總會買新的線上遊戲密集送他們。小阿姨，媽媽的妹妹則是一個月從南部到台北來一次，每次到來總會買腳踏車或帶電腦等東西上來給小孩，同時留宿於小昆小隆家。因而，小孩都非常期待阿姨的到來。事實上，媽媽非常仰賴擁有較高學歷的妹妹作教育或經濟上的協助，並且適時得參與規劃孩童的活動，例如暑假的才藝班或出遊玩。不過，阿姨的角色仍是一旁協助，而非主導。以上這些活動，爸爸甚少參與。

暑假時，小隆跟媽媽說不想上安親班，太累了。媽媽也向我解釋想讓小昆小隆放鬆一下，於是小昆小隆待在家裡的時間，都是由奶奶看顧的。不過，小孩向我透露，兩個人打架，奶奶在一旁罵，但「我們不理她」。這也顯示出，兩個小孩已經不會聽從奶奶的話。在暑假裡，三四天的出遊，仍是媽媽與南部的阿姨一同帶小昆小隆到知名遊樂園玩耍，爸爸也因為工作關係而無法參與。

基本上，奶奶分擔的是家務工作及接送的體力勞動。奶奶的工作內容，實際上取決於母親對奶奶的信任。由於小叔身體不好且不長進，與詐騙集團有掛勾，使得老婆跑了孩子也丟下來給父母照顧。小叔長年失業，經常到小昆小隆家中借住。媽媽形容那是「很難看」的事情，一直避諱讓我與他婆家的人接觸。媽媽認為小叔之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是婆婆寵出來的結果，認定婆婆為不稱職的養育者。媽媽說：

我講一句實在話，我在家，我比較強勢一點。因為我就認為說，我不強勢的話，會整個垮下來。譬如說好像說，他會溺愛這個小孩子（小叔）。因為我婆婆教出來的小孩子，不是很好啦。…他（小叔）女兒從小也就是，兩個夫妻就跑掉了。結果我婆婆那時候還很年輕，有在做饅頭，把她帶大。結果高中畢業，他在網路認識個男的，也跟人家跑了。所以讓我相信說，他教出來的孩子就是不見得會很好。

因而，媽媽在我面前都表示盡量隔離婆婆參與孩童的事情。雖然媽媽對婆婆頗有微詞，也無奈得表示需要她在日常生活上的打理。

過去的文獻裡（利翠珊 2002）指出婆媳之間的紛爭之一便是對下一代的管教。小昆小隆媽媽很坦白得說，婆媳衝突在她們家是很常發生的。小則從打掃廚房的乾淨程度，比較大的問題則是管教孩童時婆婆插手。媽媽說：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我打小孩的時候，小孩子，做錯事情，我打他。他會碎碎念。後來我就跟他講，我就跟他說「我在教小孩，我拜託你不要管，你把你自己的兒子教好就好（台）。」從那次開始，他就不吭聲，他也不敢吭聲了。（20100411小昆小隆媽媽訪談）

不過，當家中兩個女人有所衝突時，作為旁觀者的爸爸並不會去介入，且要母親多讓婆婆一點，因為「他就活那幾年，你不要再跟他計較好不（台）？」小昆小隆的爸爸並不會主動去參與養育工作，而是作為當兩個女人無法接手時的支援者。以下，我將描述單薪家庭貝貝家的情況，之後進一步比較單薪和雙薪家庭裡勞工階級的男性在養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單薪家庭：貝貝的家

貝貝家位於大馬路旁的舊公寓，一進家門便可看到粉紅色的塑膠溜滑梯擺放在客廳。客廳裡，共有兩台電視。其中一台，專門讓孩童打電玩和玩跳舞機。客廳的桌上，擺著一個點心盒，裡面有各式的餅乾供孩童食用。而家裡的冰箱，如同便利超商的冰櫃，買了各種各樣的飲料。因為小孩在走回家的路上，遇到便利商店便會進去裡面，除非買了東西，小孩才願意離開，不然就開始大吵大鬧，讓貝貝媽沒有辦法只得買下小孩想要的東西。

貝貝媽形容自己「耳根子軟」，過去路上碰到的推銷他都會照單全收，同時她自認為自己過胖，則會刷卡買各種減肥產品或者是運動器材。這樣的卡債曾累積到一百多萬，最後讓先生解決了，但目前仍在先生不知情的狀況下，繼續刷卡。

雖然爺爺已經過世，但名下的土地財產因無法平均分配給十二個子女，則一直延宕。目前貝貝家的收入，一部份則來自於爺爺留下的房子出租，另一部份則是爸爸開計程車的錢。

每天早上爸爸會開著計程車送三姊弟上學。由於貝貝是家中最害羞的小孩，同時被老師和醫學認定為患有選擇性不語症。爸爸都會牽著貝貝帶她到教室，然後就快速離去，幾乎沒有與其他老師或家長交談過。送完孩童後，爸爸會回家繼續補眠。孩童中午下課後，貝貝媽早已在校門口等候多時。貝貝媽經常穿著寬鬆深色的上衣，為了遮掩自認為過胖的體型。每每媽媽帶孩童回家的路上，經過超商或速食店，小孩總會吵鬧要進去買東西吃。媽媽總是凹不過小孩，則讓他們任意選購愛吃的糖果餅乾或速食。媽媽每次講到這裡，就會表情懊惱得說「那種東西吃太多，不好喔？」彷彿是種自我譴責的表現。

中午回到家，媽媽便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邊看電視邊打瞌睡。小孩們則開始玩電腦，中古型且無上網裝置的電腦。媽媽表示自己不會用電腦，電腦遊戲的光碟都是舅舅燒給小孩玩的。玩膩了，可能換玩玩具或者是打電動看電視。三個小孩很容易為了搶玩具而吵到大哭，這時，媽媽就拿出衛生紙把弟弟眼睛搗著說「不要哭，哭好醜。」一整天，媽媽便不斷叮嚀小孩趕快把功課寫完。莫約下午兩三點，爸爸起床穿著白襯衫加西裝褲，一聲不響得出門開計程車去。門一關，媽媽就悄悄得向我說「他去上班了。」貝貝媽作為家管，但不斷透露出他也想出去上班，賺錢讓小孩出去上安親班或才藝班。不過，她也解釋說自己學歷太低、年紀太大，工作也找不到。之前她提及要出去工作的想法，也都被爸爸否決。

傍晚，孩童開始肚子餓便去開零食櫃找點心吃，裡面有各種巧克力餅乾或糖果，多是從超商買回家的。媽媽也會從冰箱裡切蛋糕，擺在有可愛卡通圖案的塑膠晚盤裡，讓貝貝與姊姊弟弟享用。這導致每每媽媽準備好晚餐後，小孩總是吃不了多少就飽了。同時，媽媽無奈得向我表示，弟弟從小就不吃青菜水果，貝貝和姊姊也是很挑食，但怎樣勸，也都沒用。媽媽甚至說「我媽比我會帶小孩」，

來合理化自己無法遵照主流論述帶孩童的行為。不過，這也顯示出貝貝媽對自己養育孩童的能力沒有自信。貝貝爸媽在接受訪談時，貝貝爸先開始數落媽媽的管教不夠嚴格，之後便開始說自己如何管教孩童。

爸：我是說他比較辛苦，你在家帶三個小孩，所以你要要有一個遊戲規則，這樣來玩。你就不會那麼累。他就是講不聽，我也沒辦法阿。

媽：心太軟了。

...

[所以，主要爸爸看他們的功課，兩個一起幫他們看？]

爸：看阿，小孩子比較怕我，我講他們就會去…我有時候講不聽的話，看不過去的話，我只喊「一二三」就全部去了。

[這麼乖喔？]

爸：不用罵、不用罵。（20100331貝貝爸媽訪談）

上述的管教過程，在我多次的家訪裡從未發生過。因為爸爸坐計程車司機，多數時間在外面賺錢，每每回到家都晚上十一二點。過長的工時使得貝貝爸很難與小孩有共同相處的時間，因而管教的情況也很少數。

每天晚上七八點後，奶奶從自己的住家走到貝貝家看鄉土連續劇，之後就在貝貝家過夜。爸爸常常開車開到十一二點才回到家，這時候小孩都已經睡著了。由於爸爸的兄弟姊弟均是住在附近，因而時常可以看到大姑到家中串門子。大姑，曾幫忙貝貝媽帶小孩當保母，當時每個月都給兩萬的保母費。住在樓上的大伯則會說，貝貝家的小孩都很幸福，有很多玩具。假日時候，貝貝媽多獨自帶小孩到鄰近公園或遊樂場玩，不過每次玩回來，媽媽總會抱怨遊樂場很貴，「很浪費」。因為三個小孩會在短短的時間裡，就花掉一兩千塊。偶爾媽媽會帶貝貝和姊姊弟弟搭捷運到比較遠的公園或遊樂場玩耍，由於會在重要轉運站換車，回家

後爸爸知道總會念說「你都不怕小孩弄丟。」不過，媽媽解讀這是爸爸也想去玩的藉口。

在這兩個家庭裡，爸爸均扮演著經濟支柱的角色，將養育責任歸屬於母親的責任。然而，勞工階級的家庭面臨很大的經濟困境，使得母親也需要出去工作來維持家中的開銷。但爸爸並不會因而多分擔家務和育兒的工作，多是以接送等支援性方式來協助母親作為主要的養育者。

王舒芸（2003）研究了六個核心中產階級家庭指出，台灣的文化規範、社會化歷程、勞動市場和福利體制四個機制，同時削弱男性參與育兒的機制，因而發展出「選擇性父職」。選擇性父職指涉的是，爸爸分擔的時間和職務上有所選擇。這群中產階級父親有意識得與孩童建立關係，並企圖拉近彼此的距離。因為他們工作時間長，僅多能利用假日時間來陪伴孩童玩樂。同時，這群爸爸會避開瑣碎的孩童照顧，而多參與互動遊戲。這樣不同投入的育兒勞務，與母親有此區隔。不過，在以上兩個勞工階級家庭裡顯示，爸爸們仍承襲過往的傳統男女分工原則，將育兒責任全權將由母親處理。當母親或阿嬤無法兼顧育兒和其他事務的短暫時刻，爸爸則去支援育兒勞務，例如接送。因此，這樣傳統性的男女分工原則下，父親是作為被動支援性角色來協助女性完成育兒工作。

第二節 三方／兩方協力：仰賴娘家的人力資源

從以上小昆小隆家的協力網絡裡，可以發現到母親因為出外工作則非常仰賴父系家庭裡婆婆給予的免費協助，從接送來準備晚餐。即便母親與婆婆有所衝突且長年不合，但婆婆提供這些育兒支援來協助在外上班時間不穩定的母親，這使得婆婆得以持續與小昆小隆家同住。以下，我將從三方／兩方協力來探討小岳和小布兩位媽媽仰賴娘家的人力資源。這兩個家庭因父親的經濟支援不足，使得媽媽需出外工作，這使得父親在家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再加上家庭的協力網絡裡，

仰賴娘家的外婆外公提供長期或短期的支援，這使得父親在家中的權力削減的現象。

一、三方協力：小岳的家

小岳家位於菜市場不遠的巷弄中，外觀老舊的公寓及設備，直到進了家門才發現裡面是重新粉刷裝潢。家中備有兩台電視，一台在客廳使用，一台則在父母的房間裡。原做為餐廳的空間，地上擺滿了各種塑膠袋和雜物。因而，家人都在客廳電視前用餐。原本要做為書房的小房間，裡面放了一台爸爸每天打線上遊戲的電腦，其餘空間掛著未晾乾的衣服和堆疊折好的衣服。因此，搬進去兩年都尚未買其它書桌讓小孩在裡面寫功課。小岳的玩具都收在大型的收納箱裡，放在小孩和外婆共睡的房間角落。

每天早上，小岳外婆叫醒小岳和姊姊起床梳洗。外婆多會作炸小熱狗或煎餃作早餐，有時則直接到附近的早餐店買。之後，外婆便騎機車送小孩到學校。外婆總是穿著一身家居服配上拖鞋，一手拿著小岳的書包，陪小岳走進教室，接著開始和其它家長或老師閒聊。回到家後，小岳的父母親才起床準備上班。小岳的父親每天騎機車到鄰近的縣市去上班，公司作為傳統的電腦零件代工，目前廠房擴展到大陸去。做為課長。媽媽在生完小岳後，發現家中經濟壓力沈重，因而決定出來繼續就業以供家庭開銷。每天媽媽要坐一小時多的公車到鄰近縣市上班，在公家單位裡作基層客服人員。早期媽媽是以派遣員的名義到公家單位上班，雖然目前被歸到了公營事業下的民營單位，不過薪水和福利並沒有變好。做為基層客服人員，媽媽主要的工作則是接聽電話處理疑難雜症。這份工作的好處，便是上下班準時。

當全家人都出門後，外婆開始處理基本的家務，例如買菜、洗衣服打掃家裡。小岳放學後則直接到安親班上課，姊姊則由外婆帶回家。小岳安親班放學時間，在五點半左右，父母親都尚未到家的狀況下，仍由阿嬤負責接送。一到家，外婆

幫小岳洗好澡後，便急忙準備晚餐。晚餐就是基本的三菜一湯，三菜中多是一樣青菜、一樣肉類和一個炸類，裝在瓷盤裡。湯則是直接使用鐵鍋使用，外婆多會蹲在地板上打開電鍋盛飯。小岳媽則私下告訴我，其實按照現在健康概念不應該吃這麼多炸的，可是小岳媽很仰賴自己母親對整個家的照顧，因而也忍著這些意見。

爸爸多半六點半至七點到家，身穿普通的白襯衫和西裝褲。若是早到家，爸爸便馬上進書房打電動或帶小孩到附近便利商店買飲料零食。媽媽都得到七點半到家，多是牛仔褲配上合身的上衣出現。媽媽一邊吃飯看電視時，外婆可能在旁叮嚀小孩說記得讓爸媽看什麼功課或聯絡簿。不過，多數功課檢查和聯絡簿簽名則是爸爸負責。媽媽解釋說，有時候上班講太多話，回到家就會沒聲音，喉嚨需要休息，因此讓爸爸來負責處理孩童的日常瑣事。

事實上，小岳父母結婚之後，發現公婆偏袒小叔且要求小岳父母多拿些錢回家補貼，這使得小岳媽媽和公婆之間一直有金錢上的糾紛。當小岳和姊姊相繼出生後，爸爸一度調到大陸，媽媽懷疑爸爸在對岸有包二奶，不僅跟著到大陸去甚至兩人時常為此爭吵，最後爸爸調回台灣工作。此外，小岳爸媽之間也有金錢上的糾紛。小岳爸把大量的薪水拿去作保險，而買新房的錢均由媽媽來負擔。媽媽很大方得表明「這房子是我買的」，也顯示出她在家中的地位與貢獻。同時，外婆忿忿得向我一再強調根本就不知道小岳爸的薪資多少，因為媽媽也不知道正確的薪資。這些事情都顯示出，小岳媽和外婆對父親沒有足夠經濟能力支援家庭開銷的抱怨。在這樣的前提下，爸爸默默願意承擔較多的養育責任，反而像是對媽媽一種彌補或虧欠的表現。這實際上顯示出，傳統的性別分工原則可能因為父母之間的緊張關係時而有所改變。

平常假日或重要拜拜的日子，外婆會回鄉下去處理。小岳多在家中度過假期，偶爾出去到附近公園散步，或者是到寺廟拜拜。暑假時，外婆口口聲聲說讓小孩休息帶小岳和姊姊回鄉下，主要可以替小岳家省下安親班費用。不過，外婆

便成爲這短暫假期的主要養育者照顧兩個小孩在鄉下的起居生活。外婆會透過在南部的兒子瞭解附近的遊樂園，帶小岳和姊姊出去玩。

不論是小昆小隆媽與婆婆或者是小岳媽和自己親生母親同住，這群媽媽總會和阿嬤有管教上的不合甚至衝突，這展現出的是世代之間養育理念的差別。小岳媽與外婆同爲母女，外婆分擔了許多養育工作，因此當兩人在養育理念到管教上有所差異時，衝突很容易產生。學業學習和管教便是最常衝突的兩個議題。

[那個時候有想過要念私立幼稚園嗎？]

媽：因為我不會覺得說，小孩子那麼小，有必要要逼成這樣？我覺得，現在連國小，我也覺得很，好像也沒有那麼樣的需要。然後我就覺得念公立幼稚園還蠻好的。…

嬤：就帶他們玩阿，帶他們跳舞阿，比一比，安捏阿，那種有什麼。

媽：然後他們老師都是會…

嬤：說那老師多好？好就那幼稚園你要怎樣，只知道安諾兜。

媽：不是，就是說他們還會蠻，就是認真去找一些教材這樣子，認真得去教他們一些，就是不是那麼功課部分的那種。不知道。

嬤：那每一間幼稚園攏有，不是只有那間有，每一間幼稚園攏碼有阿。

媽：不知道。

嬤：只在那裡上一學期。

[可能評價不同。]

媽：每個人要的東西不一樣。

[阿媽感覺那間不好喔（台）]

嬭：沒拉，他說有多好，我說哪有比別人有多好？

從這段對話當中，外婆試圖插入原有的話題，表達不同的想法。同時，外婆的口氣充滿不耐，顯示出對於媽媽的發言非常不認同。然而，最後可以看到媽媽就以每個人要的不同，而不去和外婆進一步爭執誰的理念才是對的。小岳媽以避免衝突的策略來因應這些養育理念不合的情況。

小岳媽目前採取的避免衝突策略，也是與母親長久相處下來所發展出的對策。事實上，外婆仍會向我提起早期她和自己親生女兒因為小岳管教而爭吵的事情。小岳外婆就說：

那他有一次跟他媽媽應啥米，他媽媽給他打了好幾下，之後還拖他到後面[後陽台]，叫他站在那裡。站著就在哭，我就去把他帶過來，[對小岳媽說]「你是要他被蚊子咬死喔？」[對小岳說]「進來，去洗澡。你以後不能這樣子。」他媽媽不知道在說什麼，他給她應。

事實上，小岳媽也私下表示，若為了孩童的事情，兩人僵持不下，最後「就是大人吵了」。即便母女之間仍會為孩童的問題而有所爭執，但小岳媽仍表示外婆對家裡的協助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不論是小昆小隆奶奶或小岳外婆，這些外婆的工作多以體力勞動的家務工作為主，其餘的工作內容則以外婆跟母親之間的關係來取決。由於小昆小隆媽媽認定外婆為不適任的養育工作，即便自己有工作，對於兩兄弟各種安排則仍攬在自己身上。然而，小岳媽對於自己母親的信賴度大於前者，這使得小岳媽甚至願意讓外婆在暑假時能暫時替代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二、兩方協力：小布的家

小布家位於菜市場裡的小巷弄，同樣是老公寓內部裝潢翻新。在二十幾坪的房子裡，小布媽打掃得一塵不染，但仔細看家具都是相當老舊了。雖然有兩個小孩，不過書房裡僅有一張書桌。書桌上擺了一台沒有連線功能的電腦給孩童使

用，小孩僅有的玩具便是擺放在熨斗板上的絨毛娃娃和一小盒大富翁。由於坪數太小，廚房則是經過加蓋才有的空間。家裡的牆壁上，掛了一個刻有耶穌的吊鐘。櫃子上，只看得到基督教等相關書籍。媽媽是結婚後隨著夫家信仰改信基督，到現在反而是媽媽變成虔誠的基督徒。

每天早上小布媽叫醒孩童，早餐多半都是麵類等食物。小布媽一直強調早餐很重要，一定小孩吃完早餐才能上課。吃完後媽媽則騎機車送小孩上學。由於家中安全帽不夠用，所以媽媽和孩童都不會戴安全帽騎車。媽媽多半穿得體面整齊，牛仔褲配上合身的上衣，並且把頭髮匝得很俐落。由於孩童之前一直有逃學的狀況，媽媽就送小布到教室裡，偶爾與家長和老師們閒聊。大約到八點半，媽媽就離開前往距學校不到五分鐘腳程的小工廠。那個工廠就位於住宅區內，外面看上去只是一般的貿易公司。不過，媽媽形容地下室全部都是貨品，他負責搬貨和點貨。每天工作八小時，算基本時薪，沒有勞健保。中午休息一小時，媽媽便趁機買菜回家。小孩放學後直接到安親班完成功課，最後由爸爸或媽媽去接送小孩。回到家時，多半晚上七八點。

爸爸每天五六點就起床買報紙，然後仔細得研究徵人廣告的版面，看哪裡需要臨時工或搬運工，譬如搬雞蛋等各種零時工。爸爸說，因為有卡債的緣故，他只能領現金。爸爸不僅有天生汗腺的問題，也曾在工地裡發生意外摔斷後背骨，這使得他找工作更加困難。近年來，零時工的錢也變少，以前一天可以賺到兩三千，現在變成一千多左右。若在報紙上沒看到適合的工作，小布爸就會去找朋友一起騎機車到處去找工作。晚上回到家後，小布爸就開啓電視躺在沙發上看到半夜。中間，如果媽媽要求爸爸帶小孩出去看醫生，爸爸則會騎機車帶孩童出門。或者，晚上時，媽媽和鄰居一塊帶著孩童到鄰近公園散步聊天。假日時候，媽媽會帶兩個孩童一起上教堂，反而爸爸常說要去找工作等理由而沒有去。

事實上，小布爸在婚前到柬埔寨經商被騙，因而欠下龐大的卡債。當時小布媽約略得知卡債，但認為只要努力工作便可償還。剛開始結婚的幾年，小布爸打

零工每個月最多可以賺到五六萬，可定期繳卡債。但由於零工的工作不穩定，小布爸發現偶爾晚了幾天或一個月沒有繳，卡債就回到原本當初的借款數字，這樣的機制讓他根本一輩子都無法還完卡債。目前小布和哥哥都已經上了小學，小布爸卡債的數字仍繼續累積，加上長年以薪水不穩定的零工維生，卡債已經到無法償還的地步。當 08 年的金融風暴，小布家的經濟陷入困境，小布爸找不到工作，失業有半年之久，先是辦了失業津貼。但這筆津貼最多只能領六個月。目前家中唯一穩定的經濟來源，則是媽媽到工廠領取不含勞健保的時薪。由於媽媽很希望能夠兼差讓小孩補英文，但又身兼家內育兒和家務的主導者，小布媽便在暑假時讓外公申請三個月的短期依親居留。外公來台的期間，因為不熟悉語言則多待在家裡面，協助小布媽料理基本的家務，讓她可以安心工作並準備再兼一份差。

小布的爸媽很常爲了錢和孩童的事情爭吵。由於爸爸無法定時拿錢回家，讓家中經濟陷入困境。在去年，爸爸領了半年的失業津貼。因而，媽媽在今年年初聽身旁有低收入戶的朋友建議之下，辦理了低收入戶。小布媽一直說「其實我真的不想申請什麼補助，希望政府給我一份工作就好。」她不想向政府申請這些，因為自己好手好腳，卻碰上不景氣需要補助，這讓小布媽覺得非常丟臉。這同時也讓她對爸爸的不滿，逐日遽增。

在孩童品行問題上，媽媽認爲爸爸都不作任何協助，讓她更佳氣憤。由於小布爸工作不穩定，待在家的時候仍很少，多數時候都在外找工作。因而，家管和管教孩童到簽聯絡簿都是小布媽在處理。當我和小布爸媽聊到管教孩童時，兩個人便開始激烈爭吵。

媽：吃完晚飯，在那裡，我們是不是都坐在這裡吃？特別是老大。他說，我們一家人坐在這裡吃飯好不好？下次叫爸爸來，這樣才是一家人。…我們在這裡吃飯喔，他（指爸爸）不要。

爸：我怎麼跟他講？

媽：整天拿著那碗飯，自己坐在那裡吃，變成小孩子現在也每天去那裡看電視吃飯，然後就掉得滿地都是。

[那這樣講，你怎麼回？]⁸

爸：不是，所以我為什麼跟他講，等你變好，你聽話，你不要講，我自動會這樣子做。有阿。

媽：這樣子有用嗎？

爸：我都是當場跟他講阿。包括他有時候吃飯什麼，他們兩個有的時候拿衛生紙給我，我連拿、我連看，我都不。我都不會向他拿、我不會看。我說「你不用作，你也不用拿衛生紙給我，你不乖，你從頭到尾你不乖，你拿什麼東西給我，我不會幫你拿。等到你乖，你拿什麼東西，我就會幫你拿。」（20100523小布家訪談）

從這段爭吵當中，小布爸嘗試以「不與孩童同桌吃飯且不予理會」來當作對孩童的懲罰，從冷漠拒絕的行為裡，爸爸嘗試展現出威嚴沈默父親的形象。但小布媽詮釋這樣的行為是父親拒絕投入與孩童交流，同時認定這是父親不良習慣的展現，這使得小布媽進一步認定爸爸沒有負起管教的責任。

兩人很常在孩童面前大吵，也在我面前大聲爭執。多數時候，媽媽大聲數落爸爸的不是，並且吵著要離婚。當小布和哥哥靠上去時，爸爸則會很緊張得要孩童到其他地方去。不過，媽媽則繼續破口大罵，並且強調她就是這樣直來直往的。但這樣確認小布爸認為，自己在孩童心中的父親形象消失。

[你是覺得說，你要在小孩子面前建立一個父親的權威？]

對。不是權威，不是。在媽媽這方面來講，我很喜歡裝那個老大是這樣，我對小孩裝老大的希望。我就是要讓他瞭解，母親有母親的溫柔的一面，

⁸ 這段訪談主要是藍佩嘉老師進行，而我則在另一處與小孩帶活動，藉以隔開。

父親有父親的威嚴存在。我不求什麼，我只求一個威嚴，而且這威嚴來講，是代表什麼？代表以後小孩子再怎樣，你絕對不能跟自己的長輩沒大沒小這種威嚴而已。她永遠都不曉得。…我剛才也講過，已經太晚了。因為從頭到尾，他媽媽，在他們面前，這樣子對我大吼大叫，已經成了定局了。

(20100523小布家訪談)

小布爸一開始希望能夠以傳統威嚴的男性形象來對待小布和哥哥，但小布媽總是在孩童面前大聲斥責爸爸，這使得爸爸無法維持在孩童面前一個傳統威嚴的父親形象。實際上，這樣的衝突進一步呈現爸爸的男子氣概受損。威利思指出，勞工階級的文化裡，男子氣概是個重要的層面。不論男子氣概如何施展在工作場所當中，在家庭裡這群男性會以不做家事等方式來維持自己在家裡高於女性的地位。然而，小布爸因為長期失業，無法維持自己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角色，這使得自己在家中應有的尊嚴與地位受到威脅。小布媽的低薪工作反而成為家中穩定的經濟來源，這讓小布媽對爸爸有所不滿。小布爸仍依循著過往傳統性別分工，以被動支援性角色育兒，讓小布媽無法減輕育兒責任。

小布媽在我面前指責爸爸的不是，小布爸則低頭且頻頻說「讓你看笑話了」，這呈現出台灣與大陸之間在互動層面上的文化差異。大陸人以直接公開的方式去批評他人的習慣，在台灣則顯得具有攻擊性。台灣人則會顧及他人面子，而講話方式相較於前者較為圓滑。這促使小布爸媽的互動模式上，有相當大的出入，則易產生摩擦和以上的衝突。

在後工業社會裡，中產階級婦女具有高學歷和經濟能力，因而選擇搬離夫家且主動向娘家尋求情感和物質上的支援，展現對父系家庭親屬關係的反抗（林津如 2007）。然而，小岳媽和小布媽短期或長期得仰賴母系家庭的理由卻和以上有所差異。這兩位勞工階級母親沒有仰賴父系家庭的原因並非出自於她們希望擁

有自主權的關係。小布媽照顧公婆到他們去世為止，而小岳家則是直到小岳爸認清了只有搬出父母的房子才可以了斷很多金錢和債務糾紛後，因而買了現在的房子。這些都顯示出，兩位母親尚未仰賴父系家庭則是因為公婆過世或父親與原生家庭有所紛爭。她們仍在遵從父系家庭原則的情況下，因故而搬離。這兩個家庭裡，媽媽出外工作的前提均是與父親有金錢衝突，因爸爸無法賺取足夠的錢來支持家中的經濟開銷。父親的經濟能力不足，使得他們作為經濟支柱的形象有所受損。當母親仰賴自身的家庭資源來給予免費的家務與育兒分攤時，反而更加顯示出父親在經濟能力上的無能。當小岳的外婆和小布的外公到各自的家庭給予協助時，這反而增加了母親在家中的地位，且進而削減了父親的權威性。

第三節 單親家庭：奶奶作為替代的母親

以上從雙薪單薪或三方兩方的協作裡，均呈現出台灣勞工階級的雙親家庭的樣態和分工方式。因而，以下我要描述單親家庭的小泰。最後企圖討論即便是單親家庭，傳統的性別分工原則仍未打破。

一、單親家庭：小泰的家

小泰家座落於夜市旁的巷弄裡，家住在公寓頂樓。一進家門，客廳擺放著四十二吋液晶螢幕和新的三頭電風扇。在神桌旁，一個紙箱裡裝著塑膠箭等都是小泰的玩具。在小泰叔叔和爸爸的房間裡，分別都有一台三十吋以上的液晶螢幕。雖然奶奶送給小泰一台筆記型電腦，小泰多使用叔叔房間的電腦，因為後者打線上遊戲速度比較快。小泰和爸爸同住一個房間，裡面的液晶螢幕不只拿來看電視，也會用來打遊戲使用。雖然家裡總有不少新穎的電器，然而實際上家中也存有卡債的隱憂。奶奶在早期就有辦信用卡，很習慣收看電視購物頻道買東西，被小泰媽戲稱為「愛買阿嬤」。由於在 08 年的金融風暴時，奶奶曾放過將近半年的無薪假，這時都得靠刷卡度日。這樣的刷卡習慣，爸爸也都有。因而，家中累積有數量不小的卡債。

小泰的媽媽為泰國人，在泰國時並未完成大學學業，選擇來台灣工作。小泰媽媽第一次來台灣是在南部的家庭工廠作紡織，第二次是在工廠從事作業員的工

作，因而認識了小泰爸爸。小泰媽形容自己是家中最令父母親擔心的小孩，由於愛玩，所以跑到台灣來工作。由於家中經濟不好，媽媽生完小泰一年多後則繼續作作業員，小泰則交由鄰居的阿嬤照顧。在小泰念幼稚園時，小泰爸外遇使得媽媽一氣之下帶著小泰在外流浪，且與奶奶和爸爸斷了聯繫。小泰奶奶則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從電話簿找附近地區的幼稚園打電話詢問小泰是否就讀。在小泰大班時，奶奶找到了小泰並且希望媽媽能夠帶小孩回家。由於小泰媽一人在外租房子養孩童，她讓小泰去上昂貴的幼稚園和安親班，希望小泰的成績不要輸人。不過，這使得媽媽獨自一人的經濟壓力沈重，因而決定在取得台灣身份後離婚，將監護權歸給爸爸，並且交代必須讓小泰繼續上安親班以跟上學業進度。小泰媽取得台灣身份證的原因在於，希望能留在台灣陪小泰長大，小泰媽解釋當小泰成年她就要回泰國。

每天早上，小泰都由爸爸叫醒，不喜歡吃早餐的他，梳洗後就直接出門，由穿著工廠制服的爸爸騎機車送到學校。之後，爸爸便騎半小時的機車到工廠作作業員。中午一小時的休息，爸爸會騎機車到學校接小泰，回到家一起吃中餐。有時吃麥當勞，有時候吃水餃或者是泡麵，一旁配著啤酒抽著煙。之後，爸爸便匆忙騎機車回去上班。小泰便開始打電動，等到奶奶兩點半回到家才開始做功課。奶奶都是身穿著餐廳的制服回家，奶奶在餐廳廚房裡面作備菜備料的工作，叔叔因為沒工作，則仰賴媽媽的關係也到同家餐廳做外場端盤子。奶奶提著預備買好的晚餐，例如大腸麵線、咖哩飯，或炒些菜擺在客廳，讓小泰晚點肚子餓時可以吃。奶奶接著開始打掃中午的剩菜及家裡，莫約四點就會回去上班，這時小泰就一人在家裡看電視或打電動。中間，小泰的媽媽會打電話來問小泰功課做完沒，有沒有吃飽，瞭解孩童的狀況。由於小泰長時間一個人在家，家人叮嚀他聽到電鈴聲不能去應門，還有不能玩火。這使得我第一次去小泰家時，按了三四次電鈴後，才看到小泰怯生生得從鐵門後露出一個縫隙來看是誰。

奶奶、叔叔和爸爸多半都是晚上九點多以後才到家，體力工作讓大家非常疲憊，因而都習慣下班後喝個啤酒休息。若小泰餓了，奶奶可能會作一頓宵夜給小孩吃。小泰在學業上有問題，這時會請教爸爸。但若爸爸太累，便直接叫小泰「快點睡覺」。奶奶和叔叔的工作都是排休，假日需要上班。奶奶固定週四休息，為的是能夠接小泰全天課放學。爸爸的工作，則是一週休一天。但若工廠忙的時候，一整個月都沒有假。休假時，爸爸騎車或開車到鄰近景點帶小泰走走玩玩。

奶奶的重要性在單親家庭看得非常清楚，小泰奶奶則等於兼顧母親的角色打理孩童的生活起居。限於自身的能力，小泰奶奶就如同其他阿嬤一般多是處理最基礎的打掃與煮飯等照顧工作，學業教導或出去玩的工作則由爸爸承擔。奶奶解釋：

[所以現在小泰都是你在照顧比較多，是不是？]

奶奶：大部分啦！他爸爸也是有，晚上他爸爸陪他，幫他看功課，我眼睛看嘸，問我我也不會，我又沒讀什麼冊。（20100602小泰奶奶訪談）

即便奶奶也有一份正職，但在家務分工及照料上，仍是由奶奶作為女性來承擔。這樣的分工方式，實際上延續了育兒與家務勞動為女性化的意涵，而小泰爸爸則以支援的方式來參與育兒工作。

在之前的討論裡顯示，母親某種程度決定了爸爸和奶奶所分擔的養育責任外，事實上，小孩與這三個養育者的關係也會影響著三方協作的養育分工。雖然小泰為單親家庭由爸爸為主要扶養者，事實上，媽媽每天都會打電話給小泰關心他的生活起居。即便現在小泰生病看醫生、剪頭髮等瑣碎事物，還是由媽媽來照顧。以下是小泰媽媽和奶奶在討論小泰拉肚子的事情：

媽：媽，那一天他有那個拉肚子耶，兩天。他打電話給我說媽媽我在拉肚子，我就來中午拿藥給他…有沒有跟阿嬤跟爸爸講嗎？他說沒有。我就趕快拿藥給他，趕著去上班。

奶：他都沒有跟我講。

媽：他說他沒有跟誰講，他有打電話跟我講。…那個時候他已經落兩天了，那個時候，我說他如果一天沒關係，他說「媽媽已經兩天了耶，都沒有跟阿嬤講。」我還買藥來，那天打電話來，他說爸爸還沒回來，（20100823田野筆記）

從以上媽媽、奶奶和小泰的討論裡，小泰身體不舒服僅願意向媽媽透露，這使得孩童生病照顧的工作落到了媽媽的身上，讓養育工作重新分配。雖然目前多數離婚的父母親，多半未擁有監護權的一方則不會與孩童建立長久親密的關係。小泰和媽媽則作為一個特例，仍顯示出孩童的角色仍可能影響且形塑了父母分工的形式。事實上，小泰之所以向媽媽吐露身體的不適，是因為他與媽媽的關係勝過與奶奶或父親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情感傾向仍是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下所產生的。

第四節 小結：傳統性別分工的持續

勞工階級家庭內部的養育網絡，如同林津如指出中產階級母親需仰賴娘家或婆家的人力資源。由於勞工階級的家庭，多數需要兩份收入才得以應付家庭開銷。因而在經濟窘困的情況下，這些父母仰賴家庭資源來給予免費的育兒勞務協助，奶奶和外婆可以處理基本的家務勞動成為最主要的養育協力者。在我的訪談過程中，即便母親抱怨同時作有酬及無酬勞動的辛苦，但卻沒有任何一位母親抱怨孩童的爸爸不願參與育兒或家務勞動。這呈現出，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雖有怨言，但並未去質疑傳統的性別分工原則或先生作為被動支援性育兒角色。

在雙薪和單薪家庭的面向上，小昆小隆家顯示出，即便婆媳關係不合，但限於現實考量，此家庭仍須仰賴奶奶維持孩童生活起居的基本運作。然而，小昆小隆媽媽因為父親的薪水不夠家庭開銷而出外上班，但外出工作並不會減輕媽媽在家中擔任育兒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及工作內容。貝貝媽因為學歷不佳難以找工作的情況下待在家中照料孩童，則不敢要求爸爸負擔更多的養育責任。在這兩個家庭裡，不論母親是否有出外工作，爸爸們在家的育兒角色都是被動支援性的角色，延續了過往傳統性別分工原則。爸爸們僅在媽媽作為主要照顧者時暫時無法接手的情況下，作適度的支援，例如接送。

不論是三方或兩方協力網絡，多是以母親作為主導者來分配養育工作。奶奶或外婆所分擔的養育工作多寡則端看與母親之間的關係。若母親越信賴她們，則奶奶或外婆的養育工作則越多，反之則否。奶奶或外婆多以體力勞動的育兒勞務為主，例如基本的接送和家務打理。由於小岳外婆為媽媽親生的母親，基於一定的信賴感，她甚至在暑假時能充當短暫的養育主要照顧者，帶孩童到鄉下去安排

且照顧小岳和姊姊的起居生活和玩樂活動。基本上，母親與奶奶和外婆將一同把養育工作分擔完成。然而，小布家和小岳家都仰賴了娘家的人力資源。兩家因為父親經濟支援不足，使得媽媽需一併出外賺錢。同時，原有的父系家庭不是已經消失或者與爸爸有所衝突，這使得小布和小岳家均仰賴娘家的人力資源給予協助，且進一步削弱了父親在家的地位。雖然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因經濟窘困需要出外賺錢，然而養育的協力網絡受制於傳統性別分工原則。

小泰作為單親家庭，監護權歸給爸爸。奶奶與爸爸都需要上班，但奶奶仍身兼母職責任，照料小泰的生活起居。即便小泰媽每天與兒子聯繫瞭解狀況，但所提供的協助是有限的。爸爸則支援奶奶無法作的學業指導和帶小泰出遊的工作，因而仍是當養育主要照顧者的女性沒有能力處理時的支援角色。即便在單親家庭當中，傳統性別分工原則仍透過父系家庭的奶奶作為替代性母職而持續。

這群勞工階級的父親傾向以被動支援的方式來協助母親和阿嬤的養育工作。這群男性並沒有固定的養育工作，而是在阿嬤或媽媽因工作或時間上無法照料孩童時，爸爸才會適時出現支援。育兒和家務工作，被這群勞工階級的父親視為女性化的工作。這群勞工階級的父親透過被動支援的角色與育兒工作做出區隔，以維持自己的勞工階級的男子氣概。由於男性的低薪已無法維持過往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形式，這群父親以被動支援的態度來維持一種傳統的男子氣概，維持了家務與育兒工作的女性化。這樣的分工結果，勞工階級的母親不僅須為了經濟而出外工作，同時又得作為家務和育兒的主導者，在階級和性別的雙重結構上位居於弱勢。

第三章 家庭生活與親子互動

這章企圖從休閒活動、學業指導和管教孩童三個面向去勾勒出「以父母為中心尋求省錢省時省事」的養育風格，但所謂的父母實際上是作為母親的代名詞。儘管以下多少有單親父親或從旁協助阿嬤的觀點和養育實作，但這群勞工階級孩童的家庭生活仍是以母親為中心。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傾向尋求省錢的休閒活動地點，並接受孩童的意見以求省事。不論父母們是否期盼孩童未來能透過學業達到顯著的代間流動，他們僅著眼在孩童的基本學習上。當孩童犯錯時，則用肉體懲罰或精神嚇阻教訓孩童，這都是以身體做出直觀立即性的懲罰，以求省時省事。

第一節 自然長大：勞工階級的經濟資本受限

貝貝媽是專職家庭主婦，40 多歲的她在生了貝貝後就開始在家帶小孩。在我和貝貝媽剛開始聊天時，貝貝爸就穿著內衣走到客廳開始發表自己對養育的意見：「我最主要是這樣，不希望說他們一定像人家說，你下課回來，又要去安親班，又要去上課什麼，我不希望給小孩子壓力啦。」類似的說詞也出現在各個家庭當中。小岳媽在受訪時提及培養孩童的 EQ 很重要，我追問那該如何培養，她的回答：

其實現在，你說要怎樣培養或是鍛鍊，我覺得我沒有特別去作耶。但是我會，我頂多可能就是，我只是希望說，**在他們這個年齡，他們不要有一個很痛苦的童年。**（粗體為作者所加）（20100407小岳媽媽訪談稿）

對這些勞工階級的養育者來說，想給孩童一個快樂的童年，指涉養育者做越少的安排讓孩童自然長大。這樣的理念近似於 Lareau (2003)研究美國勞工階級的家庭以「讓孩子自然長大」的策略，讓孩童擁有較長的休閒時間可以發展自己的遊戲，大人和孩童之間則有明顯的區隔，大人多以打罵或命令的形式與孩童互動，而孩童每天都會與親戚的小孩有較多的互動。

所謂讓孩童自然長大的養育理念，事實上是受限於經濟資本不足。在我所研究的五個家庭裡，事實上幾乎都住在和貝貝家類似的老舊公寓。貝貝家座落於馬路旁的二十年老樓房，五層樓沒有電梯。貝貝爸從小就在河岸國小附近長大。務

農的父親去世之後，將祖產分給膝下十二個小孩，貝貝家才能擁有自己的房子。貝貝家目前的經濟收入僅靠父親當計程車司機，另外固定收取樓下店面的租金，但租金仍須和其他兄弟姊妹平分，目前媽媽仍有數十萬的卡債未償還。在我初次與貝貝媽在學校班親會聊天時，我問到小孩是否有補習時，她說：

沒有，現在英文教得很簡單，就是唱唱跳跳，也沒什麼作業。好像到二年級，才會有一些寫單字，是應該要去補習了。但是，我家三個小孩，我又沒有上班，這樣經濟有點重。(20100116田野筆記)

除了受限於經濟資本外，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親會將過去失敗的求學經驗作為選擇此養育理念的理由。在這些家庭裡，父母的平均教育程度為專科，在國中畢業之後選擇技職體系而非選擇一般高中就讀。這實際上也透露了這些父母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過去是一群「比較不會唸書」的小孩，唸書並非是他們成就感的來源，而可能是失敗的經驗。

小泰的爸爸在學生時代，由於愛玩不想念書，在念專科時就告訴奶奶說要出去賺錢。對小泰的爸爸來說，唸書並不是一個愉快可以得到成就感的經驗。因此，當小泰的監護權確定歸給爸爸後，即便無法有人時時在家照顧小泰，爸爸還是讓小泰獨自一人在家。雖然爸爸、奶奶及叔叔都輪流去接送小泰上下學，但多數時候大人都在上班。我問奶奶為何讓小泰獨自在家不送去安親班給人照顧，阿嬤說起了小泰爸爸的想法：

他小時候去讀（安親班），不喜歡讀書阿。他爸爸就覺得很痛苦阿，就不要他兒子這樣子。

〔陳：喔，那他覺得三年級就一定要送去嗎？〕

對，一定要送，現在讓他多玩幾年。(20100609小泰奶奶訪談稿)

然而，小泰媽媽向我表示，當初離婚時便向爸爸提出要讓小泰上安親班，爸爸同意了。但目前小泰沒有上安親班，媽媽說「他爸爸就說要等一下等一下，因為他爸爸可能也沒有什麼錢。」

這群父母強調給予孩童一個自然長大的養育理念，來合理化他們對孩童安排相對鬆散的課後活動。然而，沒有安排孩子上安親班或才藝班的媽媽們，聊到相

關議題時仍不免帶著遲疑的語氣問我：「你們覺得要不要上安親班？」。這顯示出，這群媽媽仍對鬆散的課後安排感到不確定，也擔心此舉是否會對小孩功課造成影響，或者這樣的安排是否被他人（包括研究者）認為未克盡好父母之職。這些疑慮顯示出這些父母在某個程度上，仍然受制於主流養育論述（上安親班或學才藝能增進孩童的學習），但他們不僅欠缺充分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去安排類似中產階級家庭的養育實作，也難有足夠的論述資源來建立自身養育方式的正當性。

在 Lareau 的研究裡，課後安排是呈現中產及勞工階級家庭的差異面向之一。中產階級的父母親會安排且主動參與孩童一系列的課後活動並將這些安排視為學習的延伸。然而，在勞工階級家庭裡，孩童則有較多自由來安排自己的閒暇娛樂，譬如跟親戚年紀相仿的孩童玩。這些活動基本上與大人世界是分離的。多數的台灣研究裡，中產階級家庭的描述是與 Lareau 研究相仿。不過，對勞工階級家庭的孩童課後安排上，卻有所差異。

小泰家座落於夜市旁的巷弄裡，在我第一次拜訪小泰家時，抵達小泰所住的公寓樓下時，發現電鈴壞了。透過小泰對面的住家才得以上樓，他們還解釋對面房子沒有人阿。我按了三次門鈴後，只見小泰怯生生得打開裡面的木門看到我，他才鬆了一口氣打開外面鐵門讓我進入。小泰與爸爸同個房間，裡面三十二吋液晶螢幕正跑著電動，小泰都是等奶奶兩點半回到家才開始做功課。直到九點過後，奶奶、叔叔和爸爸才陸續回到家。晚上小泰就可以跟著爸爸及叔叔一起打電動或玩線上遊戲。平常大人一周工作六天，僅有周日時間爸爸才會帶小泰到郊外或公園走走，或者去吃火鍋、義大利麵等餐廳。

小泰的生活安排，與其他家庭的休閒活動相去不遠。在這些勞工階級的家裡，有線電視是家電的基礎設備。孩童們承襲父母的對電視的稟性，花費大量的時間看電視。若家中電腦有設網絡，打線上遊戲也成為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與孩童另一種休閒。若電腦未裝設網路，孩童偶爾會玩玩具，多數時間則吵著到外面玩。對這些孩童來說，到家外的場所玩樂是少見的。以下，我將勞工階級孩童的休閒活動以家的內外作區隔，並討論這群父母安排的理​​由。最後，以孩童的暑假生活來綜合討論這種休閒安排導致怎樣的結果。

一、家內的安排：休閒活動的代間傳遞

在勞工階級的家庭裡，電視、電腦和玩具為三種影響休閒安排的物質基礎。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喜好看電視打線上遊戲，這樣的稟性傳遞給孩童後，使得孩童同樣花大量時間作類似的休閒安排。不過，當家中沒有網路或電腦時，孩童使用電腦打電動的時間較少，則以電視或玩具替代來消磨時間。

（一）電視保母

從上述小泰的例子顯示，當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無法陪伴孩童時，電視變成孩童重要的保母。電視不僅看顧孩童，同時也傳送各種資訊給孩童。我和孩童互動的過程裡發現，孩童許多不同的資訊都是從電視裡取得。暑假見到小昆小隆時，兩兄弟很高興得向我表示阿姨要帶他們去馬拉灣玩，我問怎樣會想去那裡，小隆就不好意思得笑說「電視上看到的。」事實上，電視保母是擁有各種資訊且不經篩選的。孩童從電視當中，可以接觸到一些平常無法得知的各式各樣的資訊，包含出遊地點。

在目前的主流養育論述裡，批評電視兒童的情況，強調孩童太小看電視或者長時間看電視會不利於小孩各種發展。這導致現在的中產階級父母會開始傾向限制孩童看電視的時間，甚至可能家中並沒有裝有電視。另外，中產階級孩童有許多時間必須在外面的才藝班上課，這也使得中產階級孩童無法如同河岸小學的這群孩童一樣有許多時間可以在家裡看電視。

電視之所以成為保母，是父母的稟性所致。當我第一次到小岳家教英文時，一進門就看到小岳及姊姊在客廳看卡通，姊姊手上拿著筆，桌上則是尚未寫完的作業。外婆在廚房煮晚餐，七點爸爸回到家，我一起看新聞用餐。七點二十，小岳媽媽回來就一屁股就坐在客廳看電視。中間，我和媽媽、外婆聊天的時間裡，電視播放著談話性節目。直到我約九點半離開時，客廳的電視始終開著。

我訪問的五個家庭裡，每個家都裝有線電視。孩童除了看卡通外，也會陪伴家人一起看當紅的八點檔鄉土劇或偶像劇。不少父母是邊看電視邊接受訪問。除非我在訪談前，請孩童關掉電視。不然，訪談中間若孩童關電視，還會被父母斥責。這些例子顯示出父母親喜好看電視的稟性影響了孩童，因而即便父母不在

家，孩童也已習慣得把看電視當作休閒。

從以上可以發現，父母的稟性影響著孩童的休閒活動。若父母一方想改變孩童看電視的習慣時，根本上便是要去改變另一方養育者的稟性，這使得電視成為養育衝突的來源。小布媽因孩童有逃學打架等偏差行為，則認定電視是不良示範的根源，企圖限制小布與哥哥看電視。但小布爸則是下班或沒事時就躺在沙發上沒日沒夜得看電視，這使得小布媽企圖控制孩童看電視的過程裡，引起了家庭衝突。小布媽就向我抱怨說：

我跟他講，我就是說，我看電視喔，我就是說，要配合小孩子。他說，為什麼要配合他們？我看電視，我為什麼要不看？幹你娘，機巴，就開始這樣子罵了阿。我就說為什麼，因為家裡有小孩，我一定有一個正常的家庭，才配有小孩，對不對？

[你們就一台電視嗎？對不對？]

就一台電視，他就整天躺在沙發上睡覺看電視阿，這個沙發就是他的專區阿，躺在那裡看電視阿，這樣態度真的是很不好，小孩子就每個坐在那裡看電視阿，在看電視阿，藏遙控器阿。就是這樣子阿。

(20100523小布家訪談)

在小布家，父母很常爲了電視而有所衝突。小布爸傾向以長時間看電視作爲娛樂，產生對電視的稟性，當小布媽企圖想改變孩童看電視時，則需改變小布爸休閒活動的安排。這樣的例子，更有力得印證父母親擁有看電視的稟性。這樣的稟性傳遞給孩童，影響孩童在家所做的休閒活動安排。

對中產階級的父母來說，挑選孩童適合的電視節目是很重要的，這群父母多半找寓含教育意義的影片藉此可增添孩童的文化資本（陳珊華 2004）。不過，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多順從孩童的選擇。到小岳家作家訪時，小岳和姊姊正在看港片。影片內容裡，女生穿得很清涼且不時有性暗示及打架的畫面出現。小岳爸媽

陸續回家後，則一同吃飯觀賞。最後，因為媽媽想看新聞才轉了頻道，而非父母認為這個電影不適合孩童看。這些勞工階級的父母不對孩童的選擇作干預，實際上是符合自然長大的理念——作越少的安排讓孩童快樂長大。

（二）電腦玩伴

我在班上調查，每個孩童的家中都有至少一台電腦，多數（十分之九）的孩童家裡有裝設網路，其中不包含小布與貝貝家；孩童使用電腦玩線上遊戲的比例，則超過半數；在家有使用過 google earth 的孩童則少於三分之一。這樣的結果基本上和過去研究相符。這些勞工階級家庭都會擁有電腦，但是如何使用電腦則是與中產階級有所差異。

陳珊華指認中產階級父母會限制孩童玩線上遊戲的時間，而孩童會使用電腦搜尋各種學習資料。反觀勞工階級的家庭，這群孩童多使用電腦在玩線上遊戲而非學習使用。當嚴老師上課以 google earth 秀出學校及周邊地圖時，小孩們都非常驚訝得隨著影像的跳動尖叫，並且大聲得指出這是哪裡。從孩童激烈的反應可以猜測出在家裡孩童甚少用電腦做學習或者是資料搜尋。

在我所觀察的家庭裡，有三個家庭的孩童都會用電腦玩線上遊戲。小昆小隆的母親，很早就會用電腦玩線上遊戲，而小孩在幼稚園時，就已經會一同玩線上遊戲。同時，爸爸也會使用電腦打線上麻將。有一次在下課時間，我看到小昆在寫補習班的英文作業，問他為何沒有寫，他說「回家就洗澡吃飯，還要玩電腦阿。」並且每每問他們假日在作什麼，他們總是回答在打線上遊戲。

陳珊華指出勞工階級孩童花長時間打線上遊戲，是因為父母工時長且對電腦知識的掌控能力不足。另外，孩童課後安排的才藝課及閱讀時間非常稀少，使得孩童較易過度使用電腦。我認為陳的研究其實預設了一個中產階級家長的思想——勞工階級家長是有想要去限制孩童玩線上遊戲，因為現實的各種條件無法讓他們落實想法。但根據我的發現，勞工階級的孩童玩線上遊戲實際上是承襲了父母休閒安排的稟性。

其實，家長們也能普遍感受到老師們並不贊同這樣的玩樂方式，小昆小隆的媽媽也對此做出一些表示：

每個老師都是一樣阿。老師不希望小孩子沈迷在電腦上面…可是他們補習班老師說，最好不要玩(台)。可是他要玩，我也沒辦法。不是沒辦法啦，

他都已經有接觸這個東西了，你要把他全部斬斷，沒有辦法。除非就是限制時間，他在玩、上網的時候，我也看得到為原則這樣。(20100411小昆小隆媽訪談稿)

媽媽的說詞點出了一個理想狀況，這理念的實行是需要一個長時間陪伴在孩童旁邊監督的母親。小昆小隆媽媽為零時工，休假時間不定，很多假日都必須上班。基本上，這樣的說詞與陳珊華的研究結果雷同，但我更認為這是勞工階級父母附和現有養育論述以避免被老師譴責的結果。這種說詞的前提是認定打電動對孩童有不好的影響，且父母也不該有這樣的習慣。

我與小昆小隆媽媽接觸時，她對於自己和先生玩線上麻將等遊戲總會避重就輕得略過不談。每每當我和小昆小隆相處時，很常聽到他們分享假日一整天打電動的開心事，且從未聽說父母控制他們玩電動的時間。從安排實作與父母論點之間的矛盾看來，這更加確認了父母的解釋僅是一種複製現有論述的過程，而非是她們真正的安排理念。這也映證在研究勞工階級時，使用訪談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可能無法得到較確實的資料，一方面是這群勞工階級不善言語，另一方面目前的社會論述上少有他們的經驗，因而訪談時他們可能很自然得去複製了現有的社會論述，而無法訴說出自己的經驗。

但是，當家中電腦沒有上網功能時，孩童花在電腦的時間上相對以上少很多。小布和貝貝家各擁有一台沒有連線功能的電腦，雙方父母均表示不會使用電腦。買電腦的原因便是認為孩童需要使用，不過父母會從親友或鄰居那邊拿到遊戲光碟讓小孩玩。小布媽就解釋說那些是些教學光碟，不過仔細看孩童仍會自己去挑選出具有電動性質的光碟使用。父母親因為沒有使用電腦的能力，很難掌控孩童使用電腦。沒有連網功能的電腦，電動仰賴光碟片，變化相對少，因此小孩玩電動的時間並不會如以上小昆小隆每天玩或者是玩一整天的頻率。

這群父母讓電視作為孩童保母，讓電腦做為孩童玩伴，根本來說，是孩童承襲父母休閒安排的稟性。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扛有沈重的經濟壓力，相對於家外的休閒安排，看電視與打線上遊戲是花費稀少的休閒安排。這群勞工階級的孩童習得了相同的稟性，因而電視與電腦成為孩童在家裡最好的休閒活動。

(三) 玩具購買：便宜為先？解決問題？

基本上，電視和電腦為孩童在家的主要休閒娛樂。有些家庭沒有連上網路的

電腦時，孩童則會玩玩具來打發時間。每次我到小布家家訪，故事說完後，小布和哥哥總希望我可以一起和他們玩遊戲。他們拿出一盒大富翁，媽媽解釋說：「家裡玩具很少，這是去買的，這一套裡面就有好多種。」這一盒大富翁裡就含有象棋跳棋，不過小布和哥哥總是挑出裡面的棋子發明自己的遊戲。這些玩具大部分都是在夜市或文具店所購買，價格大約都是幾百元左右。買這些玩具，多是孩童主動要求，由於價格不昂貴，所以在經濟資本允許的範圍下，孩童就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玩具。偉韋媽說：

老爸可能就是以前家境也不是說很好，小朋友要什麼玩具阿。我想可能就是這樣。以致於現在偉韋要什麼，什麼都有…因為他要的那種玩具也不是說超級貴的阿，那種小小的一個玩具。

媽媽曾描述爸爸爲了幫孩童買玩具，晚上騎著機車帶偉韋到附近找扭蛋。在這些家庭裡，多數玩具都由孩童自己選擇，這前提是「便宜」的玩具，多半是幾十到幾百塊之間。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接受孩童所選的玩具，則以經濟資本作爲第一衡量，便宜爲主。

少數的勞工階級家庭，購買孩童想要的玩具則是爲了解決當街孩童哭鬧的問題。貝貝家客廳的角落則塞滿零零總總數不清楚的小玩具，例如便利商店促銷的集點玩具。在書房裡，角落都堆了一盒一盒的洋娃娃。貝貝媽開始解釋：

房間那邊，一盒一盒的阿。就是我給他（姊姊）獎勵阿。我說，可是，他們兩個，他們兩個很賴皮阿。我說他姊姊、他姊姊自然都考一百，每次就是考一百。我就是說，買玩具給他。結果他們兩個就在生氣就在哭阿。他一哭，我就沒輒。我就通通給他們，反正獎勵一個，三個都有買。那也沒什麼用？

從這例子可以看到，雖然只是獎勵姊姊，但媽媽沒有辦法按照自己制訂的規矩行事，而是順從購買孩童們想要的玩具。購買玩具變成貝貝媽快速解決孩童在外哭

鬧的方法，這使得家裡三個孩童屢次使用同樣手法成功得到自己想要的玩具，但其中的隱憂則是貝貝媽的卡債難以解決。

這群勞工階級的孩童在選擇玩具時，父母多半不會作太多干涉，玩具的意義就是玩樂。在我所拜訪的家庭裡，孩童的玩具多是很性別化的。女孩的玩具多半是洋娃娃、絨毛玩具；而男生的玩具則以塑膠玩具，例如塑膠劍、槍、機器人為主。這些玩具都收在客廳或房間的角落，放置在固定的紙箱、紙袋或收納箱裡。這群孩童的玩具以玩樂功能為主，且多是孩童自行發展出玩玩具的遊戲規則。孩童的玩伴則以自己的親兄弟姊妹為主，父母們並不會一起參與孩童玩玩具的活動，而是專注於自己的事情上。勞工階級父母幫孩童購買玩具，即是快速解決了自身的養育責任。陪伴孩童玩玩具並非勞工階級父母認定的養育工作範圍。因而，父母購買的玩具則讓孩童在家自行玩和消磨時間。

二、家外的休閒安排：非必要的玩樂行程

Lareau 的研究指出中產階級家庭採取規劃栽培的策略，這群父母會安排各種活動來培養孩童的能力與興趣，台灣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發現。陳珊華的研究指出中產階級的家庭會安排藝文活動，例如欣賞展覽等，或者是體能方面的活動，讓孩童去鍛鍊體魄。從以上研究可以發現，中產階級的孩童留在家的時間相對少，反而很多活動都是在家外進行。

我所研究的這些家庭裡，渡過多數假期的方式，就是在家裡看電視、打線上遊戲。對於這群家長而言，出遊的意義僅停留在玩樂取向上，因而對他們來說帶孩童出遊是並非必要的事情。公園及平價的遊樂點，例如夜市、園遊會，是這些家庭最常帶孩童去的玩樂場所。家長不會主動搜尋適合孩童出遊的地方，認定那是個可有可無的活動。因而，學校傳單的遊樂消息則成為出遊的重要參考資訊。事實上，這些家長是會想主動得帶孩童去圖書館或者是安排具有教育意義的行程，但多半執行力較弱，且出發點並非是針對孩童學習而是經濟上的考量。

（一）孩童玩樂取向的休閒場所

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帶孩童出去家外遊玩的場所，多以附近的公園為主。小布媽就說：「昨天他們一整天都沒出去，就是晚上帶他們去散散步。我就在附近

走一走，然後帶他們去公園玩一下。」這讓父母們一方面讓孩童有玩樂的空間，一方面跟著鄰居朋友聊天交流。選擇公園的另一個考量，則是不用花費。小泰幾乎每週都可以出去玩，在同班孩童的經驗裡是少數。小泰作為家中獨子，相對父母負擔的玩樂費用較少。其餘家庭平均都育有兩到三個孩童，因而出遊頻率低，且選擇場所也以花費較低的地方為主，例如夜市。這些家庭大約一兩個月會去逛一次夜市。

比較有趣的是，這些家庭不約而同向我表示，一年會去一次外縣市的大型遊樂園玩。小布媽在第一次訪談結束後，到房間裡拿出了數位相機說：「今年初一，我就是說喔，拿他們的紅包錢阿，帶他們去那個哆啦 A 夢樂園玩。」接著，小布媽用相機秀照片給我看。然而，從小布媽的話中，我也可以知道帶孩童去外縣市的遊樂園玩，仍需要一筆開銷，因此等到過年時，孩童領了紅包後，用這筆紅包錢來支付額外的遊玩開銷。經濟資本的許可，作為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帶孩童出遊的第一考量。

不僅是經濟因素，父母親本身可否具有一定的交通能力也會影響到孩童出遊的地點選擇。在我所探訪的家庭裡，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機車代步。孩童去較遠的地方，基本上都以機車代步。新住民家庭裡，小布媽和小泰媽均會騎機車，但活動範圍很有限，且不常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因此，孩童的出遊範圍很容易限縮在家或工作場所附近，以母親熟悉的範圍為主要。此外，機車承載的人數有限。當家中孩童超過兩個以上時，機車就很難作為可用的交通工作。

貝貝爸是計程車司機，但車子是生產工具，上班需要使用。因而當貝貝媽想帶小孩出去時，就得使用大眾交通工具。貝貝媽說：

一個人就去青年公園，常玩的地方他們就不想玩了。他們喜歡去遠一點。

〔遠一點的地方到哪裡？〕

像我上禮拜帶他去自來水博物館，我一個人帶，而且我還搭錯車[捷運]，搭到頂溪去，因為我不太會搭……我就說，公館人好多喔，我來這邊很土喔。

因為我，我上次第一次去時候，我也搭錯。那天去，因為我轉車，我不會

太轉，轉到頂溪去了。應該要在那個什麼站就要下。

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對於如何使用大眾運輸的交通能力並不熟悉，這影響到他們帶孩童出遊的範圍。孩童的遊玩經驗都是以家附近、父母熟悉的範圍為主。因而，父母的交通能力則會影響到孩童出遊的地點選擇。

以上兩個前提許可之下，孩童所提出的出遊地點則會被父母接受。在小昆小隆說要去馬拉灣玩時，小隆很大聲得補充說「是我決定的。」這實際上這群勞工階級父母順從孩童選擇的原因，在於他們不需要花費另外的時間精力去安排和篩選遊樂場所。這樣的順從，符合之前所提及勞工階級父母休閒安排的理念是作越少的安排讓孩童快樂。對安排玩樂的議題上，父母在經濟和交通能力許可的條件下，則會適時得採納孩童的意見。這並不是代表父母嘗試去尊重孩童的意見，反而是父母尋求省事省時的結果。同時，這樣的順從，乍看之下如同目前主流養育論述強調尊重孩童的選擇，讓這群父母得以受到主流養育論述下的保護，而不會被質疑。

這樣順從孩童的決定，也出現在 Lareau 的分析當中。Lareau(2009)比對 Kohn 在心理學的研究指出階級和心理功能的關連性，針對勞工階級的部分，Lareau 發現勞工階級的孩童在休閒活動上有其自主性。這些勞工階級孩童決定玩樂地點，而父母親則會輕易得接受這些決定。Lareau 進一步的解釋，這些勞工階級父母並不是因為出於尊重而接受孩童的決定，只是這樣確保孩童能享受她們的休閒活動安排。但根據參與觀察，我反而更認為這群勞工階級父母順從孩童的決定，則是出於能夠更加省時省事得找到孩童喜愛的地點出遊，不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力氣去作搜尋的動作。

（二）玩樂後的分享話題：金錢與學習

對於這些勞工階級的孩童來說，去遊樂場、夜市、園遊會等地方玩都是一個難得的經驗。每每玩回來之後，其分享總是和錢有關係。

貝貝的姊姊今天就很興奮得說上周去百貨公司，媽媽在一旁就有點懊惱的

樣子說：「應該不要去那個地方喔，很揮霍，就是去那湯姆熊，那很花錢耶。一千塊一下子就沒了。她（貝貝）去跳跳舞機，然後一下就沒了。那一去玩，就玩三個小時，玩到關門。好像不要帶他們去花錢的地方喔？」

（20100519貝貝家田野筆記）

從以上對話可以發現，玩完之後到底花了多少錢，對於貝貝媽來說是一個關注的重點。由於家裡的經濟資本窘困，玩樂之後媽媽對開銷會有所緊張。然而，對於金錢的類似評語不僅是大人會說，甚至連孩童也習得了這套評價方式。在母親節時，地區有慶祝活動的園遊會。奶奶帶小昆小隆去那邊玩，隔天他們看到我就說：「阿嬤和其他阿嬤帶我去，那邊買逼逼槍。好貴，一支要八九十塊。那邊都搶錢。撈魚要四十塊，戳戳樂一個要二十元。搶錢。」這些孩童也被訓練得對金錢的敏銳度很高。從這些例子都可以發現，父母在一個經濟資本不充裕的情況下習慣以金錢的角度來評定這些活動，使得孩童在這過程中，習得了這樣的品味方式。

當然，少部分的家庭仍會重視在玩樂過程當中孩童的學習。小布媽拿紅包帶小布和哥哥去遊樂園玩，媽媽很開心得跟我分享：

你知道嗎，哥哥會懂事阿…他剛開始喔，兩個人一直跑一直玩，我就跟哥哥講「來，我跟你講，你在學什麼叫科學家勒。」你就說愛迪生，你回來跟我講，你就考我。「電燈是誰發明的，媽媽。」我就說「我不知道阿。」「愛迪生」，他就跟我講。我都不知道…我就誇讚他「媽媽不懂，媽媽不知道耶，你還會來教媽咪耶。」…我就是說，我現在帶你來，不是要你在這裡跑，你跑，我帶你去公園就好了。為什麼媽媽要花錢帶你進來，我就會讓你看人家是怎樣來建造發明這個東西的。

小布媽算是一個較為積極於教育活動的母親。由於她本身的文化資本有限，因而她會以表現無知來刺激孩童去學習。小布媽不只希望孩童在遊樂場裡玩，還希望孩童從中學習到一些知識，這樣的期盼是很少見的。不過，小布媽期盼孩童所習得的知識是屬於背誦式，而非是理解一個發明過程。小布媽受限於自身的文化資

本，僅能要求背誦的形式來企圖增進孩童的學習。

（三）上圖書館：省錢好去處

目前的量化研究當中，針對文化資本的部分，多會考量到參與藝文活動的層面。以台灣長期教育追蹤資料庫(TEPS)為例，此資料庫是全國性的長期調查，以問卷形式來了解家庭和學校對學生學習經驗的影響。針對家長文化資本的部分，可能會去詢問圖書館借書、參加美術館、音樂會的頻率。這種的問卷式考察很容易忽略了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們面對同樣藝文活動賦予不同意義的可能性，貝貝家則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多數的中產階級家庭裡，上圖書館是一個培養孩童閱讀的過程，但對這些勞工階級的家庭來說，藝文活動的安排是稀少的。僅有貝貝家會偶爾帶小朋友到書店去，不過孩童多半就是去買文具，並不會真正去看書。我去家訪時，就可以聽到貝貝媽說想帶小朋友去圖書館。接近暑假，我問到如何規劃暑假時間時，貝貝媽就說：「暑假應該帶他們去圖書館，可以吹冷氣，那又不用錢。」不同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希望藉由圖書館來進一步培養孩童的閱讀能力。貝貝媽帶三個小孩去圖書館的理由，只是因為不用花錢就可以吹免費的冷氣。這樣的安排，實際上是出於經濟的考量。

暑假時，我去拜訪貝貝家。貝貝見到我進門就興奮得跑進房間，走回客廳時手上抱了三本書。媽媽就在一旁解釋說，「貝貝吵著要借書，我就讓她辦借書證。」但一問之下，僅有貝貝提出要求辦了借書證，媽媽並沒有要求姊姊和弟弟也辦借書證來借書。這顯示貝貝媽並不把上圖書館這項活動視為是孩童學習的延伸，因而她也不會要求孩童辦理借書證、定期借閱書籍。

辦理借書證讓孩童未來可定期進出圖書館，是個養成閱讀習慣的開始。在貝貝家的例子裡，最有趣的是孩童自己主動提出想辦借書證的想法。我猜測原因是，每每我去作家訪時，總會帶兩三本故事書帶一些小活動。這刺激了貝貝也想去圖書館借書。貝貝媽並未拒絕貝貝的要求，則幫貝貝辦了借書證。在這個活動裡，可以看到孩童本身的意見會被採納。

（四）學校傳單作為家外休閒安排的重要參考

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親在選擇家外的休閒場所時，除了熟悉的住家和工作周遭環境外，其餘就要靠親朋好友、電視及學校的推薦。受限於經濟資本的窘困，

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甚少主動去搜尋出遊點。偶爾想帶孩童出遊時，學校的傳單則成爲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安排家外休閒活動最主要的參考資料。

現在的學校開始會發各種不同的傳單，除了宣傳校內的活動外，校外的地區性政府單位或者是知名遊樂園舉辦活動便會發送相關訊息及折價券到學校裡。這反而成爲這些家庭規劃出遊的重要參考。甚至在我去作家訪時，貝貝媽還會拿出學校的傳單邀請我一同去參加園遊會等活動。我問起小岳媽有帶小孩去哪裡玩，小岳媽回：「那去年有去彰化民俗甚麼博物館的，就是去那邊玩水阿，有水道阿，那是學校有發折價卷，那我和他爸爸就帶他們下去，一天來回。」

從以上可以得知家長帶孩童去跨縣市的遊樂園玩時，學校傳單更是一個重要的資訊來源。除了電視的宣傳之外，其他外縣市的遊樂園資訊多半由學校傳單得以傳遞。有一天小泰很高興得跟我說，爸爸帶他去宜蘭玩。我問他說去哪裡玩，他則說不出來。直到我去家裡幫他檢查功課時，他就拿出學校之前發的頑童傳藝中心本，他解釋說「這就是星期日爸爸帶我去的，那是之前發回來的時候，就放在櫃子上…爸爸看到之後就說六月的時候，在帶你去。」從這裡顯示出，這群勞工階級的家長甚少主動去搜尋相關玩樂資訊，一方面工作忙碌尙無時間，另一方面則是父母沒有能力去作蒐集資料的工作，例如上網查詢出遊地點，因而這群父母主要仰賴學校給予的傳單，從有限的選擇中決定帶孩童出去玩樂的地方。

三、暑假安排：學習的停滯

Lareau(1989)在《家庭優勢》裡指出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因工作型態的不同導致差異的教育概念。中產階級的父母希望爭取事業成就，他們會將工作帶回家作，工時更長且更有彈性，這使得中產階級的父母將孩童的學習視爲二十四小時的生活經驗。然而，對勞工階級的父母來說，其工作多受人監控且需在工作場所完成。因而，他們把家和工作視爲分離，這導致了勞工階級的父母將家庭和學校的關係視爲同樣分離的狀態。當離開學校之後，對於勞工階級的家長來說，就是學習完成了。因而，在課後安排或者是寒暑假的安排上，這群父母均是以讓孩童玩樂休息的態度來規劃。

在我拜訪的家庭裡，到了暑假只剩下小布家仍讓孩童去上安親班。其他的孩童，就是待在家裡面玩。我詢問小軒爸爸，作為單親爸爸為何這樣安排，他說：

他是說他們要自己的空間，每天一直補習一直補習，很煩耶。我也要我的時間阿，爸爸都不給我時間，人家同學都可以去玩，為什麼我都不能去玩，我每天一直讀一直讀，讀到我頭都在痛。

暑假的安排，多數家長反而會詢問孩童的意見。孩童說不想去安親班，則就待在家裡玩。對這些勞工階級的父母來說，安親班必要之處是在學期中顧好孩童的學業與成績，但在寒暑假做為學校明訂的假期裡，父母則認為依照學校的安排讓孩童休息，因此安親班的存在就並非必要。到了暑假後，小昆小隆是唯一有去上學校才藝班。一週的安排便是三天英文課，兩天吉他課。每天上課的時間，約一至兩小時左右。事實上，這是阿姨的安排，因為阿姨不希望兩個兄弟暑假每天在家打電動。但就如同以上所述，才藝只是另一種玩樂的方式。

不過，其他孩童未上安親班的原因，則與小昆小隆家不同。小岳家則是因為經濟資本的關係，小岳外婆說：「暑假不上安親班，我會帶他們回鄉下。…姊姊之後也要上安親班，那樣負擔會變得很重，一個月兩個就要六七千塊了(20100531田野筆記)」雖然外婆口頭上也會說要讓小岳休息，不過更大的理由是出自於經濟的考量。外婆把小岳帶回鄉下是因為不希望小岳整天在家裡打線上遊戲。帶回鄉下後，外婆會隻身帶小岳和姊姊到鄰近縣市的遊樂園玩，這些地點也都是阿嬤從電視上或兒子告訴她的。

事實上，暑假的安排就如同平日課後安排的延長。當我問小昆暑假都在幹嘛，小昆就開始敘述「早上九點多起床，就開始打電動。下午就走路去上英文班，下課後爸爸來接，回家吹冷氣看電視。」從暑假安排裡，可以看出除了單親爸爸外，其餘家庭都是媽媽或阿嬤來安排孩童的活動。這些例子可以佐證了 Lareau 指出勞工階級的養育理念會將家與學校的學習做出分離。這群勞工階級母親一方面受限於經濟資本外，另一方面則是認為學校休假也認可了孩童需要休息的想

法。不過這樣理念的實行，則需要有他人看顧孩童，這時家庭網絡的支援就更加重要。

當勞工階級的父母安排孩童較為鬆散的課後活動時，他們處處受限於經濟資本，而傾向選擇便宜且玩樂取向強的安排。父母與孩童在下班和放學後，花大量時間在家裡打電動看電視作最節省的娛樂。從才藝班到出遊地點，父母都仰賴學校傳單給予的有限選擇。在這有限的選擇裡，孩童則可以自由選擇想玩的地點。然而這種安排所帶來的後果，是這群孩童在目前台灣強調多元學習的教育環境上，維持了劣勢的位置。孩童們沒有習得額外的才藝，同時在離開學校後，也尚未培養學習的興趣，這使得孩童很難在目前強調多元學習的環境下取得良好的競爭優勢。

第二節 基本學習：勞工階級的文化資本短缺

雖然勞工階級的家長對孩童的課後安排採取鬆散安排並強調玩樂性質，但這並不代表這群家長們不重視孩童的學習，只是他們高度集中以學校成績為重心。在我所遇到的家庭裡，許多媽媽在表現上或言語間都不時透露出對小孩成績的重視。

(晨光時間結束)上課鐘聲響了，老師還沒有進來。小昆小隆媽媽仍舊坐在老師的電腦位置上，開始跟小朋友聊天。他就先問班長說：「上學期你是第一名喔？那第二名是誰、第三名是誰，第四名是誰。」然後他就轉頭跟我說，「你看都是念佳佳的(安親班)。之前上學期，我那兩個功課退步，小的退到二十幾，都快倒數了。然後大的功課比較好的，也退到十幾名。那我就想說不行，就給他轉到佳佳去。期末考出來，大的就有第六名，小的也有十幾名，成績變得不錯。」

從以上的田野筆記可以看到，小昆小隆媽媽不僅重視孩童的學業成績，也想確定目前所送的安親班品質可以幫助孩童維持一定水準的成績。美國或加拿大的研究發現，勞工階級母親對面孩童未來的經濟競爭，比中產階級更強調孩童的學業成績 (Hays 1996)，然而，僅有中產階級的母親會給予孩童學業上的指導，勞

工階級的母親則沒有能力去作同樣的事情 (Lareau 2003; Griffith & Smith 2005)。這種對學業成績的重視，也體現在台灣的勞工階級母親身上。

我所觀察到的勞工階級的家長，其重視成績的理念，並非要求孩子出類拔萃、名次領先，而是要求孩童的成績符合最低標準，不要墊底或不及格。在期中期末成績公佈之前，家長們可能會緊張先打電話給老師詢問成績，不過他們對孩童的要求則是基本的水準，而非特定的目標。偉韋媽就告訴我說：「我怕他在班上，我不想讓偉韋在班上是最後的那一個，你知無？所以我都很緊張。」孩童多是因成績低到全班倒數時，才會受到嚴厲的肉體懲罰。

這些勞工階級的父母以功課為學習重心，但只以基本標準來要求的作法。每每在河岸國小與本國籍勞工階級的家長聊到孩童的未來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論述已然消失。這些勞工階級的家長過去就是在那樣的期待下長大，最後他們並未如上一代所願取得好的文憑產生階級流動，但部分家長發現「做工」也能維持在社會上的基本生存，因而不再對孩童抱持同樣的期待。小昆小隆媽媽這樣說：

你想讀，我就一定供你讀到，你想讀多高，我就那個。你若真的不讀，我也不勉強你。可是你基本的國民義務，你要讀完。你若讀完以後，你真的不想讀，我也不勉強你。可是，我真的希望你有個一技之長。…我是覺得說，以他們興趣啦。如果真的不行的話，自己的家族是做這種的，進來這邊參與也不錯阿。…電腦工程師，也沒有很好，電腦工程師，「做工也有阿（台）」。

在訪談中，部分的勞工階級父母會表示並沒有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夠透過唸書求學，來達到顯著的代間階級流動。然而，這樣的說詞總是含糊且不一致的。不過，相較於過往父母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來說，台灣本國籍父母已經少有露出那樣的期待。因而，這些父母對孩童的學習期待，主要是完成學校框架內的基本學業。

過去探討家長參與學校的文獻裡，學業學習的協助常是研究的重點之一 (Lareau 2003; Griffith & Smith 2005; 陳珊華 2004)。周新富指出當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越高時，父母本身擁有相對豐富的學識得以指導孩童的功課。當河岸小學

的父母們本身具有相對低的學業成就時，他們尋求快速解答來協助孩童的功課。另外，當中產階級父母汲汲營營想培養孩童的才藝能力時，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因經濟資本不足而無法提供同樣的才藝課程。同時，部分父母們也不將這些才藝課程視為學習的延伸，而是另一種孩童休息玩樂的管道，順從孩童的選擇得以快速完成孩童的生活安排。

一、教功課：基本學習與快速解答

之前我討論到這些勞工階級的父母因為經濟資本的窘困或過往不愉快的唸書經驗，讓孩童有較為鬆散的課後休閒。當孩童尚未去安親班時，協助作業的完成並成為父母的責任。Lareau 的研究裡呈現出中產階級母親如何指導孩童的過程。其中一名母親在指導女兒 Melanie 寫數學習題時，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陪女兒演算，並且拿出硬幣來引導女兒，讓女兒自己算出最後的結果。中產階級家庭以引導式的方法教育孩童，不僅是一個耗費時間的過程，同時父母親必須完全清楚整個演算過程才得以指導孩童。因而，這樣的教學方式的前提是教導者需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不過，在我所接觸的家庭裡，教功課的方式卻完全不同於 Melanie 的母親。

在貝貝家，教功課是由母親負責。每每到貝貝家訪談，貝貝媽都坐在客廳裡邊看電視邊和我聊天。中間有時遇到孩童在寫功課時，三個小孩就會輪流跑出來找媽媽尋求解答。

媽媽就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和我聊天，三個小孩就在書房，弟弟和姊姊進進出出。姊姊先拿了國語習作來，成語填空他不會問媽媽，媽媽邊念邊說：「敦品 學，我不知道耶。」媽媽說了兩次。之後又有幾個成語是不會，媽媽就對姊姊說「那你去拿貝貝的成語字典來。」姊姊就進去書房拿字典出來，然後交給媽媽，媽媽就在旁邊很仔細得查，姊姊就在一旁和弟弟玩。最後媽媽無法從字典裡找到答案，媽媽就說「那你就空著，去學校看同學的。」中間弟弟會不時跑出來問說造詞怎樣造，譬如他就跑出來對媽媽說「正」，媽媽就說「方正，正當，正常。」接著，弟弟就說「什麼是正當？怎麼寫？」媽媽就拿起旁邊的便條紙寫在上面，弟弟就拿起來放在本子旁邊，依樣畫葫蘆得寫。

媽媽並不會要求姊姊或弟弟去使用字典，反而是自己很認真得查了字典找到答案給孩童。快速解答後，媽媽並不會對孩童解釋成語或字彙背後的意思。這種幫孩童快速解答的教學方針，是母親應付孩童課業的結果，而非將指導功課變成是一個教育孩童學習的過程。

在我第一次家訪時，貝貝爸媽就承認現在孩童的功課他們已經很難去教導，跟他們過往所學相差甚遠。但這並不代表貝貝爸媽沒有能力去學習這些知識，只是他們選擇沒有去增進這些知識來教導孩童。Melanie的母親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得以成功得將指導功課變成一個引導式教學的過程；貝貝媽則持有相對少的文化資本，因而她採以快速解答來應付孩童們的課業問題，並未如Melanie母親以引導式教學來確定孩童的學習。

二、才藝班：投資或休閒？

不論是 Lareau 或陳珊華的研究，中產階級的孩童在課後總會被安排許多才藝。陳的研究裡，以教育者的角度來看，才藝是一個「學習準備和課堂學習」的步驟，同時也是離開學校後累積文化資本的關鍵時刻。台灣中產階級的父母認為，讓孩童補才藝不是為了特定的目的而是希望陶冶孩童的性情。不過在台灣的教育環境裡，音樂才藝則有利於國小之後的分班。陳珊華解釋中產階級父母使用經濟資本來安排才藝課程來增進孩童的文化資本，之後這個文化資本則可以轉成有利於孩童的教育安排。然而，我發現勞工階級的父母對補才藝有不同的理解及安排。

在河岸國小裡，我所接觸的二年一班，除了少數幾個家境比較好的孩童可以去上鋼琴等才藝，其餘的家長支付安親班費用後就無剩餘的經濟資本供孩童上才藝課。不過，經濟資本是讓孩童無法上才藝的原因之一，即便有些家庭能夠負擔這些費用，不過家長們會認為將金錢投資在補才藝上的回收成本過低，浪費錢的風險較大。貝貝爸對於我問起未來會希望小孩作什麼行業時，貝貝爸就說：

因為有的家庭比較，稍微有得過得去的話，他們就是說，我就是讓他們有個才藝去學阿。看他們比較有興趣哪一個，你就讓他去朝那個方向阿。那我沒辦法這樣阿，因為你，他一學就是，你繳學費他不學，這錢就沒了阿。

在貝貝爸的看法裡，將金錢投資在孩童才藝上是很難得到好的報酬。另外，家中

有三個孩童，經濟上也不允許孩童去上才藝班。

在我研究的五個家庭裡，唯一讓孩童去上才藝班的是小昆小隆家。小昆小隆平時跟爸爸媽媽與奶奶住，偶爾叔叔會過來一起住之外，阿姨（媽媽的親妹妹）幾乎每個月都會上台北來看這對兄弟。雖然阿姨已婚，帶著丈夫前妻所生的小孩，但阿姨視這對兄弟為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般。阿姨在台灣拿到大學學歷，並且曾到國外短暫學習過，之後與從事建築的先生結婚。相對於媽媽，阿姨擁有較高的文化及經濟資本。因而，阿姨對於小昆小隆的照顧，不僅是情感上的關心，更是以經濟資本來支持這對兄弟去學游泳等才藝。

小昆小隆學期初收到了學校所發的各種才藝班單子，小隆想學街舞，媽媽拿不定主意則到學校來請教老師。

媽媽就問：「那小隆回來說，他要上街舞。我說，那要到街上跳舞喔，我不反對阿。老師，那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阿？」

老師就說：「他運動量大，那就讓他去運動阿，而且有老師。」

媽媽回：「那有老師喔？」

老師說：「那小昆沒有要上喔，他說他要做宅男。」

媽媽回：「沒有畫畫課喔？小昆說他想上畫畫課。」

老師說：「有阿。」然後去後面拿單子給媽媽，媽媽就開始看。

（20100301田野筆記）

經濟資本許可的前提下，勞工階級的父母會適時得接納孩童提出上才藝的要求。不過，從以上的例子可以顯示出，這群勞工階級仰賴學校所發的傳單一不論是學校額外開的才藝班或者外面相關機構透過學校宣傳一來作選擇。相較於勞工階級，中產階級的父母傾向自行搜尋各種才藝班而非僅仰賴學校的資訊來源。從學校傳單所給予有限的選擇，勞工階級的孩童從中挑選自己喜愛的課程。而小昆小隆母親擁有短缺的知識去判斷這些課程的好壞，因而到學校請教老師。得到老師的支持後，孩童就可依照自己的想法去上才藝課。小昆小隆媽媽順從孩童的選擇，並非是出於尊重孩童的選擇，而是訴諸省事的管道來完成這項養育工作。

從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指導上顯示出，他們對孩童的要求是完成學校的基本學習。同時，因為父母本身有限的文化資本，讓他們很難去確認孩童的學習吸收。因而，更多勞工階級父母自身文化資本不足和時間不協調的情況下，則需求助於外的機構—安親班。這部分會在第四章有更深入的探討及分析。補才藝則在這群勞工階級父母的理解上，並非是種學習的延伸，而是另一種課後的休閒安排。即便某些勞工階級父母將補才藝視為學習的延伸，但仍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讓孩童去學習各種才藝。

第三節 「修理」孩童：勞工階級的權威管教慣習

管教時常成爲一個養育孩童的重點。當我家訪以及參與學校時，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很常使用肉體懲罰與精神嚇阻來管教孩童。現在的主流養育論述偏向人本教育，強調以說理等方式來取代過往的體罰。然而，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則是承襲過往權威管教的文化腳本，這些打罵和恐嚇作爲修理孩童的手段是透過父母的身體施展出的權威管教慣習。這樣顯示出，勞工階級父母仍企圖訴諸於省時省事的養育風格來管教孩童。

一、管教腳本：延續權威管教的文化腳本

當我的研究階段準備開始進入家訪時，嚴老師總是很熱心得幫我詢問適合的家長。我非常容易得到以下的答案：

嚴老師又跟小昆小隆媽媽說了一次，「她們想要去你家看你和小孩的互動阿。」媽媽就說：「有什麼好看，就是打阿。(台語)」

不少的家長都有類似的回覆，他們不避諱在家裡打孩子的事實，但是又有點害怕被我看到。因爲現有論述越來越多反對體罰，使得家長對孩童施行肉體懲罰變成一個敏感的議題。事實上，在河岸國小，家長在閒聊之餘都很常提到打小孩的事情。對這些家長來說，肉體懲罰是一個很常見的管教方式。同時，嚴老師也不會阻止這樣的管教方法。當孩童作錯事時，嚴老師就會請家長回去「修理修理」。

這群家長運用肉體懲罰來管教孩童，是因爲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承襲過去成長經驗，作爲養育下一代的文化腳本，也就是說，以上一輩父母的權威管教來

處罰自己的小孩。小布與哥哥在學校的成績名列前茅，但是，兄弟曾因一起逃學蹺課和破壞教室而成爲有名的「壞孩子」。老師和媽媽都很頭痛兄弟的偏差行爲，而且媽媽認爲跟爸爸沒有在旁一起教訓孩童有關。爸爸告訴我說：

但是我管，我會等他們四年級以後，我有跟他們講過，當時我四年級變好，你也要跟我一樣，你一定要在小學四年級，你要慢慢給我變好。你沒有變好，不好意思，**我一定會按照你爺爺當時怎麼對我，我按照這種方法來對你。**（粗體為作者所加）

從這段話可以發現，這些家長在教養孩童時，基本上承襲了過去父母的養育方式，也就是延續權威管教。華人文化的傳統思想裡，「不打不成器」是早期管教孩童的方式。然而，當今的教育專家與主流論述所提倡的人本養育觀念卻截然不同。有關孩童養育的支配性論述，強調與孩童論理、溝通，也透過法律的介入，來禁止或抑制過去對孩童的肉體懲罰的管教方式。

曾凡慈（2010）訪問的中產階級父母對於上一代的教養方式多持不滿的態度，藉由反省過去成長經驗的親子關係，進而形成現今對待子女的反身性親職實踐。在台灣過去的養育經驗裡，這樣的打罵是常見的。然而，在這樣環境長大的中產階級父母，他們更會有意識得去控制這類行的懲罰行爲，且更期待以一種理性溝通的方式來解決孩童的問題。但我的研究過程裡，甚少聽到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批評上一代的教養方式。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如同小布爸一般，直接表明承襲了上一代的教養方式的家長爲多數。對於時間與知識短缺的勞工階級父母來說，肉體懲罰和精神嚇阻都是以身體做出直觀且立即性懲罰的權威管教慣習的展現。

二、肉體懲罰

不論台灣或美國的研究，均顯示出勞工階級的父母以肉體懲罰爲主要的管教方式。陳珊華嘗試解釋這樣的管教方式，是因爲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半意識得沿襲了過去所受到的管教經驗。小布媽在第一次接受訪談就很坦承得說她會打小孩，並加以補充說明「我不敢用那個藤條阿…打到骨頭，骨頭會受傷。後來我就說，我拿了我的皮帶，皮帶軟的，一樣的。打了不會傷到骨頭，只會傷到肌肉而以，屁股跟手心這樣子還好。」小布媽強調是打孩子是在不讓孩童受傷的說詞，

與目前的研究是相似的。曾凡慈發現目前新世代的家長在談到動手打孩子時，仍會主動解釋肉體懲罰的程度和方式都在「理性控制」的範圍內。因而，曾認為現在的父母更重視以溝通為主要的管教手段。

不過當我到小布家訪幾次後，卻發現情況並非小布媽說的如此。有一次到小布家帶活動時，中間休息小布兄弟和鄰居妹妹在房間玩塑膠劍，由於媽媽規定不能在房間裡玩，她先嘗試叫小孩離開房間，但小孩們卻躲在房間，小布媽當下非常生氣衝進房間揪出小孩並且手持玩具劍。媽媽先一連串得大罵哥哥為何不遵守規定，哥哥嘻皮笑臉得道歉。見到哥哥不正經的態度，小布媽更激動得大聲斥責，同時拿著玩具劍指著哥哥的臉，兩者的距離非常近。哥哥的表情從一開始的嬉鬧，變為震驚，之後便低頭試圖表現出服從的樣子。最後在一陣大罵聲中，小布媽就在我與其他孩童面前用玩具劍在哥哥身上一陣揮打。從這個事件可以發現，父母對孩童施以肉體懲罰是一種立即性情緒和身體的反應。同時，這樣的肉體懲罰，並非如同小布媽所說受到理性控制，而是種身體做出直觀和快速的權威管教慣習的展現。

孩童多數的時候會因為品行問題受到處罰，第二種理由則和在學校的表現有關。在河岸小學裡，我很常看到孩童被老師寫聯絡簿在學校表現不佳時，這便代表這個孩童回家後多少會受到一些懲罰。一日，小昆小隆的媽媽送小孩上學校。她就指著小昆跟我說「他第一次被安親班寫說上課愛講話，我就打他。之後，我就跟老師說，他再講，就盡量寫，我就打他皮溜溜（台）」最常見被寫聯絡簿的問題，就是上課愛講話。其實每每到小岳家，外婆或者是媽媽都會詢問我小岳上課是不是很愛講話，她們很擔憂。外婆就說：

那天我打他就是…洗澡，叫他趕快洗…看他在那邊洗水，肥皂拿著，肥皂拿著，這樣（模仿小岳拿肥皂搞笑的動作）。我說你在幹什麼？他就安捏，喔，氣到了，打他阿。我說「你今天在學校，你怎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要老師警告你幾次？我要看你怎麼皮？我不信我打你你不痛。」今天痛

一下，明天也不痛了。都是這樣阿，氣得要死。說實在，他愛講話，我真得很氣。因為你愛講話，你根本老師在上課都不專心，那叫做不專心啦。

父母之所以懲罰孩童，一方面是由老師親自寫聯絡簿告知代表事態嚴重，另一方面是父母認為這是不專心的表現。從外婆的描述中可以發現到，這群家長都渴望孩童作為安靜受教的小孩，不遵守規定或上課太愛講話都是不容接受的。以上的例子裡，肉體懲罰多是家長發現孩童犯錯後，一時情緒上來對孩童作的立即性處置。因而，這種透過身體做出直觀的肉體懲罰是作為一種權威管教慣習的展現。

三、精神嚇阻

精神嚇阻指的是，家長管教孩童所使用有警告意味的肢體語言、口頭評價甚至是一些警惕效果的行動。然而，這些都不會直接觸及到孩童的肉體，主要的意義都是在於告誡孩童不可犯錯或指責孩童的不是。小布和哥哥因為在學校時常逃學或搗亂，這使得父母親經常有所爭執。小布媽認為父親都沒有在管教孩童，導致小布和哥哥行為有所偏差。而小布爸則向我娓娓道來這些年他用盡了各種管教方法都無法讓孩童有所改變。

我也曾經做過一件事情，當時我想法是，真的想讓他們改，讓他們改，我方法，我都有用過。我曾經還用過一種方法，這個方法喔，你聽聽就好。當時我就當著他們小孩子面前，我真的當場打，也有打我老婆的嘴巴。

[怎麼打他？]

不是，你聽我講，我打我是很小力，不是很大力。因為我手力我自己有辦法控制，你感覺是很小力，我就是讓他們瞭解。你們不乖，相對你媽媽，相對是不是你媽媽的錯？我就是有一種觀念，要讓他們瞭解。就是你媽媽教你們，不會教你們兩個，才會讓你越變越壞。**你們以後不乖，我就刻意要嚇他們。**以後你不乖，我就對你媽媽兇還是怎樣…剛開始那件事情他們兩個真的嚇哭了。「不會不會，不敢。」但是，到沒有多久，也是這樣。所以這一步就不用了。

小布爸想打媽媽給孩童看的原因有二，第一，由於小布爸長期工作不穩定，

收入不足的情況時常引起夫妻之間的爭吵，小布媽常在孩童面前大聲斥責爸爸，這使得爸爸覺得自己在孩童心中的形象沒有了父親的威嚴。其二，他希望藉由這樣的舉動嚇孩童，以改善他們的偏差行為。總之，小布爸透過以上方式，來展演他作為父親的威嚴，同時又可實踐「嚇孩童」的管教理念。以下我將關注這群勞工階級的家長如何用言語威嚇和伸手指警告來嚇阻孩童。

（一）言語威嚇

我在田野裡觀察到，許多的管教方式都是透過對小孩的精神嚇阻。由於小岳外婆不滿孫子上課愛講話，總是告訴即將升上三年級的小岳說「你到三年級，就會換一個很兇很壞的老師來教你。」這樣的言語威嚇，並非如同肉體懲罰讓孩童得到實質上的疼痛感，而是希望給予孩童心理上的壓力矯正孩童們的行為。

小泰媽就說「他（小泰）很怕刀，如果他過來看到我在煮東西，他就會默默回去。然後就說好像是因為有一次，我在煮飯在廚房弄東西，他在那邊吵，我就跟他說『你不乖，我就殺了你』。」媽媽講得自己都笑出來，然後我就追問說「那時候拿著刀喔？」媽媽就說「對阿，可能是因為這樣他怕刀。」

小泰媽說的經驗，事實上是一個以精神嚇阻作為管教的成功案例。小泰因為喜歡在媽媽做菜時打擾她，因而媽媽以拿刀來威脅小泰。其實這群父母都非常疼愛孩童，並不會想做出傷害孩童的事情。如果有人貿然聽到這樣的案例，會擔心父母的作法是否對孩童的安全造成影響，但事實上，這樣的恐嚇僅是這群父母在當下的直觀反應，精神嚇阻提供了最直接也最快速的一種管教方式。

（二）攻擊性的肢體語言：伸手指

事實上，精神嚇阻，如同肉體懲罰，為一種身體做出直觀且立即性懲罰的權威管教慣習。以上的例子是父母以語言作為精神嚇阻的方式，而當我與這群勞工階級父母熟識越久之後，漸漸發現到父母指責孩童不是時，這些父母總會很習慣得伸出手指頭指著孩童、甚至用手指敲打他們。有陣子小岳因為腳感染黴菌而每天穿涼鞋上課，一日老師口頭宣佈隔天全班要穿運動鞋上課。隔日早晨，我看到小岳遵照規定而稱讚他。外婆在一旁很狐疑，並且解釋今天是因為剛好下雨才叫小岳換鞋穿。小岳外婆聽完我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便很不高興得走向小岳，彎下腰，伸出右手手指頭邊指邊罵「你怎麼都不說…我看你，越看越討厭。」同時

手指距離小岳得頭很近，幾乎是快要打在小岳頭上。

這種伸出手指教訓孩童的動作，配合著上（父母高）對下（孩童矮）的身體距離，帶有警告甚至是責備的意思。小岳外婆以彎腰來縮短與小岳的身體距離，則是進一步加強警告和威脅的意味。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很常使用伸手指的肢體動作和身體距離，配合口中言語上的責備，來加強給孩童的精神壓力企圖達到矯正效果。對於勞工階級的父母來說，精神嚇阻同樣是一種透過身體做出直觀且立即性懲罰的權威管教慣習。

從前述的例子可以發現，這群父母在教訓孩童時是不分場合的。即便是在班上，眾目睽睽之下，父母還是會因孩童作錯事而進行懲罰。之前小布媽的例子顯示，媽媽並不會因為我的在場，保留孩童的面子而延緩懲罰的時機。事實上，以上類似的修理情況，我也很常在學校看到。一日早上，老師留下了作業給孩童後就去開會。小布一到教室就開始寫作業，媽媽沒跟我講幾句話就走上前，啪一聲打小布的背說：「考試不要看別人的。」旁邊的小朋友聽到聲音都抬起頭來。媽媽開始發現小布寫字的姿勢不正確，就開始打屁股、打背說「屁股過去」、「姿勢不好」。最後小布媽看不下去，就直接抓起小布的手很用力的壓在桌上。小布頭始終都低著，表情非常不耐。這群勞工階級家長，時常在學校對孩童做出一些拍打甚至是打孩童的舉動。家長在學校懲罰孩童，並不是帶有特別意圖展現作父母的權威或想羞辱孩童。從這樣的事件裡，反而更加突顯出以上肉體懲罰或精神嚇阻都是種當下直觀的身體反應，為一種權威管教慣習的展現。

第四節 小結：省時省事省錢的養育風格

剛進河岸小學，與家長會長閒聊時，問起是否擔心孩童未來的發展。會長回「我擔心自己都來不及了。」這回應引起來一陣大笑。當中產階級父母焦慮得遵從主流的養育論述時，台灣勞工階級父母則面臨經濟資本和自身文化資本短缺的窘境，在養育過程裡，這群母親均是以自身立場尋求最快速省力的手段來養育孩童—這促成了以父母為中心尋求省錢省時省錢的養育風格。

受限於經濟資本不足，勞工階級的父母以讓孩童自然長大的策略安排鬆散的課後行程。孩童多數時間待在家裡，習得父母休閒安排的稟性，花大量的時間看

電視打電動。在經濟許可下，當孩童想要玩具時，父母則會順從孩童的選擇；當然，買玩具也成為解決孩童在街上大吵大鬧的方式。偶爾出外遊玩的場所，也以玩樂與省錢為考量。當孩童從學校傳單裡選擇自己想要的遊樂場所，若在經濟資本許可的情況下，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都會順從這群孩童的想法，以求省時省事。

不過，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仍注重孩童的基本學習，在家教導孩童的勞工階級父母，由於知識短缺無法使用引導式教學，則以快速解答的方式幫孩童完成功課，且無法確認孩童的學習。這群勞工階級孩童能否上才藝班，首先取決於家庭的經濟資本能否允許。這群勞工階級父母，一部份會採取中產階級的態度，將才藝班視為學習的延伸，但考量到經濟效益不高的狀況下，則不會安排孩童上才藝班。另一部份的父母，則認為上才藝班為另一種休閒安排的管道，而非學習的延伸。他們順從孩童的選擇，實際上是為了達到省事的效果。

當孩童有品行問題時，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有意識得延續了過往權威管教的文化腳本，以肉體懲罰和精神嚇阻作為省時省事的管教方法。不論在家裡或學校，當孩童犯錯時，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多用隨手打或伸手指責罵的方式來警告和懲戒孩童。因此，權威管教的文化腳本由隨手打和伸手指責罵轉化成以父母身體做出直觀、立即性懲罰的權威管教慣習。這樣的權威管教慣習，對於勞工階級父母來說，是最直接且快速矯正孩童的方法。

不論是自然長大、基本學習、權威管教慣習，這群勞工階級父母都尋求以最快速省力的方式來養育孩童，即是種「以父母為中心尋求省錢省時省事的養育風格」。這對孩童產生的影響可分成兩個部分。首先，台灣目前越來越推崇多元學習和發展，這種教育環境期盼孩童不僅擁有基本學習能力，更期望孩童具備各種才藝。然而，這群勞工階級孩童僅有學業上的學習，受限於父母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短缺，這群孩童則少有學習讓未來可加分的才藝或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目前教育體制充斥多元學習的支配性論述，這群勞工階級父母訴諸自然長大和基本學習將不利於孩童未來發展。再來，勞工階級父母承襲過往的文化腳本以權威管教慣習來懲罰孩童。這使得孩童在與大人接觸的過程中，總會習慣性低頭，眼神閃躲很少直視我。甚至當我主動靠近他們時，孩童肢體明顯呈現僵硬與緊張。這些肢體語言都一再傳達了服從的意義。這樣的結果，近似於 Lareau 所謂的自我限制感—以服從或配合的態度面對體制。這兩方面所帶給孩童的結果，均是讓孩童複製父母原有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

第四章 家庭外部的協力網絡：仰賴安親班和學校

Hays(1996)所描繪的當今美國社會的強度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強調適當的孩童養育必須聽從專家建議，母親傾向從雜誌、書籍等管道取得相關科學育兒的知識。曾凡慈 (2010)指出初生孩童的中產階級父母在缺乏照顧經驗時，經常訴諸專家意見來克服養育孩童上的困境。然而，這種仰賴專家知識的作法，並非跨越階級光譜的養育風格。根據台灣內政部兒童局 2005 年出版的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當孩童達學齡時，父母的育兒知識來源仍以「長輩親友傳授」為最高，佔百分之六十七；次之為「自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佔百分之五十六；再次之則是與同輩親友討論，佔百分之五十五。這些數據呈現出，即便現在養育論述訴諸專家意見解決問題，實際上多數養育者仍從自身網絡尋求協助為主。

上一節的內容中，我清楚看到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受到經濟以及文化資本上的限制，為了尋求省錢省時省事的養育方式，他們傾向以複製自身成長經驗作為養育下一代的腳本。同時，自身文化資本不足的限制下，也讓她們在養育過程中可能遭遇更多的困境。從上一章顯示出，這群勞工階級父母面臨無法給予學業指導或解決孩童身心到品行問題，這使得他們採用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向家庭外部的組織—安親班和學校—尋求協助。以下，我從這群家長碰到怎樣的養育困境，用怎樣的資本向安親班和學校換取怎樣的資本來完成自身的養育重責。

第一節 家庭與安親班的協力網絡：學業指導的支援組織

在前章指出，勞工階級父母以快速解決的方式來指導孩童的學業，因為他們文化資本有限，則無法確認孩童的學習吸收。這樣的結果，與之前的量化研究類似。但僅以家庭內部指導與學習狀況來評斷，則難以看到勞工階級家長的能動性—以資本再轉換策略來增進孩童的學業學習。這群家長向安親班尋求讓孩童正確學業學習的文化資本，以經濟資本來換取學業指導的文化資本，這便是安親班存在的理由之一。資本再轉換策略不僅只是布赫迪厄筆下資產階級延續自身優勢的手段，更是勞工階級企圖改變下一代社會位置的方法。我先探討這群家長是用

怎樣的標準來挑選安親班，之後針對新住民家庭和單親家庭透過安親班得到怎樣的協助與支援。

一、距離與教學為挑選安親班的考量

當我與嚴老師訪談時提到安親班，老師表示小孩都不喜歡去上安親班，但是「沒辦法，因為你家裡沒人照顧你，那你非去不可。」嚴老師瞭解這群勞工階級父母需要工作而沒辦法陪伴孩童的事實，因而送安親班變成不得不的選擇。嚴老師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論點：

像在學校教，照樣造句，就是叫你造句。那有一個例句出來之後，我就說：「來，那大家造造看。」那可是有的補習班就是說，我直接自修給你，你就是把這句背下來，你就以後考試就背這一句就好了，那不一樣。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這個補習班、這個安親班，到底是在幫助你，還是在害你？

嚴老師最後的問句顯示出挑選安親班成為影響孩童學習的關鍵。由於河岸小學的社區，多以勞工階級為主，在父母普遍薪資不高的情況下，安親班的費用較為低廉，價格多在三千到七千塊以內。這些安親班除了會協助孩童完成學業外，還會另外加課，將孩童的學習進度超前。

在挑選安親班的過程中，這群勞工階級父母都是諮詢身旁親友來作決定。一開始，小昆小隆媽把孩童送到小鹿美語班，因為「我妹妹他們的那個小孩，也在小鹿美語。他有在講說，小鹿美語的，那陣子的老師，盯得很緊、管得很緊。」事實上，小昆小隆媽媽的妹妹是住在南部都市裡，小鹿美語則是全台灣連鎖補習班，小昆小隆媽則直接聽從了妹妹在南部的經驗來選擇孩童在台北的安親班。

這群父母各自運用不同的策略來選擇安親班，基本上可區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便是以距離近、接送方便作為衡量。當我詢問小泰媽媽與爸爸分居時如何安排小泰的安親班和幼稚園，小泰媽媽說：「安親班喔，看我家附近。」媽媽會進一步解釋附近孩童都去那邊上，並強調那家安親班聽說不錯，但事實上接送方便

離家近反而是挑選安親班的主要因素。

教學也是家長選擇安親班的標準，但這群父母很難仔細描述所謂教學好是什麼。小布媽表示這家安親班很不錯，他說：「我就說這個安親班還蠻負責任的。他們盡量就是說，輔導他們比較晚一點，讓他們學的東西多一點…那他那邊比較嚴，而且老師們很會說話。」但當我想追問是學什麼東西多一點的時候，小布媽則表示不清楚。事實上，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多以孩童成績表現作為客觀指標來衡量安親班的教學好壞。在小昆小隆被送到小鹿美語後，發現成績平平，因而媽媽就決定帶回家自己教。但媽媽仍需要工作，家裡雖然有奶奶照顧兩兄弟，但是兩兄弟就整天打線上遊戲。之後，媽媽就立即將兩兄弟送到佳佳補習班去。選擇的原因，是那邊孩童的成績都不錯，且進去之後小昆小隆的名次有明顯的進步。因而，這群父母所謂的教學優良，是從孩童的期末期中考分數作為客觀的依據。

事實上，大部分的勞工階級父母都是以距離和教學兩種類型作為挑選安親班的考量。雖然父母以教學來衡量，實際上無法清楚瞭解課程內容，而主要以孩童的分數作為衡量標準。從中也顯示出，這群勞工階級的家長不善言語及描述，如果單作訪談，很難理解這群勞工階級父母的養育邏輯。以下，我要進一步去討論安親班帶給這些家庭怎樣的功能。

二、新住民母親的策略：以經濟資本彌補在地文化資本的不足

當父母親文化資本低但對孩童學業成就有期待時，能夠負擔的家庭則願意花錢請安親班來教導孩童。安親班最主要的功能即是協助孩童完成學校課業，甚至是超前進度學習學校課程。在河岸小學裡，我發現到最沒能力教導孩童功課的家庭，多是新住民家庭為主。目前台灣的官方論述多認為新住民是作為「不稱職的母親」，沒有足夠文化資本來教導孩童(Lan 2008)。不過，從以下的發現我可以得知新住民媽媽努力辛苦賺錢，讓孩童得以上安親班，以經濟資本來彌補自身的在地文化資本的不足。

在我參與家長會的時候，觀察到小宇和來自中國大陸的媽媽一起到學校來，因為小宇忘記帶功課回家。媽媽在前面與家長老師討論事情，小宇則在後面寫功課。中間小宇就來問媽媽字怎樣寫，媽媽顯得不好意思地說：「我只會寫簡體耶…

我不會。」我在旁便教小宇怎樣寫字。媽媽就解釋因為自己沒辦法教，平常小宇的功課都在安親班完成。這個例子顯示出，新住民媽媽即便是同樣說中文的大陸母親，由於台灣教育體系獨尊在地的語言與文化框架，使得她們的語言和文化資本難以被運用來來指導孩童功課。

不論是中國籍的小布媽和原籍泰國今年入台灣籍的小泰媽，她們對於孩童都有一份期待，希望孩童不要落人之後。由於家境不好時，她們的先生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時，小布媽便希望孩童未來不要繼續走這樣的路。小布媽說：

我對，就是說，我覺得我作父母的喔，生育小孩，我當然還是希望他們學好…你看爸爸工作，就是說，那麼累，爸爸就是小時候沒有好好讀書，所以就沒有辦法找到好的工作。所以你們要好好得讀書，找到以後了，以後可以考上好一點的學校，這樣跟他講。

這些新住民媽媽期待孩童取得好文憑進而有階級流動的可能性，跟她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有所關係。她們紛紛向我表示，在台灣很容易碰到歧視的情況。小布媽就說：

我公公他們就是說，一有客人，他開理髮店的嘛，家庭理髮，就是說，「這是我的大陸媳婦。」大陸媳婦（台語）。「來來來，過來過來。」叫客人來看，給我給客人看。這種真的很傷我的自尊，說實在的。

這群新住民媽媽受到台灣人歧視，則她們更加期待孩子在學業上有出色表現，進而促成階級流動、減少未來被歧視的可能性。這樣的期待，相對於本國籍母親來講，這群新住民母親更期望孩童透過唸書而有所成就。在期待的前提下，這群新住民母親原有的語言和文化資本又無法接合學校的要求，小布媽便出外賺錢企圖以經濟資本來換取安親班對孩童的課業指導。由安親班來替代母親指導孩童課業的角色，以增加未來孩童取得較高文憑的機會。

小布家的經濟情況一直很不穩定，小布爸在婚前經商失敗欠了龐大的卡債，至今無法還清。雖然經濟非常吃緊，小布媽仍堅持送小布和哥哥到附近較為昂貴且名氣不錯的安親班就讀。我詢問小布媽讓孩童上安親班的原因，她說

我覺得現在喔，就是說，我不是不會教，我也會，小學每個人都會。但是就是說，我的方式來教，跟老師教的方式不一樣，對不對？我回家用這個

方式，因為我不知道老師是什麼方式教…變成他的思想就是說很混亂。因為安親班，畢竟都是老師和學校一個版本的阿，這樣對他才有幫助。

我可以發現到，小布媽從小成長與學習環境並不在台灣，這使得她在大陸取得的文憑並無助於孩童的學業學習。同時，小布媽擁有相對稀少的在地文化資本，這使得她對自己的教育能力有所質疑且沒有信心。最後，她寧願去賺錢來賺取孩童的安親班費用，讓安親班老師們來教導小布和哥哥。從新住民媽媽運用的策略來看，安親班成為協助孩童完成學業的文化資本提供者，這可以增加未來孩童取得較好文憑的機會。目前的情況看起來，小布媽運用的資本再轉換策略的結果是成功的。小布和哥哥即便在班上行為有所偏差，但兩人的成績多能維持在全班前幾名。

三、單親父親的時間不協調：安親班作為一個看顧孩童的場所

我剛入班作參與觀察時，班上有兩個單親家庭的孩童，小泰和小軒。小軒的媽媽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離家消失了。小軒的爸爸現在是一家水電行的老闆，問起當單親爸爸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他回「時間上啦。那是說我自己當老闆，如果是上班族可能就很困難。那個時候，我也是跟朋友合股之後才…那時候上班也是沒辦法，時間上真的沒辦法。」由於爸爸在工作時間和地點不固定的情況下，小軒和哥哥一下課就到安親班去，直到晚上七八點才由爸爸接回。雖然和阿公阿嬤同住，但老人家身體不好很難分擔養育的工作。

其實，在單親家庭裡更可以看出父母工作與孩童作息的時間不協調，使得父母必須去安排孩童課後的安置處。在我所接觸到的勞工階級家庭裡，父母雙薪是很常見的，因為一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開銷。當父母出外工作時，安親班變成父母與孩童時間不協調下的助手，讓父母不用擔心孩童課後安置的問題。同時，安親班可以保證孩童基本的學業完成。

四、英文：安親班之後的次要選項

目前英文成為國小正式的學科，不過期中期末成績仍不算在排名當中。父母

多半是在支付完安親班費用過後，經濟資本有餘時，才會考慮加錢補英文。五個孩童裡，僅有小昆小隆是有加上英文課的。這是出自於阿姨的堅持，甚至阿姨以經濟資本來支援小昆小隆的學習。當小岳補了安親班後，想再選擇其他課程時，爸爸則依照學校同樣的概念來規劃孩童的補習項目。爸爸要求小岳補英文，如果補了英文才可能去上扯鈴，不然就是通通不要上。最後，小岳選擇了寧願什麼都不去上，也不要補英文。低年級的期中期末評量裡，英文仍未正式納入一般學科的評量裡。因而，當在經濟許可的前提，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依照類似的優先順序，幫孩童安排安親班及英文課。

對其他經濟資本貧乏的家庭，則孩童就沒有這樣的選擇。小布媽就一直告訴我說：

我真的想阿，因為就是說，現在經濟也不是很好。因為我小孩，就是說，如果我再兼兩三個小時的工作的話，我就可以賺一點錢讓小孩子再補英文。

小布媽非常重視孩童的學業，但因自身的知識短缺不足以教導孩童，因而小布媽需要用經濟資本向外面的補習班換取孩童學習英文的文化資本。然而，這樣資本再轉換的前提是有足夠的經濟資本。

這樣的結果，與布赫迪厄的分析頗為不同。布赫迪厄指出，資本再轉換策略是特定階級為了維持或增進在階級結構的位置的手段，但實際上這樣的策略是協助再生產的手段。資產階級透過資本再轉換策略來掩蓋自身優勢的延續，正當化原有資產轉移給自己下一代的過程。然而，布赫迪厄的故事只寫了一半。從資產階級的角度，資本再轉換策略的確作為階級再生產的手段。但從勞工階級的角度，這樣的轉換反而是破除階級再生產的策略，從中企圖讓孩童達到階級流動的可能。新住民母親對孩童的未來期望中顯示，母親們希望透過安親班給予孩童正確的學業指導和學習，讓孩童的功課得以完成外，且成績能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上。事實上，這群勞工階級家庭以經濟資本換取安親班給予孩童的文化資本，其

目的在於希望透過這種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得以破除階級再生產和自身弱勢，來改變下一代的社會位置達到顯著的階級流動。

第二節 家庭與學校的協力網絡：解決孩童身心及品行問題

現在台灣的母親角色論述，即是各方專家呼籲母親要以科學的方法來養育下一代，因而孩童的各種問題都轉向尋求醫療的協助（李芳瑾 2007）。然而，這種論述的背後預設了這些家庭擁有相對充足的經濟資本去尋求醫療協助和較高的文化資本去理解醫療過程。然而，這群勞工階級的家長則面臨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困境。在面對孩童身心和品行問題時，她們轉而尋求學校老師的協助。這群母親再次使用資本再轉換的策略，以平日和老師噓寒問暖所建立的親師關係轉換成老師協助解決養育困境的文化資本。

一、養育困境：孩童身心問題

貝貝從小就和姊姊弟弟玩在一起，在家裡也並未出現什麼症狀，只是在不熟的親友面前會表現比較害羞。直到上了幼稚園，老師發現貝貝在學校無法開口說話，因此建議貝貝媽帶小孩去看醫生接受治療。剛開始貝貝在鄰近的診所上職能課，媽媽必須照顧三個小孩，這使得貝貝上職能課時總有姊弟的陪伴，則效果不佳。半年後，媽媽認為沒有幫助，便停止相關醫療。每每貝貝媽總會自動提起應該帶貝貝去看醫生的事情，貝貝媽會說：

我有拿那個資料嘛，就是那個醫院喔，他們說什麼精神，兒童精神科。我有那個門診表，可是都還沒去，從去年拿到現在，也還沒去。…可能是不夠積極，就資料都放著，沒有去阿。因為在台北市。

[很遠喔？]

也不會很遠啦，因為我不會，我不會，不曉得要搭什麼車，而且我也不會騎車。搭計程車，搭公車，應該要看看。

雖然需要就醫的僅有貝貝一人，但姊姊和弟弟年紀過小無法單獨在家，因而媽媽必須帶著三個小孩一起去就醫。加上貝貝媽不熟悉醫院的地點，因而減低了就醫的動機。同時，更重要的貝貝的爸媽對於貝貝在學校不講話這件事情所做出的理

解，是利基在自己過去的成長經驗。貝貝媽解釋：

他爸爸認為說，長大就好了阿。他爸爸說，那是比較內向，長大就好了。不曉得長大會好了。可是我小學都很內向。

[你也很內向？所以你們兩個都是比較內向的個性，是不是？]

我覺得可能也是有點遺傳喔，(我)小學都沒講話，我還記得阿。

雖然媽媽對於貝貝選擇性不語症的情況做出了一番解釋，並認為長大後就會和自己一樣變得正常。不過，媽媽對於自己決定不帶貝貝就醫的行為仍倍感徬徨。剛開始貝貝媽也嘗試去找書想來瞭解貝貝的情況。以下是我和貝貝媽的對話：

[我聽說，你還買了一本書阿？]

喔，你說選擇性不語症喔？…對阿，我覺得裡面，沒有，看一點點，很像蠻多，有一點類似的。

[是喔？這是你買的嗎？]

對阿，看了前兩章，我覺得好像蠻像的。就是說，他到校園，他就不講話阿。沈默這樣。…我是在書店買的阿，我忘記了。他好像說，有什麼方式讓他，從一些日常生活讓他，可以改變他的一些…

[所以你看到哪一章？]

哈哈，我看沒幾頁阿，就懶懶的。哈哈。買來都沒看。

從媽媽的購書行為顯示出，媽媽知道可以透過書籍來瞭解疾病的成因及解決方法。但顯然閱讀並非是貝貝媽的日常活動，因而買來的書也就放著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用。

剛開始的兩三次家訪，貝貝媽總會詢問我是否該就醫，似乎我的出現提醒她貝貝在學校不講話的問題。當彼此熟識後，貝貝媽就沒再提出類似的問題，且無主動尋求醫療協助。媽媽利基於過去的成長經驗，將貝貝在校不說話詮釋為個性內向害羞的關係⁹。事實上，貝貝媽面對孩童身心發展的問題所做的處理，非常

⁹ 這件事情讓我在田野中感到困擾，若我繼續提及看醫生的事情，似乎在指責她的處置方式不

類似於田野裡其他家長的作法。當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在面對孩童生理或心理的問題時，她們習慣去詢問身旁的親友或者根據過往經驗來處理，而非尋求專家的建議。這樣的處理方式，對照當今台灣中產階級的父母會蒐集醫療專家的論述和身旁親友的經驗來尋找適合的解決方式，大相逕庭。

二、養育困境：孩童品行問題

家長除了碰到孩童身心發展的問題以外，孩童的品行問題則是多數家長的困擾。事實上，田野裡的媽媽或阿嬤對於孩童的行為都倍感擔憂，最害怕的是怎樣管教，孩童都一錯再錯。以下我將提出小布的例子來說明小布媽所遭遇的養育困境，當她認為自己用盡任何辦法都無法解決小布的管教問題時，她便開始以自身的網絡尋求安親班老師甚至學校老師的幫忙。

一開始我與嚴老師瞭解班級孩童的基本狀況時，嚴老師講了小布兄弟過去的蹺課事件。進入班上參與觀察後，一日晨間活動結束，已經過了九點小布都尚未到教室。因為昨晚小布兄弟和爸爸玩過頭，爸爸一怒之下把小布的書包丟到洗碗槽裡。小布爸媽為了管教事情爭吵，打電話找嚴老師來評理。九點半時，嚴老師打到小布哥哥的班上，發現哥哥也沒來。聯絡上小布媽，媽媽說早上八點就送兄弟進學校了。最後，學務處在垃圾場找到小布和哥哥。學務處處理過後，請小布自行回到教室。眼看著十分鐘過去了，學務處到班上的距離不用三分鐘，小布仍沒有出現。我發現他遠遠得站在三個班級的距離外發呆，我便向前問他怎麼不回教室，他回「因為我遲到了。」嚴老師一路走來怒氣沖沖。一進教室，老師就問為什麼現在才到，小布的話都糊在一起，我只聽到「因為書包濕掉了。」老師不斷打罵小布，直到他放聲大哭。

發生以上事件過後，我發訪談邀請函給小布媽，她非常爽快得答應。小布媽將孩童行為偏差的問題歸因於隔代教養。早期媽媽為了照顧身體不好的公婆，將小布和哥哥送回大陸有兩三年之久。小布媽認為因為大陸一胎化政策使得當地人特別疼愛孩童，這讓小布和哥哥被慣壞。孩童回到台灣後，公公已經去世，留下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婆婆一塊同住，小布媽認為這也影響了小布和哥哥的發展。

當，甚至迫使她順從醫療化的養育論述。然而，在不干預的狀況下，我又擔心這是否會延誤了貝貝的療育。最後，我決定不向貝貝媽推薦應該去哪裡看醫生。

這些歸因符應了現代主流思想，認定隔代教養是種高風險的育兒風格（曾凡慈 2010）。矛盾的是，當暑假到來，小布媽又非常高興地向我介紹從大陸申請來台依親停留三個月的外公。由於外公來台灣可以幫忙照顧孩童，媽媽便能夠再兼一份差，好多賺一點錢以解決家中的經濟問題。

面對小布兄弟的品行問題，小布媽也企圖透過訪談來向我，一個沒有結婚沒有小孩但是有相對高的教育程度的研究生，尋求協助。小布媽在第一次的訪談裡，不時說：「你是，社會研究所的嘛。那你可以教育我，怎樣教育小孩，教我怎樣教育小孩？…單純就是說，我希望你幫我一下，這樣子。」之後，我一同去接在安親班的小布，安親班翁老師一同與我們用餐，並討論小布兄弟的問題。中間，小布媽很興奮得解釋，小布每每發生什麼委屈或快樂的事情，都會說要找翁老師分享。小布媽甚至畫了一個圓圈解釋，在小布的心裡，翁老師則佔據了四分之三的分量。小布媽的行為呈現出，她企圖透過建立與安親班老師的友好關係，將翁老師拉進小布的養育網絡當中，仰賴翁老師較高的學經歷來解決小布的偏差問題。

當翁老師詢問小布媽是否有去家長日、參與學校時，小布媽坦白表示，小孩太皮讓她去學校有點抬不起頭。之後，翁老師便建議媽媽應該要適時得參與學校，並和嚴老師多多互動，這或許可以解決小布的問題。翁老師是這樣說：

現在的社會不一樣了，你小孩調皮，那你就是要去（學校），其他家長不諒解，你就鞠躬倒個歉，不然完全不去（學校），讓其他家長覺得你都不顧小孩。那這是我的意見，你參考看看。

自此之後，小布媽總會藉著送小布到班上的機會，不時與嚴老師聊天互動，不但觀察小布在班上的情況，也把老師當成一個重要的諮詢對象。總而言之，在小布媽面臨養育困境時，她從身旁的人際網絡來尋求協助，尤其是被認為具有較高學經歷、文化資本的安親班老師、學校老師，甚至是身為研究者的我，便成為他主要的詢問對象。以下，我將從這群勞工階級母親的立場出發來理解她們是如何與學校老師建立起穩固的人際網絡，因而從老師身上取得她們所需的協助。

三、仰賴親師關係：以社會資本換取解決養育困境的文化資本

美國研究指出，相較於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的母親與學校老師之間存有較大的距離感。母親不太能理解老師的語言意義，面對孩童的問題則是表現出被動等待學校的消息，或者因為害怕體罰孩童而遭到學校的檢舉(Lareau 2003)。這些種種原因使得學校老師和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有所隔閡。但台灣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在河岸小學裡，不論是嚴老師自己或者其他學校人員，均對嚴老師與班上家長（事實上都是母親）的互動大有讚賞。訪談中，嚴老師企圖用她協助家長解決問題的例子來證明她和家長之間的友好關係。

你看像那個媽媽，他現在幹嘛什麼，就先打電話「老師，我跟你說，我兒子要注射，還是免？（台語）」我說「你自己看。」他說「我這個兒子很難生耶，阿捏注射…阿今天…」那個流感那個。我說「你要自己衡量拉。我不能…我就…你現在電視看成這樣，你自己看拉，你感覺好注就注。」他說「我知我知我知，好，我知你的意思，我知你的意思。」他就這樣阿。
(20100128嚴老師訪談)

從這個例子，嚴老師說明所謂成功的親師互動便是老師能夠幫助家長解決任何養育問題。這樣的互動關係，並非是孩童一入學就可以建立起來。媽媽必須透過協助及配合老師任何的需求來建立與老師穩固的人際網絡。

目前台灣的小學裡，老師週一和四早自習時間都需集合開晨會。一二年級的孩童被視為需要受保護的對象時，低年級導師則會希望有家長在老師開會時進到班上來看顧孩童。現今在許多都會區的小學裡，社經地位較高的母親則會在這個時間裡進入班上講故事帶一些具有教育性質的活動。在河岸小學的媽媽們，每每輪班到班上看顧孩童時，她們總會感覺到很緊張、壓力很大、不知該怎麼辦，因此多數的時間都是由老師出好作業後，媽媽則站在教室的角落看顧孩童。小昆小隆媽媽便會播放各種卡通影片給小孩看。這群媽媽到班上看顧晨間活動的理由，多半就如同偉韋媽所說：

阿，就有閒阿，沒代誌阿，來又能跟老師講話，瞭解偉韋、偉韋有安捺…最主要是有閒，一點是可瞭解偉韋在學校是怎樣。跟老師瞭解偉韋的情形，不然罕勒，罕勒跟老師，剛好跟老師互動，瞭解狀況。

在老師開會期間到班上看顧小孩，是學校體制內最低度的家長參與。不過，當這些媽媽開始跟老師熟識時，她們便會發展出一套適合於她們的參與模式。在我進入田野的這段時間裡，每天早上都會有一兩位媽媽送孩童到班上。嚴老師出現時，媽媽們總會上前噓寒問暖，幫忙提東西，甚至聊聊嚴老師近日的狀況。這時，嚴老師很自然會提起班上的事情。媽媽們則會在旁聆聽。這種聊天互動的模式，幾乎天天在班上發生。嚴老師多會聊起這些孩童最近的情況，或者媽媽會主動提起一些關於自己孩童的問題。在班上的戶外教學裡，嚴老師請偉韋媽一起來看看顧孩童的安全。

小朋友剛午覺起來，準備去瞭解社區環境。老師一看到偉韋媽媽，就上前講，昨天偉韋和幾個男生在廁所那邊，兩手擺來擺去，然後衣服都沒有紮起來，看起來很像黑道老大。偉韋媽媽稍微面露擔心說他是不是又跟以前一樣了？老師就說，昨天我就想說寫聯絡簿，你今天會來再講。(20100520 田野筆記)

這樣的聊天主題多半是在孩童有狀況時才會發生。平常媽媽們會主動問「那他最近在學校還好吧？」事實上，這些媽媽們藉由聊天開始與嚴老師建立起人際網絡。嚴老師也不斷說他很喜歡和家長（事實上指涉特定父母）作朋友。透過雙方一來一往的互動，嚴老師不僅在教學時需要家長協助時，能夠找到人。同時，媽媽們對孩童在校表現有疑慮時，能馬上從嚴老師那邊知道確切的情況。當母親與老師建立起穩固的親師關係時，這群勞工階級母親透過協助老師累積社會資本。從這人際網絡中，媽媽們不僅可得知孩童在校情況，更重要的是當她們遇到任何養育問題時，學校老師則成爲一個重要的諮詢對象。

早上嚴老師一進教室，小昆小隆媽媽立刻上前幫老師提東西，然後開始問「是什麼時候考試阿？為什麼補習班要加課？」老師就說「二十幾號要考了阿。」媽媽就好像有點抱怨似得說「不是每次都前一個禮拜去就好了嘛？這次怎麼會這麼早？」(20100607 田野筆記)

媽媽們早上送孩童進教室後，就在守候老師的到來。老師一進教室，媽媽就會上前打招呼順便幫忙，之後便提出任何她們所遇到關於孩童的大小問題，企圖從老師的身上尋求解答。當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遇到養育問題時，她們便使用協助老師

建立起的社會資本來向老師尋求解決養育問題的文化資本。

事實上，當我進入班級後，母親們某種程度將我視為如同老師一般有較高的文化資本，也會對我提出各種養育所面臨的問題。在我第一次與偉韋媽見面時，偉韋媽先開始講小孩考試太差。

偉韋媽媽就馬上問我說，你覺得要不要上安親班？她有問過嚴老師，嚴老師就說偉韋都是粗心錯，不是不會。然後媽媽就開始問我說安親班在上什麼。中間，她還提說，之前小昆小隆就是功課不好才送去補習班，「那也是去問過老師。」(20100520田野筆記)

這顯示出這群媽媽也都很習慣向老師詢問各種養育問題。一開始時，媽媽們透過協助老師的任何需求來彼此熟識。之後，這群媽媽就各自和嚴老師發展出一套人際網絡，藉由噓寒問暖的聊天形式來穩固親師關係。以上顯示出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都很明白自身受限於經濟和文化資本的不足，透過穩固的親師關係為社會資本，藉助學校老師來換取解決養育問題的文化資本。

近年來，鼓勵家長參與學校的論述四起，學校主要以家長會、志工的兩個正式管道讓家長進入。但是，參與家長會需要一定的經濟資本，而加入志工隊則需有一定的時間投入。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參與學校的家長必須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才得以進入(王麗雪 2001)。勞工階級父母，往往無法符應上述要求門檻則可能受到社會排外的結果(Lareau & Horvat 2001)。但是，上述研究傾向從學校的立場出發來看待家長參與，因此集中在較為制度性的參與管道，從而忽略了進班協助看顧孩童的非正式形式，也忽略了勞工階級的母親參與學校的動機與方式，與中產階級母親有所差異。

我觀察發現，雖然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沒有足夠的經濟和文化能力去參與家長會和志工，但她們發展出適合於自身的學校參與方式。這群媽媽透過噓寒問暖、日常聊天與老師搏感情，因而建立起穩固的親師關係，成為這群勞工階級母親的社會資本。這社會資本真正的用途，是在遇到養育問題時得以換取學校老師的制度資源與文化資本來彌補這群勞工階級母親的能力不足，藉由合作克服養育孩童上的困境。

第三節 小結：安親班與學校作為資本再轉換的場域

布赫迪厄所謂的資本再轉換策略，目的是為了正當化資產階級再生產的過程。然而，本研究發現從勞工階級的視角出發，資本再轉換策略則成為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契機與可能性。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深知自身的文化資本不足，則傾向與家庭外部的組織—安親班和學校來進行資本再轉換，企圖解決養育問題並增進孩童的文化資本。

這群勞工階級母親，不僅是新住民母親，因為工作無法協調或自身文化資本不足的前提下，將孩童送至安親班以確保他們得到正確的學業指導。安親班則成為資本再轉換的場域，這群勞工階級母親出外賺錢用經濟資本換取孩童得到好的課後學業學習。同時，安親班更會提供許多補強課程，例如英文。安親班的存在，使得這群勞工階級孩童因為母親使用資本再轉換的策略而受到良好的學業指導和增進學習。透過家庭和安親班之間的資本再轉換，勞工階級母親期盼可以增進孩童未來取得更好文憑的機會，因而資本再轉換不僅是資產階級掩蓋再生產的手段，而同時為勞工階級企圖破除再生產的策略。

當這群母親無法指導課業時，請安親班老師取代協助孩童完成學業的角色；若母親遇到孩童身心或品行問題時，則轉而向學校老師請教。這群勞工階級母親以服從配合的態度來協助老師在晨光時間看顧孩童，不時與老師噓寒問暖搏感情，以建立起穩固的親師關係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累積。當這群母親遇到孩童的身心或品行問題難以解決時，則仰賴這樣的親師關係換取解決以上養育問題的文化資本。

在勞工階級家庭外部的協力網絡中，這群母親以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換取讓孩童取得文化資本的機會。這樣的發現在過去家庭研究中很難看到，原因是過往相關的量化研究均以家庭作為研究框架，而忽略了勞工階級家庭生活在更大的社會當中，則有機會向其他組織換取自身所缺乏的資本。同時，當這群勞工階級母親使用資本再轉換策略，也顯示出位居弱勢地位的勞工階級母親企圖透過社會其他組織的協助以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性。

第五章 結論

目前台灣充斥越來越多養育雜誌，宣傳著近似於 Hays 所謂強度母職的論述—要求母親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關注孩童的需求。當台灣的中產階級父母焦慮得去遵從專家的建議，勞工階級的父母則將大量的心思花在賺取溫飽，養育孩童則多延續過往的文化腳本。當目前台灣的親職或母職研究仍關注於中產階級的核心家庭時，位居階級或族群邊緣的養育經驗仍是缺席的，且不斷遭受各種什麼都沒做的責難裡。我的研究關懷則是始自於台灣裡位居於階級或族群邊緣的家庭，養育的理念與實作有何差異？在學校與家庭之間，台灣勞工階級家庭的養育風格是如何組織起來？父母的養育風格如何受到以上的弱勢位置的影響？以下，我將一一總結我的發現。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以父母為中心尋求省錢省時省事的養育風格

在過去的研究裡多指出，勞工階級家庭以讓孩子自然長大的養育邏輯來養育孩童，大人以權威管教的方式與孩童互動，即便在出遊時會聽取孩童的意見，也只是確保孩童會喜歡。在這些勞工階級的家庭，基本上在經濟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同時因為自身的文憑不高，則多仰賴體力勞動的工作維生。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生活重心則在工作賺錢甚至是尋找工作上，企圖求取穩定的經濟資本得以應付家庭開支。因而，不論在休閒安排、學業或管教上，我認為這群父母均是採取省錢省事省時的養育邏輯來安排孩童的日常生活。

在課後活動上，父母訴諸於讓孩子自然長大的理念—作越少的安排讓孩童自行發展。這背後的隱憂，則是經濟資本的窘困無法給予孩童太多的活動安排。因而，這群勞工階級孩童，習得父母的休閒稟性，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家裡看電視、玩線上遊戲或者是玩玩具。每個家庭平均一個月到附近夜市、公園或遊樂場所遊玩一次。在省錢的前提下，孩童可以選擇任何他想去玩的地點。這群母親很容易順從他們的選擇，因為這是最省事的作法—母親們不需要花費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適合孩童玩的場所。同時，這些家庭仰賴學校傳單的資訊來選擇出遊點甚至是才藝班。

本國籍勞工階級的母亲不再像過去一樣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甚至部分的母親認為做工也能達到社會的基本生存。雖然部分的父母對孩童學習的期待不高，但這群父母仍會希望孩童的成績不要倒數。在基本學習上，由於知識短缺，母親也以快速解答的方式來指導孩童的課業。以一種省時的教學法來迅速協助學業上的指導，甚至是要要求孩童到校與其他同學討論。當孩童有品行問題時，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以立即性的肉體懲罰和精神嚇阻來管教孩童。不論在學校或在我的面前，這群母親都會以各種打罵、伸指頭和身體距離來嚇阻及懲罰孩童，這是最省時省事的方法來解決孩童的問題。因而，這樣的權威管教內化成這群母親的身體語言，成為權威管教的慣習。

這種以父母為中心的養育風格，與當今台灣所流行近似於 Hays 強度母職的內容有很大的差別。強度母職是以孩童為中心，母親需無時無刻關注孩童，並了解她們的需求將此擺為第一。此導致了母職的勞動擴增，從體力到情緒。此外，母親必須聽從專家建議，購買書籍、玩具到帶孩童上才藝班，這形成一筆龐大的經濟花費。然而，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則以自身立場為中心，尋求省錢省時省事的養育風格。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體力與情緒勞動，不過這群母親則是以不斷嚇阻孩童作為情緒勞動，且打罵花費了大量的體力勞動，以完成自身的養育重責。

這種養育風格所造成的結果則近似於 Lareau 說的自我限制感。這群勞工階級的孩童的口語表達有限，說話的詞句使用簡短。當我和這些小孩互動時，他們多半呈現肢體緊張僵硬、眼神飄忽不直視等服從的肢體語言。在遊戲當中，這群孩童多半為服從於規定的群體，而非是制訂遊戲規則的人。這樣的結果，實際上為一種慣習的延續。這樣的自我限制感，導致孩童沒有自信且面對不公平的事情發生時，也不會反抗或論理。這樣的慣習，連結至勞工文化裡，即是種服從權威的態度。

二、勞工階級母親以資本再轉換策略企圖破除階級再生產

目前多數探討家庭資源與孩童成就的研究都停留在以上層面，因而輕易下結論認為勞工階級母親短缺文化資本，沒有足夠學業指導能力，使得孩童學業成就無法增長。這樣的研究結果，除了尚未考慮到家庭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互動外，也難以看到這群勞工階級母親的能動性施展。

在國外的研究裡，紛紛指出勞工階級父母因為被學校視為不合格甚至不合法的養育者，這使得這些家庭非常懼怕學校，同時與老師們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台灣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事實上，在訪談過程中，這群母親處處表現出她需要幫

忙及無能之處。這也顯示出，這些勞工階級母親深知自己的文化資本不足，因而想動用各種策略來試圖換取增進孩童文化資本的機會。

這群勞工階級母親多半動用兩種資本再轉換的策略，企圖彌補自身的文化資本，並且企圖增加孩童未來的優勢。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母親努力賺錢送孩童到安親班—以經濟資本來試圖換取孩童未來取得好文憑的機會。當新住民母親缺乏在地的文化資本，因而沒有能力指導孩童功課。她們安排孩童上安親班，新住民母親賺錢以經濟資本來換取正確指導孩童課業的文化資本，期盼孩童未來可能得到好的文憑。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顯示出，勞工階級母親企圖透過經濟資本向安親班換取孩童得到正確的學業指導的文化資本，來進一步改變孩童未來的社會位置，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這群母親期盼透過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讓孩童未來可以透過好的文憑進而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另外一種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則是以親師關係的社會資本來換取解決孩童養育問題的文化資本。這群勞工階級母親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無法透過正式管道參與學校，例如家長會或志工，因而選擇以非正式的入班協助來與學校老師熟識。透過噓寒問暖和協助老師看顧孩童的形式，這群勞工階級母親與學校老師建立起穩固的親師關係，累積自身的社會資本。由於這群母親缺乏知識，當遇到孩童身心或品行問題時，親師關係的社會資本便轉換成以學校老師的文化資本來解決養育困境。透過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母親得以解決孩童的養育問題。

在布赫迪厄的分析裡，資產階級透過資本再轉換策略，得以順利得將自身原有的優勢地位傳遞給下一代，則這樣的策略穩固了既有的優勢位置，且確保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再生產。但在我的研究裡，以上兩種資本再轉換策略，則展現出勞工階級力求破除階級再生產的能動性。這顯示出勞工階級母親深知自身的知識限制，透過經濟和社會資本來彌補她們自身的文化資本來養育孩童，且藉此去改變孩童未來的社會位置，期盼孩童能向上流動，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這樣的分析也企圖去挑戰過往僅以文化資本作為分析框架的相關親職研究，若考慮到勞工階級為了維持或改變孩童的社會位置，母親向家庭以外的組織使用資本再轉換策略，則可更加深入瞭解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

三、傳統性別分工的持續：勞工階級母親成為雙重結構下的弱勢

美國非裔女人的研究中指出，這群勞工階級母親透過社區建立起女性的協力式孩童照顧。然而，在台灣的情況則不相同。本文的勞工階級母親則是仰賴父系

或母系家庭的人力資源形成育兒的協力網絡。林津如指出中產階級婦女的世代差異，導致晚期女性追求自主權而去仰賴娘家的母親或姊姊。不過，勞工階級的母親仍是遵循於父系家庭的原則下，與婆婆同住。只有在公婆去世或父親與原生家庭不合的情況下，才有獨立門戶的可能。在小岳和小布家可以見到，父親經濟能力不足使得金錢衝突削弱其男性在家中的地位，母親向母系家庭尋求人力資源，更加削弱了父親的權威。

在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裡，母親為主要的養育工作主導者和分配者。奶奶和外婆的養育工作多寡取決於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基本上，阿嬤處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家務工作和接送孩童。當婆媳同住時，母親會盡量自己養育孩童長大。當母女同住時，即便母親和外婆的養育觀念不合，但基於信賴感，外婆會負擔除了家務工作之外的育兒勞務。母親和阿嬤則扛起養育孩童的重責大任，父親僅是以被動支援的角色適時給予協助。

由於勞工階級的男性薪水不足以家庭開銷，因而母親需要出外賺錢一同養家。然而，勞工階級的男性為了維持自己的男子氣概，順應了過往傳統性別分工原則，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方式被動甚至不參與家務和育兒工作。不論是雙親或單親家庭，女性仍作為育兒和家務工作的主導者，父親僅在阿嬤或母親無法處理孩童的情況下，才會適時得支援女性的育兒工作。勞工階級的父親以被動支援的角色從旁觀望母親的家務責任，這勞工階級母親不僅須分攤家中沈重的經濟壓力，又需要主導育兒工作。依循過往的傳統性別分工原則，使得勞工階級的母親位居在階級和性別雙重結構下的弱勢位置。

四、新住民母親的困境：在地文化資本不足

在親職的研究上，Lareau 指出階級的差異性大於族群。不論是白人或黑人，若是類似的階級位置，則享有相似的養育邏輯及實作。在我研究的新住民家庭裡，新住民母親僅因在地文化資本不足而更加仰賴安親班這部分與本國籍母親有所區別，其餘面向則尚未發現有所差異。

在我所觀察兩個新住民家庭裡，這兩位母親都紛紛表示孩童很小就送到幼稚園去，甚至均是讀私立幼稚園。她們對於孩童未來的期望，比起本國籍母親更高，她們渴望孩童透過唸書在未來能有明顯的階級流動。這些母親在台灣的日子裡，飽受歧視的經驗，這讓她們更加希望自己的小孩能透過學業取得更好的文憑，而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她們自身母國的文化資本並不適用於台灣，同時這些父親仍

以被動支援的角色來參與育兒，因此這群母親則非常仰賴家庭之外的組織來協助孩童的學業學習。這時，安親班變成這群母親資本再轉換的場域。即便這些新住民的家庭經濟狀況並不良好，但母親寧願出去工作求取經濟資本，得以繳交安親班費用，以保證孩童的學業完成及學習。

五、研究勞工階級，參與觀察勝於訪談

在第一章文獻回顧中，提到過往中產與勞工階級的比較研究中，很難看到勞工階級的養育邏輯。實際上，在我研究的過程裡發現，這群以體力勞動維生的父母沒有足夠的論述資源來創造屬於自己的經驗的話語。這導致了這群勞工階級的父母接受訪談時，多呈現緊張的狀況，同時很習慣去複製現有的養育論述。最常見的情況就是管教孩童的部分，由於目前社會上開始關注體罰，使得這群勞工階級父母剛開始接受訪問時，她們會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帶過，並且強調一種中產階級的論述—克制的打。不過，當我進一步參與觀察時，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這也顯示出，勞工階級的父母因為害怕受到社會或者是研究者的指責，而企圖去掩飾她們真正的養育方式。

由於勞工階級在社會上居於邊緣或弱勢的群體，這使得他們不僅對自己養育自信很低，同時語言表達能力不好的情況下，使用訪談作為研究方法很容易侷限了資料的品質。因為訪談內容多是複製主流論述，則另一方面讓研究者難以發現這些邊緣經驗的特殊性。因此，我認為使用參與觀察反而是一個比較能夠貼近他們經驗的研究方法。透過固定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在過程中輕鬆聊天互動，之後再寫筆記紀錄，反而比較能確保研究資料的品質。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結尾處，我想反省一下本研究的限制，不論是對自身研究者位置的反省或者是資料本身的限制。我希望這些研究限制，可以對未來的研究有所展望。同時，面對勞工階級父母的養育困境，我在文末對目前的學校政策和教育環境提出幾點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 訪談父親的資料缺乏

文中我討論了養育者的協力網絡，然而事實上養育的運作過程，除了透過阿嬤或母親的訪談外，便是在家訪時的觀察筆記作為分析。但事實上，父親即便在

家仍少跟我有互動。多數時候，是我刻意主動與他們攀談。不然爸爸們在家中，不是在房間裡休息或上網，要不就是出外工作見不到人影。這使得我的研究裡，雖然探討養育者的協力網絡，但在父親的訪談資料上比較缺乏。

我認為這部分跟我作為一個女性的研究者位置和研究主題有關係。因為我進入家庭的理由是想瞭解孩童在家的情況，對於這些延續傳統性別分工的父親來說，育兒議題則由女性負責，因而這群男性不會主動參與聊天和討論。另一方面，我作為一個女性的研究者，擁有相對高的文憑，對於這群男性來說也是在生活中較難互動的。剛開始這群父親會以非常客氣對待老師的態度與我互動，我能明顯感受到他們的緊張。他們這時候多希望太太或其他女性與我聊天，以解他們的尷尬。

（二）新住民母親的國籍限制

我的結論裡有提到新住民母親的養育方式，相較於本國籍母親更仰賴安親班等外在資源的協助外，其餘管教或休閒安排上並無太大差異。這樣的結果，很可能跟我的研究對象有關。因為我真正有長期接觸和觀察的新住民母親僅有小布媽，且她作為大陸籍，事實上與台灣本身的華人文化相近度很高。這很可能是造成我研究上難以看到新住民母親在養育經濟上的特殊性。

目前在台灣的人口研究當中，新住民母親以大陸籍占大宗，其餘仍有不少東南亞籍配偶。這群東南亞籍新住民，可能在基本的語言和文化上就有所差異的情況下，她們的養育邏輯和實作會如何與本國母親有所差異？另外，當小孩在學後，這群東南亞籍新住民母親會如何延續或不延續她們自己母國的文化給下一代？同時，當男性娶了東南亞籍新住民母親後，是否會因為語言和文化上的隔閡，而進一步去分擔更多的養育責任？我想這是未來研究可以去深究的部分。

（三）尚未深入瞭解社區的協力網絡

在美國的非裔母親研究裡，社區的協力網絡是她們主要仰賴的養育方式。事實上，我在新住民的母親經驗裡，也可以發現到小布媽在公園認識同鄉的母親。之後，兩人常來往，小孩臨時無法照顧則會仰賴同鄉的朋友。而小泰媽媽帶小泰離家出走的兩年，也居住在同鄉的朋友家裡。這種仰賴社區或社群的協力網絡，是我論文裡較少討論的部分。尤其，這樣的社區網絡是否也有出現在台灣本國籍母親的養育當中？這是未來可以去深究的一個部分。

（四）學校所預設的母親角色

在文獻回顧時，原先預設希望可以探討學校對於母親角色的期待內容，然後進一步去比對勞工階級父母的實作、理念和回應。不過在研究過程當中，從我和學校老師和主任的聊天裡，實際上感受不到學校對家長的想像有一致的要求，並且很明確得去定義好壞家長的區別。即便嚴老師私底下會向我評論哪些家長的管教或教育不妥當，但嚴老師從未當面去指責或批評這些家長。因此這些家長也不會感受到老師甚至學校對他們的負面評價。關於學校是否預設了好壞家長的區別，未來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深入探討。

二、制度建議

勞工階級的父母在養育孩童的過程中，從挑選才藝班到出遊安排，均大量仰賴學校的資訊傳遞。學校制度性的各種資源，特別是養育孩童的資訊傳遞，變得更加重要。因而，我對學校及現有教育體制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政府需反省現有強調多元學習的教育走向

近年來台灣教育強調多元學習，然而這背後的邏輯即是孩童需多才多藝。擁有才藝的孩童，在未來升學的路上，更可以使用多元入學的管道來幫助他們取得更好的文憑。因而，台灣目前的教育制度走向，使得佔有資源上優勢的中產階級孩童透過學習各種才藝，更容易取得更多社會資源。相對地，勞工階級的孩童因為家庭經濟和文化資本上的不足，在這樣多元發展的環境裡更難以得到制度性資源的協助。這樣所謂多元學習的教育環境，反而可能更易加深了家庭資源對孩童發展的影響。

當初台灣教育體制開始朝向多元學習的發展，是希望可以去除掉傳統的考試文化為首，希望弱勢孩童可以因為不同的發展仍可有入學機會。同時，這幾年為了因應這樣的走向，從高中到大學的入學方案裡都開始拓寬了推甄和申請的名額。然而，這樣的多元入學管道應該要適時得開放。同時，台灣的教育局應該去反思原有的初衷是否仍讓更多不同弱勢的學生有更多的入學機會？還是這樣的入學管道反而又讓原有的中產階級佔上風，壓縮了弱勢家庭孩童的機會？

（二）學區的資源整合，讓弱勢地區孩童能同樣擁有好的軟體資源

受限於學區差異，位於都市中心的學校則能享有較好的師資和軟體資源，而弱勢地區的師資到軟體資源品質總是參差不齊，這使得弱勢地區的孩童發展受到更多限制。事實上，我發現不論中心或弱勢地區的硬體設備日漸齊全，並且差異不大。不過，在師資教學品質上則有很大的落差，這便會影響到這群勞工階級孩

童的教育。由於這些邊緣性的學區並非位居於市中心，因而使得好的師資很難到這些學區來教學。

在家中缺乏足夠的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勞工階級家庭，孩童卻無法透過學校制度性資源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協助，這讓勞工階級孩童的未來發展更加不利。師資品質的分佈不均，一直也是台灣教育的問題。然而，學校制度性資源和師資品質如何透過有效的機制平均分配於城鄉或不同學區之間，這便是台灣社會必須面臨的課題。

（三）延長孩童在學時間，以解決父母上班時的孩童安排

在本研究發現，新住民母親非常仰賴安親班給予孩童正確的學業指導。然而，目前台灣教育有開始推行相關的課後輔導班讓較為弱勢的家庭來使用，但我發現這樣的政策實施效果不彰，且可能因為教育部給予的經費少，使得品質難以維持。這讓弱勢家庭的孩童，仍無法享有較好的受教權。

因而，未來應該思考是否延長孩童的在學時間，並且設計一些較為彈性輕鬆的課程在中低年級的午後時間。這主要的考量點是，當台灣教育延長孩童上學時間，這可以解決弱勢家庭因為經濟需要出外工作但無法看顧孩童的窘境。同時，也可以一併解決目前台灣所面臨流浪教師過多的情況。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潘淑滿（2005）臺灣母職圖像。台北：女學學誌 20。
- 潘偉華（1994）家長會的沈思。台北：人本教育札記 66。
- 黃月純（2006）1995- 2004 年台灣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政策與學位論文研究分析。南投：教育政策論壇 19。
- 李芳瑾（2007）誰的媽媽不「模範」？台灣「理想母親」形象的論述建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李美玲、楊亞潔與伊慶春（2000）家務分工；就業現實還是平等理念？台北：台灣社會學刊 第二十四期。
- 林津如（2007）父系家庭與女性差異認同：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家務分工經驗的跨世代比較。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8。
- 藍佩嘉（2008）性別社會學在台灣。見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 2005，頁 75- 136。台北：群學。
- 利翠珊（2002）婆媳與母女：不同世代女性家庭經驗的觀點差異。台北：女學學誌：女性與性別研究 13。
- 薛曉華（1996）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台北：前衛。
- 王惠元（2000）公領域中女性傳統家庭角色的影響與再複製－以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女性為例。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石易平（2001）婦女合唱團的社會網絡與性別角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史英（1996）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行動計畫。台北：人本教育札記 89 期。
- 邱育芳（1996）婦女社區參與和現代母職的實踐：以主婦聯盟的社區運動為例分

- 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 張靜文(1998)參與讀書會之成年女性其母職角色認同與轉換歷程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
- 張晉芬、李奕慧(2007)「女人的家事」、「男人的家事」：家事分工性別化的持續與解釋。台北：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九卷第二期。
- 曾淑敏(2001)女性參與教育事務歷程之研究—以舊社國小社區造校運動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 吳璧如(2001)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實務工作者與學者看法之分析。台北：教育研究集刊47輯。
- 王麗雪(2008)低社經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
- 俞彥娟(2003)美國婦女史研究中的「母親角色」。台北：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11。
- 俞彥娟(2005)女性主義對母親角色研究的影響。台北：女學學誌 20：1-40。

英文文獻

- Sarah M. Allen & Alan J. Hawkins (1999)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 199- 212
- Alision I. Griffith & Smith, Dorothy 著，呂明蓁等審訂。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的拔河。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ierre, 包業明譯(1989) 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ollins, Patricia Hill (2000;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1986)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Problems* 33: 14-32.
-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reau, Annette (1989)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2000)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 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The Structure of Schooling*. Arum, Richard & Beattie, Irene R. eds. New York: Mc Gram Hill
-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9) Paradoxical Pathways: An Ethnographic Extension of Kohn's Findings on Class and Childrear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680-695
- Lareau, Annette & Horvat, Erin McNamara (2001) Mom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Race, Clas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Family- School Relationships. *Schools and Society*. Ballantine, Jeanne H. & Spade, Joan Z. US: Wadsworth
- O'Reilly, Andrea (2004) *From Motherhood to Mothering : the legacy of Adrienne Rich's of woman born*.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ich, Adrienne (1986) *Of Women Born :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 Norton.

Smith, Dorothy (1898)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2002)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Tim Ma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pp.17-52, Thousand Oaks: Sage.

—(2005)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 a sociology for people*. Walnut Creek, CA :
AltaMira Press.

Umansky, Lauri (1996) *Motherhood Reconceived : feminism and the legacies of the
sixties*.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附件一：訪談邀約回條

同學的家長您好：

我是台灣大學社會所學生，陳如涵，獲得 206 班許老師的允許，在班上了解孩童在校與老師互動的情況。目前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孩童在家的學習情況，並希望能與家長聊聊平時教養孩童的心得。造訪家中時間，約兩至三小時。

如涵在此先誠摯感謝您協助此研究的進行，並期待與您相見。

-----回條-----

同學家長的回條

我願意協助此研究，方便的時間如下(請勾選多個時段)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星期一：3/22, 3/29, 4/12, 4/19, 4/26, | <input type="checkbox"/> 下午、 <input type="checkbox"/> 晚上 |
| <input type="checkbox"/> 星期三：3/24, 3/31, 4/7, 4/14, 4/21, 4/28, | <input type="checkbox"/> 下午、 <input type="checkbox"/> 晚上 |
| <input type="checkbox"/> 星期五：3/26, 4/2, 4/16, 4/23, | <input type="checkbox"/> 下午、 <input type="checkbox"/> 晚上 |
| <input type="checkbox"/> 星期六：3/27, 4/3, 4/10, 4/17, 4/24, | <input type="checkbox"/> 早上、 <input type="checkbox"/> 下午、 <input type="checkbox"/> 晚上 |
| <input type="checkbox"/> 星期日：3/28, 4/4, 4/11, 4/18, 4/25, | <input type="checkbox"/> 早上、 <input type="checkbox"/> 下午、 <input type="checkbox"/> 晚上 |

聯絡電話：_____，我會盡快與您聯繫。

我無法協助此研究

附件二：訪談大綱

I 基本資料、家庭樣態

- (1) 今年幾歲？
- (2) 那裡人？若非台北，何時搬來？
- (3) 從事什麼職業？
- (4) 畢業於哪裡？（專科或大學？科系？）
- (5) 配偶的年齡、職業及學歷
假設：若先生為中小企業主，則進一步問太太作為頭家娘的參與
- (6) 家中成員（核心或延展）
- (7) 有幾個小孩？分別幾歲，念哪裡？

II 育兒策略（parenthood）

- (1) 生育
 - a. 生幾個小孩？間隔幾年？是計畫還是偶然？當時有無在工作？
 - b. 考慮生小孩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 c. 當時，你和配偶怎樣討論這件事情？公婆或父母的態度？
 - d. 入學前，由誰照顧小孩？自己、配偶、保母、外傭、其他家人
- (2) 個性描述及傾向
 - a. 請描述一下你小孩的個性
 - b. 你喜歡哪些部分？為什麼？
 - c. 你覺得需要改進的部分是什麼？為什麼？
- (3) 管教與養育
 - a. 過去你的父母怎樣養育/管教你？你覺得如何？
 - b. 現在你都用什麼方法來養育/管教小孩？舉例說明。比較世代差異。
 - c. 對體罰的態度？說道理有用嗎？
 - d. 有閱讀相關書籍？專家的影響？
 - e. 你和配偶都怎樣討論管教的事情？衝突點？
- (4) 時間安排
 - a. 說一下目前每個小孩的時間安排，參加什麼社團或者是補哪一科？
 - b. 讓小孩參加這些社團及補習的理由是什麼？你希望他們從中學到什麼？
 - c. 休閒活動的安排：音樂會、圖書館(借書證)、美術館
 - d. 寒假或假日，家裡安排怎樣的活動？多半是誰安排？為什麼？
- (5) 小孩課業（國小）
 - a. 每天放學回家之後，小孩的時間安排如何？
 - b. 有無參加安親班？對安親班的看法？
 - c. 目前小孩在學校的學習狀況如何？你如何得知這樣的訊息？
 - d. 目前對於小孩的課業，哪一科你特別關心？為什麼？

其他親屬位置對母職的影響或分攤

(1) 家務分工

- a. 主要的小孩照顧者是誰？與配偶如何分工？
- b. 若有工作者，如何協調工作與家庭生活？
- c. 在家裡，你負責哪些工作？配偶負責哪一些？這樣分配的原因是什麼？
- d. 誰來接小孩？誰看功課？誰簽聯絡簿？生病誰照顧？

(2) 在你管教小孩的過程裡，公婆父母或其他親屬有何看法與協助？

(3) 比較公婆或保母/外傭協助的優劣

(4) 當你有事情無法照顧小孩時，你會找誰來幫忙顧小孩？舉例。

III 學校參與

家長會常委、志工

(1) 什麼時候進來當家長會常委／志工？是加入那個組別？內容為何？一週花多少時間？

(2) 當時，小孩多大？狀況如何？

(3) 為何配偶沒有參加？意見如何？家中長輩（公婆／父母）的意見或看法？

(4) 通常怎樣的家長(性別、職業階級、族群)來參與家長會／志工隊，什麼樣的不會？

(5) 擔任家長會常委／志工後，和學校的關係與一般家長有何不同？

(6) 當上家長會常委／志工，你和小孩導師的關係有何變化？當關係變化之後，老師是否會比以前更關心或注意你的小孩？

(7) 當上家長會常委／志工，你是否可以參與選擇小孩的導師或其他教育安排？

班親會的參與

(1) 在目前小孩的班上，你擔任怎樣的職務？為什麼？職務內容為何？

(2) 這學期晨光時間是怎樣安排的？為何你沒有或有去帶晨光時間？

(3) 你都帶什麼活動？為什麼(需要技能與背景)？其他家長的活動？如何分工？

(4) 通常怎樣的家長(性別、職業階級、族群)來參與班親會，什麼樣的不會？

(5) 當初參與班親會的動機與目的是什麼？你覺得有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嗎？

(6) 為何配偶沒有參加？意見如何？家中長輩（公婆／父母）的意見或看法？

(7) 參與班親會後，和學校的關係與一般家長有何不同？你和小孩導師的關係有何變化？

學校及老師的看法與互動（制度層面）

(1) 聊一聊你對目前小孩導師的印象？他對家長的態度如何？相較於其他的導師，有怎樣的差異？

(2) 主動聯絡老師的經驗，為何聯繫？

(3) 曾經與老師在哪方面想法不同，你如何去解決？為什麼？

- (4) 學校辦了許多活動及社團，你讓小孩參加哪些部分？為什麼？其他部分為何不參與？
- (5) 學校教育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與加強？
- (6) 對於學校目前開放的家長參與的看法？太多或不足？

IV 小孩未來與社會不平等

- (1) 未來期望
 - e. 對於小孩，你對他的未來有何想法？會感到焦慮嗎？
 - f. 你希望他未來可以從事哪方面的職業？教育程度？
 - g. 你的配偶的想法？
 - h. 你的期待如何影響到你對小孩的教育及互動？
- (2) 你覺得台灣的社會是否越來越不平等？對小孩未來的影響？
- (3) 教育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比較台北縣與台北市？
- (4) 家庭條件對於小孩有何影響？
- (5) 小孩班上有無外籍配偶的小孩？你的看法？

最後補充階級與家庭背景 (若前面沒有問到)

- (1) 家庭
 - a. 目前家裡幾房幾廳？租的還是買的？附近一坪多少錢？
 - b. 薪水與收入
 - c. 有無車子 (car, motobike)
- (2) 原生家庭
 - a. 住在哪裡？
 - b. 排行老幾？
 - c. 父母職業作什麼？
 - d. 聯絡頻率與互動方式？
- (3) 配偶原生家庭
 - a. 住在哪裡？
 - b. 排行老幾？
 - c. 父母職業作什麼？
 - d. 聯絡頻率與互動方式？